

世界少年  
文学名著  
珍藏版

# 彼得·潘



世界少年文学名著百部

# 彼得·潘

〔英〕詹姆斯·巴里 著

## 目录

第一章	彼得的出现.....	002
第二章	影子.....	010
第三章	快走吧，走吧！.....	020
第四章	飞行.....	035
第五章	真正的永无岛.....	046
第六章	小房子.....	058
第七章	地下的家.....	069
第八章	小美人鱼的礁湖.....	075
第九章	永无鸟.....	089
第十章	快乐的家庭.....	093
第十一章	温迪的故事.....	100
第十二章	孩子们被海盗抓走.....	109
第十三章	你相信有神仙吗？.....	114
第十四章	海盗的船.....	123
第十五章	“这次我要和胡克拼个你死我活” ....	131
第十六章	返家.....	142
第十七章	温迪长大以后.....	151

## 第一章 彼得的出现

世上除了一个孩子之外，其余所有的孩子都会长大。孩子们也都会知道自己总要长大成人，温迪也不例外。当她两岁时，有一天她正在花园里玩耍，摘了一朵花儿，拿着跑到她妈妈面前。我想她那天真活泼的样子一定惹人喜爱，达林夫人用手捂着心口大声说：“啊，为什么你不能永远是这么大！”她再没有多说什么，可从这以后温迪知道自己必定要长大。人们两岁之后就会知道，两岁既是一个终点，又是一个起点。

他们家住在14号。在温迪出生之前，达林太太一直是家中的中心人物。她是一位漂亮且又令人喜爱的夫人，还有一颗浪漫的心，和一张甜蜜而又爱逗弄人的嘴。她那颗浪漫的心就如同来自神秘东方的小盒子一样，一个套一个，不论你打开多少个，里面总还有一个。她那甜蜜而又爱逗弄人的嘴上，总有一个吻，虽然就在右边的嘴角上，但是温迪却永远无法得到。

达林先生是这样娶到她的：当她还是一个漂亮的小姑娘时，许多先生——那时不过是个小伙子，他们不约而同地都爱上了她，一齐跑到她家向她求婚。然而达林先生却独辟捷径，他雇了一辆车，抢先到达她家，于是就娶了他。达林先生虽然娶了她，但是没得到她心中最里层的那个盒子和嘴上的那一吻。他根本不知道那个盒子，至于那一吻，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也不再寻求了。

达林先生经常喜欢向温迪夸口，说她的妈妈不但十分爱他，而且还敬重他。达林先生具有渊博的知识，懂得股票和红利一类的事。他时常说股票涨了股票跌了，他说得振振有词，头头

是道，那神情令妇女们十分崇拜。

达林夫人结婚时，身穿洁白的婚纱。最初她把家庭账目理得清清楚楚，一丝不苟，哪怕一根小小的菜芽也不会漏掉。她认为记账十分快乐，好像做游戏一样。但后来渐渐地连大棵大棵的大菜花都写漏了，账本上画满了没面容的小娃娃像。这些画像寄托着她对自己未来的小宝宝的希望。

第一个出生的是温迪，接着就是约翰，最后是迈克尔。温迪出生以后一两周，她的父母亲对能不能填饱这张要吃饭的小嘴有些忧虑。达林先生为他的女儿温迪感到骄傲，但他又是一个很实在的人，他坐在达林夫人的床沿上，握着她的手，一笔一笔地为她细算抚养孩子需要的费用，而达林夫人怪可怜地看着他。达林先生他拿起一支铅笔和一张纸细细地算起来，假如达林夫人打断了他，他又从头开始。

“别打扰我！”他恳求地说，“我现在这里仅有一镑七先令，还有两先令六便士在办公室；我可以省下十先令办公室的咖啡钱，加在一起共两镑九先令六便士，再加上你的十八先令三便士，共有三镑九先令七便士，我的存折上还有五镑，总共有八镑九先令七便士——谁在那儿动？一八九七——小数点在七前面——别说了，我亲爱的——还有你借给别人的那一镑，——别吵，小宝宝——小数点进位，小宝宝——看，被你搅乱了——我刚才说是不是九九七？是的，我说的是九九七，问题是，我们能不能靠这九九七度过一年？”

“我们当然可以，乔治，”说。她十分偏爱温迪，在两人中，达林的个性更强一些。

“别忘了腮腺炎”，他似乎用威吓的口气道，接着又算了起来。“腮腺炎我算算要一镑，不过我敢肯定至少要三十先令，——别说了——麻疹要一镑五，德国麻疹半个几尼总共二镑十

五先令六便士，别摇手，——百日咳，说要十五先令。”他如此算下去，每次的得数都不相同。但是最后温迪总算通过了，腮腺炎减到十二先令六便士，两种麻疹作为一种处理。

约翰生下后也有同样的恐慌，迈克尔遇到了更大的困难；不过他们俩也都养活了，不久你就能看到3个孩子排成一队，由保姆陪伴着，去福尔萨姆小姐的幼儿园。

达林夫人对现状已十分满意，达林先生却喜欢与左邻右舍进行攀比，他也要请一位保姆。可是他们家很穷，孩子们喝牛奶的费用已够大了，为了减少开支，只好请一位叫作娜娜的纽芬兰大狗充当保姆。来达林家之前，娜娜一直没有固定的主人，它与达林一家人是在肯辛顿公园里认识的，它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公园里，常常把头伸到小儿推车里偷看，那些粗心大意、懒惰的保姆非常恨它，因为它老是跟着她们回家，向她们的主人揭发她们的疏懒。娜娜是一个出色的保姆，在给孩子洗澡时，它十分细心。夜晚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孩子们稍稍有一点哭声，它就立刻起来。狗舍设在小孩房里。娜娜有一种天才，知道什么时候咳嗽无关紧要，什么时候又必需及时诊治。它自始至终地坚信那些传统的治疗方法，比如大黄叶，但对那些微生物、细菌等一系列时髦的新玩艺儿不屑一顾。它很有礼貌地送孩子们去学校。孩子们规矩的时候，它一声不响地跟着他们走；假如孩子们乱蹦乱跳，它就让他们排成一队。每当约翰踢足球的日子，它从来不会忘记给他带球衣，如遇到下雨天，它嘴里总是叼着一把伞。福尔萨姆小姐的幼儿园有一间地下室，保姆一般都在那里等候。她们都坐在长凳子上，而娜娜则卧在地板上，这是它与别的保姆惟一的不同之处。保姆们以为娜娜的社会地位比她们更低贱，所以瞧不起它，其实娜娜还很看不起她们那种无聊的样子。它不喜欢达林夫人的朋友到育儿房去参观，如

果有人来参观，它便先解下迈克尔的围裙，给他穿上一件带蓝边的衣服，之后再帮温迪整理一下衣服，梳理好约翰的头发。

没有一个育儿房能管理得这么井井有条、整整齐齐，达林先生清楚地知道这些，可他有时仍担心，生怕邻居们取笑他。

他一直忧虑自己在城里的地位。

娜娜也使达林先生十分烦恼。他有时觉得娜娜不大佩服他。“我知道它十分佩服你，乔治。”达林夫人对达林先生说。然后她又向孩子们示意，一定要特别敬重爸爸。接着他们跳起欢快的舞来，家中惟一的仆人莉莎偶尔也参与进来。穿着长裙子、戴着仆人帽子的莉莎看起来真像一个矮子，当初雇她时，她曾经发誓自己早已超过10岁了。孩子们跳得多快活呀！最快活的是达林夫人，她跳得旋转如飞，疯狂得让你仅能见到她那一个吻，若是你扑向前去，就可以得到那个吻。在彼得出现之前，还从来没有一个家，比达林一家更为单纯，更为幸福。

达林夫人第一次听说彼得的名字，那是在她整理孩子们的心思的时候。但凡是好妈妈都有这样一种习惯，晚上等孩子熟睡之后，总要整理整理孩子的心思，把白天弄乱了的东西重新整理好，为第二天早晨做好一切准备。假如你能醒来（但当然你不可能），你就会见到你妈妈在做这些事。你会有趣地看到，她整理孩子的心思就如同整理抽屉一样。我想，你会看见你妈妈正跪在床边，愉快地慢慢地察看你心里的东西，她发现有些东西十分可爱，有些东西却不招人喜欢，她便将可爱的东西贴在脸上，把不招人喜欢的东西匆匆忙忙收藏起来。清晨，当你醒来，前一天晚上临睡时的各种顽皮和作恶的念头早已经被叠得很小很小，放在你心里的最底层，而上面则清清爽爽地铺满了美好的思想。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看见过人的心思地图。若是你碰巧见

到一幅孩子的心思地图，你就会看到这幅地图不仅杂乱无章，而且还永远旋转不停。图上很多铸齿形的线条，就像你的体温表格，很像一个岛。岛上有东一块西一块使人吃惊的颜色，海面上有珊瑚和轻快的帆船。岛上居住着些野蛮人，还有那荒凉的洞穴；岛上的土地神大多是裁缝；有河流穿过山洞，还有王子和他的六兄弟，一间快要倒塌的草屋，及一位弯鼻子的矮小的老太太。如果仅仅是这些，这张地图也并不难画。但是还有呢，第一天上学校，宗教，父亲，圆池，针线，杀人，绞刑，带间接宾语的动词，吃巧克力蛋糕的日子，穿背带裤，数数，自己给自己拔牙给3便士，等等。总之，所有都乱七八糟，因为没有什么东西静止不动。

我们就叫它“永无岛”吧，每个人的“永无岛”都不一样。例如，约翰的“永无岛”里有一个湖，湖面上飞着许多红鹤，约翰用箭去射它们。小小年纪的迈克尔的“永无岛”，却是很多湖飞在一只红鹤上面。约翰住在翻倒在沙滩上的船里，迈克尔住在一个皮棚子里，温迪住在一间用树叶制成的屋子里。约翰没有朋友，而迈克尔在晚上有朋友，温迪的朋友却是一条被父亲抛弃的心爱的小狼。总的来说他们的“永无岛”都还有些相似，假如摆成一排，你会发现有的地方一模一样。在神奇的岸边，玩耍的孩子们永远是驾驶着他们的油布小艇。我们也到过那儿，现在仍可听到水浪拍岸的声音。

在所有令人愉快的岛屿中，永无岛是最舒适、最紧凑的，从一处奇遇到另一处奇遇都近在咫尺，密集得恰到好处。你白天用椅子及桌布在那里玩儿时，一点儿也不奇怪，在你睡着前的两分钟，它变得完全像真的一样。

达林夫人在孩子们的心灵里漫游时，偶尔会碰到她所不懂的东西，最令她莫名其妙的是彼得这个名字。她不认识谁是彼



得，但是在约翰和迈克尔的心灵里四处都有他，温迪的心也开始涂满他的名字。这个醒目的名字比别的字笔画更为粗大，达林夫人仔仔细细地看了看它，感到它有一副特别骄傲的样子。

“是的，他是有点骄傲，”温迪遗憾地承认。她妈妈一直在问她。

“他到底是谁，我的宝贝？”

“妈妈，你知道吧，他就是彼得·潘。”

达林夫人开始并不知道，但是她回想起童年，便记起有一个彼得·潘，传说他和神仙住在一起。关于他有些奇怪的故事，例如说孩子们死了，他总要陪着他们走一段路，以免他们害怕。她那时一直很相信这个传说，但现在她已结婚了，见识也增多了，所以十分怀疑是否真有这样一个人。

她对温迪说，“现在他应该长大了。”

“噢，没有，他还没有长大，”温迪十分有把握地告诉她，“他正好和我一样大。”她的意思是说，彼得的心和身体都与她一样大。

达林夫人和达林先生商讨过这事，达林先生只是微微一笑。“听我的话，”他说，“一定是娜娜胡编乱造的，这正是一只狗具有的念头。别去管它，事情自然会过去的。”

然而事情并没有过去。不久这个顽皮淘气的小男孩让达林夫人大吃一惊。

孩子们常对那些极其奇怪的经历不以为然。他们会在某件事情发生一星期后才说。比如，他们在林中遇到了死去的父亲，并与他一起玩了游戏。有一天早晨温迪漫不经心地偶然说起一件事，这件事听起来真让人不安，育儿室的地板上发现了几片树叶，孩子们睡觉时地板上并没有树叶，达林夫人觉得很奇怪，温迪笑咪咪地说：

“我深信肯定又是那个彼得干的！”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温迪？”

“他太淘气了，玩儿完以后地都不扫。”温迪叹了一口气说。她是一个爱干净的孩子。

于是她把事情照直告诉妈妈，她认为彼得有时候晚上来到育儿室，坐在床上她的脚那头，为她吹笛子。不幸的是，她从没醒过，所以她不知道她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但是她就是知道。

“你胡说八道，我的宝贝，谁也不会不敲门就进房里来的。”

“我想他肯定是从窗子里进来的。”她说。

“我亲爱的，这是三层楼上啊。”

“树叶不就在窗子前吗，妈妈？”

确实不错，就是在距离窗很近的地方发现树叶的。

达林夫人不知道如何想才对，温迪说的一切都合情合理，你不能讲她一直在说梦话。

“我的孩子，”达林夫人说，“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我忘了。”温迪轻描淡写地说。她忙于要去吃早饭。

温迪一定是在做梦。

但是，那里确实确实有树叶。达林夫人仔细检查了一番，是些仅有骨骼的树叶，但她肯定这不是英国的树叶。她在地板上爬来爬去的用蜡烛照着来寻找生人的足迹。她拿火棍敲打着烟囱和墙。她从窗户前放下一根带子到地上，垂直高度达 30 英尺，连一个可以爬上来的水管子都没有。

毫无疑问，温迪肯定是在做梦。

但是温迪并没有做梦，第二夜就看出这一点，可以说孩子们特别的经历是从这一夜开始的。

在我们所说的这天晚上，孩子们都上床睡觉了，碰巧娜娜

不在育儿室，达林夫人帮孩子们洗完澡以后，又给他们唱歌，直到他们一个一个地放了她的手，溜入梦乡。

一切都显得那么安静，那么舒适，她不再为孩子们担心了，安静地坐在火旁缝衣服。

这件衣服是替迈克尔缝的，他生日那天要穿上这件衬衫。暖融融的火，三盏忽明忽暗的灯，忽然，达林夫人手中的东西跌落在腿上，她的头垂了下来，啊，她睡着了。看看他们四人，温迪与迈克尔在那边，约翰在这边，达林夫人在火旁。应该还有第四盏点着的夜灯。

达林夫人睡着以后，便做了一个梦。她梦见“永无岛”近在咫尺，一个非常奇怪的孩子从那里冒了出来，她并不对这个男孩感到吃惊，因为她觉得从前在许多没有孩子的女人的脸上她好像看见过他似的。也许在许多妈妈的脸上也可以见到他。但是在她的梦乡里，他揭开了蒙在“永无岛”上的那层薄膜，她看到温迪、约翰和迈克尔从那条裂缝向里面窥望。

这梦本来不过只是一件小小的事儿，但就在她做梦时，育儿室的窗子被吹开了，果然有一个男孩子从窗口跳落到地板上。伴随而来的还有一团奇异的光，那团光并不比你的拳头大，它像一个活东西似的在房里乱飞，我想一定是这团光亮惊醒了达林夫人。

她大叫一声，跳了起来，看到这个男孩，不知为什么，达林夫人立刻就明白了他肯定就是彼得·潘。如果你或我或温迪在那儿，我们就会觉得，他的样子十分像达林夫人的那个吻。他是一个很可爱的孩子，穿着用树叶和树枝做的衣服，但最令人感兴趣的是，他还有一口完好无缺的乳牙，他见达林夫人是大人，便紧紧地咬住两排珍珠般的小牙。

## 第二章 影子

达林夫人吓得尖叫了一声，随着这声喊叫，房门一下就开了，娜娜走了进来，它出去散步刚刚回来。看见房里发生的一切，它咆哮着朝那孩子扑过去，那男孩连忙轻轻地跳上窗口逃了出去。达林夫人又被吓得大叫一声，她担心那男孩，以为他一定摔死了，于是急急忙忙跑下楼，冲到街上去寻找那个男孩小小的尸体，但街上根本没有什么尸体。她抬头举望，一片茫茫黑夜，什么也看不到，只有一点光亮穿过夜空，她认为那是一颗流星。

她回到育儿室，只看见娜娜嘴里衔着什么东西，原来是那孩子的影子。孩子向窗外跳的时候，娜娜立即去关窗子，虽然没有抓住他，可是他的影子却被窗子关住了，并被娜娜扯了下来。

达林夫人仔仔细细地检查那个影子，但看来看去，觉得它十分普通，毫无异样。

娜娜有一个处理这个影子的最佳的方法。它把影子挂在窗外，意思是说：“他一定会回来取的，让我们把它挂在一个容易被取走而又不会惊吓到孩子们的地方吧。”

不幸的是，达林夫人不愿意，她不想把这影子挂在窗外，因为这样做就像是在晾晒刚洗的衣服，降低了她家的品味。她想拿影子给达林先生看看，但达林先生正在忙于计算约翰和迈克尔买冬大衣所需要的钱，他将一条湿毛巾圈在头上，以保持头脑清醒。见到这种情形，达林夫人又不好意思去打扰他，知道他肯定会说：“这就是请狗做保姆的后果。”

她把影子卷起来，小心地放进一只抽屉里，等有适当的机会再告诉她的丈夫。

过了一星期，机会终于到了，那是永远难忘的星期五，当然是一个星期五。

“星期五我应该特别特别小心。”她以后时常对她丈夫说，这时候娜娜就站在她旁边，紧紧握着她的手。

“不，不，”达林先生总是说，“我应负全部责任。一切都是我乔治·达林干的。Mea Culpa, Mea Culpa（我之过也，我之过也）。”他曾经受过古典文学教育。

他们一夜接一夜地坐着，回想那个不幸的星期五，直到事情的每一个细节都被深深地刻在他们的脑海里。

“要是那天晚上我不去参加27号的宴会就好了。”达林夫人说。

“那天我假如不把我的药倒在娜娜的碗里就好了。”达林先生说。

“假如我假装爱喝那药该多好。”泪汪汪的娜娜表示。

“都怨我太爱参加宴会，乔治。”

“都怨我那倒霉的幽默天赋，亲爱的。”

“是我太将小事看得过于严重了，我亲爱的主人们。”

于是他们一个接一个全都痛苦起来。娜娜想，“确实，确实，他们不应该请一只狗来当保姆。”达林先生不断地用手帕替娜娜擦眼泪。

“那个恶魔！”达林先生大叫起来，娜娜也跟着咆哮起来，但达林夫人从没责骂彼得，她的右嘴角上似乎有点什么东西不让她骂彼得。

他们坐在那空荡荡的育儿室，呆呆地回忆起那可怕的一晚，每一个微小的细节。那一晚如同平常的夜晚一样，十分平静，娜娜为迈克尔倒好了洗澡水，随后把他驮了过去。

“我不睡觉，”他大喊，好像一切都是他说了算，“我不，我不。娜娜，还不到6点钟呢。你呀，你呀，我再也不爱你了，娜娜。我告诉你我不愿洗澡，我不，我不！”

这时候，达林夫人走了进来，穿着她的白色的夜礼服。她特别早早地就穿好礼服，因为温迪喜欢看妈妈穿夜礼服，达林夫人还戴上乔治送的项链及向温迪借来的手镯，温迪喜欢把她的手镯借给妈妈戴。

她看见两个较大的孩子正在玩游戏，他们俩假扮成自己的父母，表演温迪出生那天的情形，约翰正在说：

“我十分高兴地告诉你，达林夫人，你现在正式是一个母亲了。”那声音和声调和达林先生讲的一模一样，就好像那天他真是这么说的样子。

温迪欢喜地跳着舞，摹仿达林夫人当时的样子。

之后约翰又出生了，他们表演得格外热闹，迈克尔洗完澡进来也要求生他，可是约翰残忍地说他们不想再生孩子了。

迈克尔差一点哭出来。“没人要我。”他说。穿夜礼服的那位太太见到这种情景，当然再也坐不住了。

“我要，”他说，“我正想再要第三个孩子。”

“男孩还是女孩？”迈克尔不放心地问。

“男孩。”

.....

他们继续回忆。

“正在这时候，我就像一阵旋风似的冲了进去，是不是？”达林先生嘲笑自己，他当时确实像一阵旋风似的。

达林先生也在为参加宴会穿礼服，一切都十分顺利，等到打领结时就出现了麻烦。说起来实在令人奇怪，达林先生虽然通晓股票和红利，却打不好领结。有时候他毫不费力就能把领

结打得好好的，但在另外一些场合，他就很高傲。

现在正好是这种场合。达林先生冲进育儿室，手里抓着一个揉得乱七八糟的小领结。

“怎么啦，怎么回事，亲爱的父亲？”

“什么事！”他狂吼，他真是狂叫，“这个领结，总是弄不好。”他极其生气地说，“它一到我的脖子上就搞不好，在床杆上一下子就能弄好。可不是吗？我在床杆上一下就结好了20次，可一到脖子上，一次都不成！噢哟，我的小乖乖，你放过我吧！”

他认为这样喊还没引起达林夫人的重视，便更加严重地说：“太太，我警告你，如果这领结不能很快地结好，我们今晚就不去赴宴了，假如我今晚不能去赴宴，以后我再也不用去上班了，今后我要是不再去上班，咱们俩就都会饿死，我们的孩子们就会丢到街上去，沿街乞讨。”

达林夫人仍十分镇静。“亲爱的，我来帮你试试。”她说。其实这正是他所盼望的。她用小小的手为他打起领结来，这时候孩子们站成一圈儿，看他们的命运将如何决定。有些男人或许并不欢喜夫人一下就轻而易举地把领结打好，达林先生并不这样。他随便对她说了一声“谢谢”，怒气立刻烟消云散了，又过了一会儿，他背着迈克尔在屋里跳起舞来。

“我们当时真是闹得太凶了！”达林夫人现在回忆起来说。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闹着玩！”达林先生叹息。

“啊，乔治，你还记得吗？迈克尔忽然对我说，‘妈妈，你是怎么认识我的？’”

“我记得的！”

“他们是多么可爱，是不是，乔治？”

“他们是我们的，我们的！可是现在他们却走了。”

娜娜进来后，他们不再闹了，不幸的是达林先生和娜娜撞在一起了，狗毛沾满了他的这条新裤子。他还是头一次穿带有背带的裤子，所以他用牙齿紧紧地咬着嘴巴，以免哭出来。当然达林夫人会帮他刷掉狗毛，但他还是说起用狗当保姆的错误。

“乔治，娜娜是个宝贝。”

“确实，然而我有时候心里不安，觉得它好像把孩子们当小狗带。”

“不，亲爱的，确切地说它知道他们是有灵魂的。”

“我怀疑，”达林先生沉思说，“我怀疑。”他的妻子认为这可是一个机会，可以就此告诉他那个孩子的事。开始他对这事一笑了之，但是当拿出影子给他看时，他才慢慢地沉思起来。

“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他仔细地察看着说，“但是他确实像个坏蛋。”

“你记得吧，”达林先生说，“当娜娜带着迈克尔的药进来时，我们正在讨论这事儿。娜娜，你今后别再用嘴衔着药瓶。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他虽然是一个坚强的男子汉，但是对于吃药还是有点儿害怕。如果说他有一个弱点的话，那便是他总以为自己吃药很勇敢，因此当迈克尔躲避娜娜嘴里的药匙时，他便责骂道：“迈克尔，拿出男子汉的勇气来。”

“我不要，我不嘛！”迈克尔顽皮地大叫。达林夫人拿着一块朱古力走出来送给他，达林先生却以为这意味着意志不坚定。

“夫人，不要溺爱他。”他在她后边大声说，“迈克尔，我像你这么大年纪时，吃起药来一点也不啰嗦。我总说，‘谢谢你们，亲爱的父母们，叫我吃药是为了我好。’”



他的确认为这一切都是事实，现在穿着睡衣的温迪也相信这些，她鼓励迈克尔道：“爸爸，你常吃的那种药，比这难吃得多了，是吗？”

“确实难吃多了，”达林先生勇敢地说，“迈克尔，如果那药瓶不是被我丢了的话，我一定会给你做个榜样，吃给你看。”

其实，他并未把药瓶扔了，而是趁深夜悄悄地爬到衣柜顶上把药瓶藏了起来。可是他万万没想到，药瓶被忠实的女仆莉莎找到了，并把它放回到洗脸盆架上。

“爸爸，我知道药瓶在哪儿，”温迪立刻大声喊道，她总是喜欢帮忙，“我去拿。”他还没来得及拦住她，温迪早就跑去了。他一下子不知怎么的就泄了气。

“约翰，”他战战兢兢地道，“那药是最难吃的东西，又粘又甜，令人作呕。”

“一吞就没事了，爸爸。”约翰得意地说。这时候，温迪拿着一玻璃杯的药水，冲了进来。

“我是尽全力跑着来的。”她喘着气说。

“你真是太快了！”她爸爸用带着报复的口气，委婉地讽刺她说，“迈克尔，你先吃。”

“爸爸先喝。”迈克尔说，他生性多疑。

“我会作呕，你知道吗？”达林先生吓唬他说。

“吃吧，爸爸。”约翰说。

“你别说话，约翰。”他父亲严肃地说。

温迪莫明其妙。“我以为你很容易就可以吃下去，爸爸。”

“问题不在这儿，”达林先生回答说，“问题是我杯子里的药要比迈克尔勺子里的多一些。”他骄傲的心几乎要迸裂了，“这太不公平，我即便只剩最后一口气，我还会说，这太不公平。”

“爸爸，我正等着哩！”迈克尔冷冰冰地说。

“你倒说得好，你等着，我也等着哩。”

“爸爸是一个没骨气的懦夫。”

“你也是一个没骨气的懦夫。”

“我不怕。”

“我也不怕。”

“那么你吃呀。”

“那么你吃。”

温迪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为什么不能两个人同时吃呢？”

“当然可以，”达林先生说，“你准备好了吗，迈克尔？”

温迪数着：“一、二、三！”迈克尔吃下了他的药，而达林先生则将自己的药藏在了背后。

迈克尔气愤得大叫起来，温迪也喊道“啊，爸爸！”

“‘啊，爸爸’是什么意思？”达林先生说，“别叫啦，迈克尔。我确实想吃下去，但是我——我没有吃到。”

三个孩子用一种吓人的眼光望着他。“你们听我说，”娜娜刚一走进浴室里，达林先生就对孩子们说道，“我刚想起一个绝妙的玩笑。我把我的药水倒在娜娜的碗里，她会把它当做牛奶喝下去。”

药的颜色与牛奶一样，孩子们又不具有他们爸爸那种幽默感，所以他们只能用责备的眼光看着他把药倒在娜娜的碗里。

“太好玩啦！”达林先生含糊糊地说。达林夫人与娜娜回来以后，他们谁也没敢把事情的真实讲出来。

“娜娜，我亲爱的好狗，”他亲热地拍打着它说，“我把一点牛奶倒在你碗里，娜娜。”

娜娜高兴地摇了摇尾巴，跑过去舐着把药全喝光了。接着，

它瞪着眼睛狠狠地看了达林先生一眼，那眼神不无愤怒，达林先生看到又大又圆的眼泪从它眼里滴下来，感到真有点儿对不起这只忠厚的狗。娜娜默默地忍受着，爬进了狗舍。

达林先生觉得羞愧难当，但是他并没让步。在可怕的寂静中，达林太太闻了闻那个碗。“啊，乔治”，她立即喊道，“这是你的药啊！”

“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玩笑。”他也大声地说。她抚慰着她的孩子，温迪可怜地搂着娜娜。“太好啦！”他痛苦地说：“我在家里辛辛苦苦，就是为了让你们来取笑我。”

温迪仍搂着娜娜。“对啦！”达林先生大声喊道，“去疼爱她吧！没有人疼爱我。没有！我仅仅只是给你们挣钱，我为什么要被疼爱呢——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乔治”，达林夫人请求他，“别这样大声，仆人们会听到的。”不知为什么他们老是把莉莎叫做仆人们。

“让他们听到吧！”他满不在乎地回答说，“让全世界的人都来听吧。我再也无法容忍让那只狗在育儿室做主人了，一刻也无法容忍。”

孩子们哭了，娜娜跑来向他求情，但是他挥了挥手让她快回去。这时，他又觉得自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没用，没用，”他叫道，“你应该呆在院子里，你现在赶紧到院子里去，我会把你拴起来。”

“乔治，乔治。”达林夫人小声地说，“别忘了我告诉你那男孩的事。”

达林先生不听，他决心要看看究竟谁是这家里的主人，当命令不能把娜娜唤出狗舍的时候，他使用甜言蜜语引诱她出来，之后粗暴地捉住它，强行把它从育儿室里拖出去。虽然他觉得这样做十分惭愧，但他还是这样做了，因为他生性太注重感情

了，一心想得到孩子们的敬重。娜娜被拴在院子里，可怜的父亲走到过道里，双手捂住眼睛，坐在那里。

这时候，达林太太在异常的宁静中，把孩子们都哄上床睡觉，并点燃了夜灯。孩子们都能听见娜娜的吠声，约翰呜咽着说：“都是因为爸爸把它拴在院里了。”而温迪知道得更多些。

“这不是娜娜不高兴的吠声，”她说，“这是她感觉到危险的吠声。”

危险！

“你能肯定吗，温迪？”

“肯定。”

达林太太害怕得直发抖，她走到窗子前，窗子被锁得严严实实。她向窗外望去，只看见颗颗繁星洒满了夜空。密密麻麻的星星都紧紧地围绕在房子周围，好像好奇地等待这里将要发生什么事，可惜她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也没注意到有一两颗小星星在向她们挤眼睛。但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抓住了她的心，她喊道：“唉，我真不愿意今晚去参加宴会！”

就连已经半睡的迈克尔，也知道妈妈不放心，他问道：“妈妈，点上夜灯之后，还会有什么东西能来伤害我们吗？”

“不会，好宝宝，”妈妈说，“夜灯就是妈妈留下的眼睛，它能守卫着孩子们。”

她走到孩子们的一张张床前，为他们唱着迷人的摇篮曲，小迈克尔伸出两只小胳膊亲热地搂住妈妈。“妈妈，”他说：“我喜欢你。”这是很久以来她听见他所说的最后一句话。

距27号仅仅几码，不过下了一点点小雪，达林夫妇机灵地挑着路走，生怕弄脏了鞋子。街上仅有他们两个人了，满天的星辰都在窥望着他们。颗颗星星都是美丽的，但是它们却不能积极地参与任何事情，永远只能冷眼旁观着一切。这是对它

们的一种惩罚，因为很久以前它们做过错事，至于是什么错事，由于时间太久，现在没有一颗星星知道。所以年纪老的星星都变得目光呆滞，并且沉默寡言（星光闪烁就是星星的语言）。年幼的星星感到惊讶。它们与彼得并不具有真正的友谊，因为彼得总喜欢搞恶作剧，时常悄悄地溜到它们背后，想吹灭它们。可它们也十分喜欢闹着玩儿，所以今夜都站在彼得一边，急于想把大人们支开。达林先生和太太刚一走进 27 号，关上门以后，天空中就立刻骚动起来，银河众星中一颗最小的星星大声叫道：

“现在开始吧，彼得！”

### 第三章 快走吧，走吧！

达林先生和太太刚离开家的时候，三个孩子床边的夜灯仍十分明亮。这是三盏十分好的小夜灯，人们一心希望这几盏灯都醒着见到彼得。然而，过了一会儿，温迪床边的那盏灯眨了眨眼睛，打了一个呵欠，其余那两盏灯也跟着打起呵欠来。它们还没来得及闭上嘴，三盏灯就全都熄灭了。

这时候，房子里出现了另一个光亮，比那夜灯亮 1000 倍，说时迟，那时快，就在我们说话的一瞬间，这光亮已经把房间里所有的抽屉都寻找遍了。它在寻找彼得的影子，它搜遍了每个衣柜，甚至把每个衣口袋都翻了过来。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光亮，因为她迅速地飞来飞去，所以看上去好像是一道光亮似的，在她停住的那一秒，你就可以看出她原来是一位小仙女，虽然这个小仙女没有你的手掌长，不过她还在不断地生长。她名字叫叮当铃，那又短又窄用干树叶做的衣服，恰到好处地把她优美的身材体现出来，只是她稍微有一点点胖。

小仙女刚刚走进屋里，窗户便被那颗小星的喘气吹开了，彼得进来了。他带着叮当铃走了一段路，手上沾有不少的仙粉。

“叮当铃”，彼得看清孩子们都在熟睡，轻轻地说，“叮当铃，你在哪儿？”这时候叮当铃正在一个瓶子里，她特别喜欢这地方，以前她从未在瓶子里呆过。

“啊，快从瓶子里出来，告诉我，他们把我的影子藏在哪儿了？”

十分可爱的叮当铃，像是金铃一般，回答了他的问题。这是仙女的语言。普通的孩子们是永远听不见的，即使你们听到

了，也不知道她说的什么。

叮当铃告诉彼得，影子就在那只大箱子里。她是说那个有抽屉的柜子，于是彼得跳到抽屉里边，把里面的东西都撒在地板上，就像是国王把半便士扔向欢呼的人群一般。一会儿，他就找到了影子，他高兴得不得了，竟然忘记了他把叮当铃关在了抽屉里。

他可能有点儿思想，他想他的影子和自己相互一接近，就会像水滴一样溶和在一起，然而他吃惊地发现，事实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他试图用浴室里的肥皂来解决问题，但也失败了。彼得打了一个冷战，坐在地板上痛哭了起来。

他的哭声惊醒了温迪，她从床上坐了起来，看着地板上坐着一个陌生人在哭，毫不惊讶，只感到好玩和有趣。

“孩子，”她客气地说，“你为什么哭？”

彼得也显得很懂礼貌，他曾在仙女的盛会上学到了一些主要的礼节。他站起来向温迪优美地鞠了一躬。温迪非常高兴，在床上也很优美地给他回鞠了一躬。

“你的名字叫什么？”他问道。

“温迪·莫伊拉·安吉拉·达林，”她颇有点得意地回答，“你叫什么？”

“彼得·潘。”

她早已经料到他就是彼得，但这个名字似乎看起来太短了。

“就只这个吗？”

“是。”他很严厉地答道。他还是第一次感觉这名字太短。

“我替你感到惋惜。”温迪·莫伊拉·安吉尔说。

“没关系。”彼得说。

温迪问他住在什么地方。

“第二个右拐弯，”彼得说，“之后笔直走，一直走到清晨为止。”

“好一个可笑的住址！”

彼得有点儿丧气。他第一次感觉到这也许是一个可笑的住址。

“不，不可笑。”他说。

“我的意思是，”温迪想起她自己是主人，于是亲切地说，“与你通信，地址也是这样写吗？”

彼得希望她最好别提写信。

“我收不到任何信。”彼得轻蔑地说道。

“但你妈妈要收到信的吧？”

“我没有妈妈。”他说。他不但没有妈妈，而且根本没想过要有一个妈妈。他认为人们把妈妈看得太神圣了。这时温迪觉得自己正遇到了一出悲剧。

“啊，彼得，怪不得你在那里哭。”她说，然后跳下床，跑到他身旁。

“我哭的不是妈妈，”他十分气愤地说，“我哭是因为我粘不上我的影子。况且，我并没有哭。”

“影子掉下来了么？”

“是的。”

温迪看到了地板上的影子，被拖得很脏，她为彼得感到难过。“真糟！”她说，但当她看到他试图用肥皂把影子粘进去时，又觉得很好笑。真像一个幼稚的孩子！

庆幸的是，她一下子就知道了应该怎样去做。“肯定是要缝起来。”她用带有一点保护人的口气说道。

“什么叫做缝？”他问。

“你真是蠢得可怕！”



“我才不蠢！”

温迪很喜欢彼得这傻里傻气的样子。“我的小人儿，我来给你缝上。”她说，虽然他和她一样的高。她拿出针线盒，把影子缝到彼得的脚上。

“痛是要有一点儿痛的。”她警告他说。

“啊，我不哭。”彼得说，他认为自己一生从来没有哭过。他真的咬住了牙，没有哭。不一会儿，影子就被缝好了，只是有一点点皱痕。

“也许我应该把它好好熨一熨。”温迪沉思地说，可彼得就像男孩一样，一点儿也不注重外表，喜欢在房子里乱跑乱跳。他早已把温迪赐于他的快乐忘记了。他认为他自己把影子粘上去的。“我多么聪明啊！”他高兴得大喊起来，“啊，我多么能干呀。”

如果说彼得的这种骄傲自大正是他的可爱之处，固然有些勉强，但是说实在的，生活中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一个傲慢的孩子。

当时温迪很惊讶。“你这个傲慢的家伙，”她尖刻地讽刺他说，“当然我什么也没做！”

“不过你还是帮了一点儿忙。”彼得随随便便地说，继续在那儿蹦蹦跳跳。

“一点儿？”她傲慢地反问说，“如果我没有用处，我应该可以走了。”她神气活现地跳上床，用毯子蒙住脸。

彼得装作要走开的样子，想要让温迪抬头看他，结果没成功。于是他坐到床头用脚轻轻的踢她。“温迪，”他说，“你别走。温迪，我一高兴起来，就实在禁不住要自夸几句。”她仍没抬起头，虽然她用心在听。“温迪”，他接着说，他说话的语调使任何女孩都无法抗拒，“温迪，一个女孩子比20个男孩

都有用得着。”

温迪浑身上下每一个地方都充满着女人味，虽然她只有几寸高，听了彼得的话她便从床毯里伸出头来向外偷看。

“你真是这样认为的吗，彼得？”

“是，真的。”

“我认为你太可爱了，”她说，“我要起来。”于是她与彼得一起坐在床边。她还说假如愿意，她将给他一个吻，可彼得没有听懂她的意思，期待地伸出了他的手。

“你一定知道什么叫做亲吻吧？”她吃惊地问。

“你给我一个吻，我就会知道，”他局促地回答。为了不伤害他的感情，温迪给了他一个顶针。

“现在，”他说，“我可以给你一个吻吗？”她很拘谨地回答说：“假如你愿意。”她把她的脸向他凑过去，显得十分温顺，但彼得仅仅把一颗纽扣放在她的手里，于是她又慢慢地把脸退回原处，她很愉快地说要把他的这个吻挂在项链上，戴在脖子上。于是，她将纽扣挂在项链上，后来这个东西救了她一命。

人们彼此介绍过以后，习惯于相互询问年龄，做事一贯正确的温迪也这样做了，她问彼得多大年纪。彼得觉得这不是一个愉快的问题。

“我不知道，”他不安地回答说，“但是我很年轻。”他确实不知道，不仅仅是猜测。接着他胡乱地说，“温迪，我出生的那一天就逃跑了。”

温迪十分惊讶，但也觉得十分有趣，于是她用那迷人的待客的礼貌，碰了碰夜礼服，以示意彼得能够与她坐近些。

“我听到我的父母谈论”，他低声地解释，“说我将来长大后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说到这里，他非常激动不安。

“我永远也不想成为一个长大的人，”他气愤地说，“我永远想做一个小孩子，永远玩耍。于是我就跑到肯辛顿公园，陪着仙人们一起住了很久很久。”

温迪十分羡慕地望了望彼得，他不仅出逃，还结识了仙人们。温迪一直过着一种普通的家庭生活，听说彼得和仙人们结识，感到很有趣。她提出很多很多关于仙人的问题，使彼得很奇怪，因为对于他来说，仙人们是相当讨厌的，常常妨碍他，有时候他还不得不躲避她们。但是总的来说他还是喜欢她们的，于是他告诉了温迪仙人的来历。

“温迪，你瞧，当第一个婴儿发出第一声笑时，那笑声便破碎成一个块，所有一块块的笑声就到处欢蹦乱跳，这就是小仙女的来历。”

这些话真无聊，但老是呆在家里的温迪却喜欢听。

“因此”，他继续温柔地说，“每一个男孩和女孩，都应该有一个小仙子。”

“应该吗？真的会有么？”

“不会？你瞧瞧，现在孩子懂得这么多事儿，他们很快便不相信神仙了，每当有一个孩子说，‘我不相信神仙’，就会有一个小仙子在什么地方掉下摔死。”

彼得觉得他们谈论小仙子已经很多了，又想起叮当铃一直在那里没吭声。“我不知道她到哪里去了。”他一边说，一边站起喊叮当铃的名字。温迪的心突然惊慌得猛跳起来。

“彼得，”她一把抱住他大叫，“你不是说这屋里有一个小仙子吗？”

“她刚才就在这儿，”他有点儿不耐烦地说，“你难道没听到她的声音吗？”他们俩都静静地听着。

“我只听到一种声音，”温迪说，“像铃声一样叮当叮当的

响。”

“那么，这就是叮当铃，铃声就是小仙所说的话。我好像也听见了。”

声音是从抽屉里发出来的，彼得高兴得满脸笑容。没有人能像彼得那样笑得那样开心，他那格格的笑声是最可爱的。他还保存着他的第一声笑。

“温迪，”他高兴地低声说，“我一定把她关在那个抽屉里了！”

彼得把可怜的叮当铃从抽屉里放了出来，她在育儿室里到处乱飞，怒气冲冲地大声怪叫。“你不该这样。”彼得说，“当然，我应该道歉，但我怎么能知道你在抽屉里呢？”

温迪没有听他说话。“啊，彼得，”她说，“假如她能停下来，让我看看就好了！”

他说：“她们难得停住。”就在这时温迪突然看到那个浪漫的小仙子落在一座杜鹃钟上。“啊，太可爱了！”她叫，虽然叮当铃脸上仍是一副生气的样子。

“叮当铃，”彼得亲切地说，“这位姑娘说她希望你做她的小仙女。”

叮当铃无礼地问道：

“她说什么，彼得？”

彼得只好把叮当铃的话翻译给温迪听。“她十分不礼貌。她说你是一个很丑很丑的大女孩，她说她是我的小仙女。”

彼得和叮当铃争辩，“你知道，你不可能是我的小仙女，因为我是一位男人，你是一个女人。”

叮当铃生气地说：“你这个蠢物！”就逃到浴室里去了。

“她是一个十分普通的仙女，”彼得抱歉地解释，“她的名字叫叮当铃，因为她是补锅补壶的。”

这时，他们两人一起坐在一张扶手椅上，温迪又向彼得提了许多问题。

“你现在是不是住在肯辛顿公园里。”

“我有时候还住在那儿。”

“那你现在大部分时间住在哪儿呢？”

“和那些遗失的男孩子住在一起。”

“他们是谁呢？”

“他们是当保姆到处张望时，从儿童小推车里滚出来的孩子。如果七天之内没人来认领，他们就被运送到永无岛去支付费用。我是队长。”

“那一定十分有趣啊！”

“是的，”狡诈的彼得说，“但是我们相当寂寞。你知道吧，我们没有女孩子作伴。”

“那些孩子里没有女孩子吗？”

“没有，你知道，女孩子们太聪明了，不会从她们的小推车里滚出来。”

温迪听了这一番话，心里甜蜜蜜的。“我觉得，”她说：“你谈起女孩子来，真是非常的令人喜爱；那个约翰却瞧不起我们。”

彼得站起来，一脚把约翰连同床毯一起踢到床下，以此来作为答复。温迪觉得头一次见面便这样，似乎太莽撞了一点，便严厉地告诉彼得在她的屋里他并不是队长。约翰一直安稳地睡在地板上，她就让他睡在那儿。“我知道你本是好意，”她后悔地说，“你可以给我一个吻。”

这时候她又忘了彼得是不懂得什么叫吻的。“我想你想要将它收回吧。”他略为悲痛地说，要还给温迪那个顶针。

“啊，”温柔的温迪说，“我说的不是吻，我是说一只顶

针。”

“什么叫顶针？”

“就像这样。”她吻了他。

“真有趣！”彼得庄重地说，“现在我也给你一个顶针好吗？”

“假如你愿意做。”温迪说，这次她一直把头挺得直直的。彼得给了温迪一顶针，几乎就在这同时温迪尖叫起来。

“怎么了？温迪？”

“好像有什么人在扯住我的头发。”

“那一定是叮当铃，以前我还从来不知道她会这样调皮捣蛋呢。”

叮当铃果然又满屋子乱飞起来，还说了一些不中听的话。

“温迪，她说当每次我给你一只‘顶针’时，她将会对你做这些。”

“那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叮当铃？”

叮当铃又说：“你这个笨蛋！”彼得仍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但是温迪明白了。彼得告诉温迪，他来到育儿室的窗口，不是为了看她，而是为了听故事，听了这话温迪有点儿失望。

“你清楚，我不知道什么故事。那些遗失的孩子们更没有一人会讲故事。”

“真是太糟糕了。”温迪说。

“你知道吗，”彼得问，“燕子为什么会在房檐上筑巢？就为听到更多的故事。啊，温迪，那天你母亲给你讲了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

“哪一个故事？”

“那个王子找不到那位穿玻璃鞋的姑娘。”

“彼得，”温迪高兴地说，“那就是灰姑娘的故事，王子找到她了，之后他们永远快乐地住在一起。”

彼得高兴得从坐着的地板上站了起来，急匆匆地跑到了窗前。“你要到哪儿去？”她担心地问。

“去告诉那些男孩子。”

“别去，彼得，”她恳求说，“我知道很多很多故事。”

她确实确实是这么说的，不可否认她首先是想要引诱彼得。

彼得退了回去，眼睛里露出渴求的神情，这本可以吓唬一下温迪，但是她并没有害怕。

“啊，我会把许多故事讲给那些男孩子听！”她大声喊道。这时，彼得一把抓住她，一个劲地往窗口拉。

“放开我！”她命令他道。

“温迪，你跟我来吧，讲给那些男孩听。”

虽然她很高兴被邀请，但是她还是说：“啊，亲爱的，我不能去。想想妈妈！况且，我不会飞呀。”

“我教你。”

“啊，飞起来该多有趣呀！”

“我教你怎样跳上风的背，那么我们就可以一起走了。”

“啊！”她激动得喊道。

“温迪，温迪，你无聊地躺在床上睡觉多没意思呀，你完全可以随我一起飞来飞去，与繁星说说笑笑。”

“啊！”

“而且，温迪，还有美人鱼哩。”

“美人鱼！有尾巴吗？”

“这么老长老长的尾巴。”

“啊！”温迪叫喊起来，“快看美人鱼去！”

彼得变得越来越狡猾了。“温迪，”他说，“我们都会非常

非常尊敬你。”

她正在痛苦地扭动她的身体，好像极力想停留在育儿室的地板上似的。

但他一点也不可怜她。

“温迪”，狡黠的彼得说，“夜里你能帮我们盖好被子，使我们安睡。”

“啊！”

“我们还从来没有在夜里这么安睡过。”

“啊！她向他伸出了两臂。

“你还可以给我们补衣服，为我们缝衣袋。我们谁都没有衣袋。”

温迪怎么能抗拒这种诱惑呢。“当然，这真是太吸引人了！”她喊道，“彼得，你也愿教约翰和迈克尔飞吗？”

“假如你愿意。”他毫不在乎地说。于是她连忙跑到约翰和迈克尔身边，使劲摇醒他们。“快醒醒，”她喊，“彼得·潘来了，他要教我们飞了。”

约翰揉了揉眼睛。“那我就起来，”他说。其实，他早已经躺在地板上了。“喂，”他说，“我已经起来了！”

迈克尔这时候也起来了，敏捷得像一把六刃一锯的刀，彼得忽然做了个手势，叫他们别作声。他们的脸上立即显露出孩子们那种乖巧的样子，显示出他们正在倾听来自大人世界的声音。大家全都屏住呼吸，一点儿声音都没有。一切都相安无事。不，等等！一切都弄错了！娜娜一晚上都在吠个不停，现在刚刚静下来。他们听见的是它的沉默。

“灭灯！藏起来！快！”约翰喊道，在整个冒险行动中仅这一次是由他发号施令。所以当莉莎牵着娜娜进来时，育儿室看起来仍是原来的样子，很黑很黑，你们保证能听到三个淘气



的小主人睡觉时发出的天使般的呼吸声。其实，他们是躲在窗帘后面故意装出来的。

这时莉莎心里有点儿不高兴，因为她正在厨房里做圣诞节布丁，为了娜娜莫名其妙的疑虑，她不得不放下布丁，走出来看看，脸上还粘着一粒葡萄干。她想得到一点儿安静的最好办法，就是带娜娜到育儿室房里去看一看。

“瞧，你这多心的畜牲，”莉莎说，她毫不顾及娜娜的面子。“他们都很安全，是不是？小天使们个个都在床上睡得正香呢。你听他们的轻柔的呼吸声。”

迈克尔见装睡成功了，便更加大声呼吸起来，还差一点儿被识破。娜娜能辨别出呼吸声的真伪，所以它极力想从莉莎的牵拉中挣脱出来。

莉莎很顽固，就是不松手。“别再这样，娜娜。”她严厉地说，将娜娜拉出了房间。“我警告你，如果你再叫，我立刻就把先生和太太从晚宴中请回家来，你想想吧，到时候说不定主人会拿鞭子抽你一顿。”

莉莎又把这条不幸的狗锁了起来，你们以为娜娜会停止吠叫了吗？把先生和太太从晚宴上请回家，那正是它求之不得的事。只要它所守护的孩子们安全，它不会在乎挨不挨一顿鞭子？莉莎又回去做她的圣诞节布丁了，娜娜眼看着不能得到莉莎的帮助，便拼命地挣扎，终于把锁链挣断了。只一会儿的工夫，它便快跑到27号家的餐厅去了，娜娜把脚掌朝天仰起举着，这是它表达意思的最简单明了的方法。达林先生和太太立即明白了，育儿室里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他们俩还没来得及向主妇说声再见，就冲到了街上。

现在这些捣蛋鬼已躲藏在窗帘背后10分钟了，这10分钟内，彼得·潘能够做许多的事。

我们现在再回到育儿室房里。

“一切都好了，”约翰从他躲藏的地方闪出来宣布说，“我说，彼得，你真的能飞吗？”

彼得嫌回答起来麻烦，干脆在房子里飞了一圈，顺便拿起了火炉上的架子。

“太精彩啦！”约翰与迈克尔一起喊道。

“太美妙啦！”温迪喊道。

“是呀，我美极了！啊，我太美妙啦！”彼得得意忘形地说。

看起来这事儿好像很容易，他们先在地板上试了试，接着又在床上试了试，可总是往下坠，不能往上升。

“我说，你是怎么搞的？”约翰问，他一边揉着膝盖一边说。他是一个什么都喜欢去尝试的孩子。

“你只要想一些可爱而离奇的念头，”彼得解释说，“这些念头就会让你们升上半空。”

彼得再次给他们示范。

“你做得太快，”约翰说，“你能很慢很慢地做一次吗？”

彼得把慢的快的都分别示范了一次。“我学会了，温迪！”约翰喊道，但是他马上就明白了自己还没掌握飞的技巧。他们中没一个人能飞，哪怕只有一寸远，即便迈克尔已经能认得两个音节的字了，而彼得连一个字母都不认识。

当然，彼得是在同他们开玩笑，除非身上吹一点仙尘，不然，谁也飞不起来。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彼得的一只手粘了不少的仙尘，他在每人身上吹上一些，就能产生奇妙的效果。

“现在你们这样挥动你们的臂膀，往上飞吧。”他说

他们全都站在了床上，勇敢的迈克尔第一个起飞。他本没打算就能飞，但刚一试，便飞过了房间。

“我飞起来了！”他刚到半空就大喊道。  
约翰也飞了起来，在浴室旁遇到了温迪。

“啊，太可爱了！”

“啊，妙极了！”

“瞧瞧我！”

“瞧瞧我！”

“瞧瞧我！”

他们都远不及彼得飞得优雅和潇洒，两只脚总有点儿踢动，但是他们的头都碰到天花板了，太妙不可言了。彼得先伸手扶了温迪一把，但是又不得不马上缩了回去，因为叮当铃十分愤怒。

他们上上下下，一圈又一圈，在屋里四处飞着。按温迪的话所说，就如同在天上一样。

“我说，”约翰喊道，“为什么我们不飞出去呢？”

当然这正是彼得一直想引诱他们所做的。

迈克尔准备好了，他要看看飞10亿里要花多少时间，而温迪还有点儿犹豫不决。

“美人鱼！”彼得又说。

“啊！”

“还有海盗！”

“海盗！”约翰喊，抓住他的帽子，“我们立即就走吧！”

正在这个时候达林先生和太太牵着娜娜急匆匆地从27号出来。他们跑到大街中央，抬头看着育儿室的窗子，不错，窗子依然关着，但是房里灯光明亮，最让人胆颤心惊的是，窗帘上可以看到三个穿着睡衣的人影在房里转来转去，不是在地板上，而是在半空中。

不是三个人影，而是四个！

他们颤抖着推开了临街的大门。达林就要冲上楼去，但是达林夫人用手示意他轻轻地走。她想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

他们能及时地赶到育儿室吗？假如能及时赶到，他们该多么高兴，我们也将为他们松一口气，然而那就不会发生后面的故事了。事实刚好相反，不过我可以郑重地许诺故事的结局是圆满的。

若不是小星星们一直看着他们，他们原本完全可以及时赶到育儿室。可是就在这时小星星们把窗子吹开了，最小的那颗星喊道：

“快逃呀，彼得！”

彼得知道再不能耽搁了，“来呀”，他急忙地叫道，并立刻飞入黑夜中去，约翰、迈克尔、温迪也跟随其后。

达林先生和太太与娜娜冲进育儿室，可是为时已晚，太晚了。鸟儿都飞了。

## 第四章 飞行

“从第二路口向右拐，再径直走，一直到天明。”

这就是彼得告诉温迪到“永无岛”去的路径。然而即使是鸟儿，带着地图，在每个风角按图查看，也很难按照他所指示的路线找到“永无岛”。彼得不过是偶尔想起什么，便信口说说罢了。

起初，同行的孩子们都很相信彼得，而且大家都感到飞行是那么的有趣，他们还花了很多时间绕着教堂的塔尖，或者其它有趣的高大的建筑物飞来飞去。

约翰与迈克尔比赛，看谁飞得更快些，迈克尔胜利了。

他们回想起刚能在房里飞上一两圈便洋洋得意的样子，都感到自己太好笑了。

刚才不久，但到底有多久？这个问题搅得温迪心神不定，这时候他们已飞越了一片大海。约翰感觉这是他们飞越的第二片海，是他们飞行的第三夜。

天有时一片黑暗，有时又阳光灿烂，他们感到有时很冷，有时又太热。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饥饿。彼得用一种新鲜有趣的方法给他们喂食，这种方法就是，追上那些嘴里衔着人能吃的东西的鸟，之后从鸟嘴里把食物抢过来；而鸟又紧追着他们要把食物抢回来。他们就这样相互开心地追逐，不知飞了多少里路，最后，他们互相表示好意，分手告别。温迪很担心，彼得似乎不知道寻找面包黄油的方法，他也许压根儿不知道还有其它的什么方法。

他们确实不是在装睡，而是真想睡了，这十分危险，因为

他们一睡着，就会掉下去。彼得却认为这么危险的事挺好玩。

迈克尔突然像块石头似的往下掉时，彼得竟高兴得大叫起来：“他又掉下去了！”

“救救他！救救他！”温迪大叫，惊恐地看着下面那片汹涌的大海，她害怕极了。就在迈克尔就要掉到海里的刹那间，彼得从空中俯冲下去，一把抓住他。彼得这一手做得真漂亮，可他老是要等到最后一瞬间才去救人，好像是在故意炫耀自己的本领，而不是一心一意的去救人。彼得还喜欢玩花样，兴之所至，一阵子这样，一阵子又那样，变化无常。或许你下次再往下掉时，他就任你掉下去。

彼得能睡在空中而不向下掉，他只要仰卧着就能漂浮起来，因为他身体很轻，只要你在身后吹一口气，他便能更快地漂浮。

当他们一起玩儿“跟我来”的游戏时，温迪总是低声地对约翰说：“对彼得要尊重一些。”

“那么你告诉他别再作弄我们。”约翰说。

他们玩着“跟我来”，彼得贴着水面飞行，并一边飞，一边用手去触摸鲨鱼的尾巴，就好像在街上边走边用手指去摸铁栏杆一般。这一招孩子们总也学不来，他们认为彼得是在卖弄，特别当他不断地回头看着他们，看看有多少条鱼尾他们没有摸到的时候。

“你们一定要对他友好，”温迪吩咐她的弟弟们说，“假如他抛弃我们，那该怎么办？”

“我们可以回去。”迈克尔说。

“没有他，我们怎样能找到回家的路？”

“那么，我们就继续往前飞。”约翰说。

“我所担心的就是这点儿，约翰，我们只能往前飞，因为

我们不知道怎样才能停下来。”

确实是这样，彼得忘记教他们如何停下来。

约翰说万一真碰到最不幸的情况，他们只得一个劲儿地往前飞。因为地球是圆的，总有一天他们能飞回到自己家的窗口前。

“那谁为我们找东西吃呢，约翰？”

“我已经能很熟练地从鹰嘴里夺下食物了，温迪。”

“试了12次以后才成功的，”温迪提醒他说，“即使我们能够很容易得到食物，你想想看，如果彼得不在我们身旁照顾我们，我们将怎么冲破浮云或其他的东西呢。”

他们确实常常遇到这些东西。虽然他们现在飞行时两腿仍踢得太多，但已经飞得强劲有力了，只是不够熟练，要是他们看见前面漂浮着一朵云，越想躲避，就越是会撞上。这时如果娜娜一直跟着他们，它一定会给迈克尔的头上缠一块绷带。

这时候彼得没有陪着他们一起飞，他们自己在空中飞行，感到十分寂寞。彼得比他们飞得快多了，一会儿就飞得看不见了，去干一些他们不能干的冒险的事。他会大笑着往下飞，和一颗星星所说的开心笑话使他很痛快，但他早已忘记说了些什么。有时他又往上飞，身上还粘着美人鱼的鳞片，但又不说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些从未见过美人鱼的孩子却很着急。

“如果他一下子就把美人鱼忘了，”温迪说，“我们怎样才能让他将来不会忘记我们呢？”

真的，彼得有时候回来就不认得他们了，至少是认不很清了。温迪知道这些。彼得从他们身边飞过的时候，她看出他的眼里露出一副好像不认得他们的神情；有一次，她甚至不得不告诉他她自己的名字。

“我是温迪。”她着急地大声说。

彼得觉得十分抱歉。“我说，温迪”，他低声对她说，“只要你见到我忘记了你，你就不停地说‘我是温迪’，我肯定会想起来。”

当然，这样不大令人满意。因此，为了弥补这些不高兴的事儿，彼得教他们怎样平躺在一阵强劲的顺风上，这一招非常痛快，他们一连试了好几次，发现完全能安安稳稳地睡觉了。他们确实想多睡一会儿，可是彼得感到睡得很累了，他马上用队长的口气喊道：“我们要在这里降落了。”一路上不免有些小吵小闹，但是总的来说还算愉快，他们终于飞近永无岛了。经过长达几个月的飞行，他们终于飞到了。他们一直朝前飞行，或许不应归功于彼得和叮当铃的引路，而主要的是那个岛正在眺望着他们。谁都能看见那神奇的海岸。

“就在那儿。”彼得镇静地说。

“哪里，哪里？”

“就是所有的箭头指向的那个地方。”

确实有100万支金箭为孩子们指明了这个岛的位置，这些金箭都是他们的朋友太阳放射出来的。在茫茫的黑夜来到之前，太阳要让孩子们认清道路。

温迪、约翰、迈克尔在空中踮起小小的脚尖，第一次眺望这个岛。说起来十分奇怪，他们第一眼看见，便立刻认识了这个岛。这时，他们大声向岛上欢呼，一点儿都不知道害怕，并把眼前的这一切看作是一件梦想成真的东西，就像放假回家时遇到的老朋友一般。

“约翰，那边是环礁湖。”

“温迪，你看那些向沙里埋蛋的乌龟。”

“我说，约翰，我看见你那断腿的红鹤了！”

“瞧，迈克尔，那就是你的洞穴！”



“约翰，那矮树林里有什么？”

“一只狼及它的小狼崽。温迪，我相信那就是你那只小狼！”

“那边是我的船，约翰，船舷都撞坏了！”

“不，那不是！怎么，我们早已经把你的船烧了。”

“不管怎么说，肯定是那只船。我说，约翰，我看见印第安人村寨里冒出的炊烟了！”

“哪儿？指给我看看，我看那烟是怎样飘的，就能告诉你他们是不是准备打仗。”

“就在那里，紧靠着那条神秘的河边。”

“现在我看见了。不错，我们正作准备，准备打仗。”

由于孩子们懂得太多，彼得有点儿厌烦了。但是他要想在孩子们中称雄，那是易于反掌的事，马上就能做到。

所有的金箭都消失了，全岛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

从前在家里的時候，睡觉前永无岛总是黑茫茫的一片，有点恐怖感。那些荒凉的地带变了出来，慢慢地四周扩展，黑影子在里面不停移动，野兽的吼声也特别吓人，这一切会让你失去胜利的信心。

夜灯拿进房后，孩子们就会十分高兴，甚至喜欢听娜娜说这不过是房间那里的壁炉，“永无岛”不过是孩子们的幻想罢了。

在家里的時候“永无岛”确实一直是幻想，但现在变成了真的，这里没有一盏夜灯，天越来越黑，而娜娜又在哪儿呢？

他们本来是分散飞行的，但现在却紧紧地凑在彼得身旁。彼得再也不敢漫不经心、随随便便地飞行了，他瞪大的眼睛，闪闪发亮，孩子们每次碰到他的身体时，身体都会觉得一阵震动。他们现在正飞行在那个可怕的岛上，飞行得很低很低，有时他们的脚会擦着树梢而过。空中虽看不到什么恐怖可怕的东西。

西，但他们仍飞行得很慢、很吃力，就好像要冲破敌人的阻挡才能向前飞行一样。有时候他们停留在半空中，等待彼得用拳头拼搏一番才敢向前飞。

“他们不想让我们上岸。”他解释说。

“他们是谁？”温迪颤抖着低声问道。

彼得答不上来，或许是他不愿意说。叮当铃一直睡在彼得的肩上，现在他叫醒了她，派她在前边飞。

有时彼得自己也在空中停住，把手放在耳边，细心地听，接着又向下仔细地察看，两道明亮的眼光锐利得好像要在地上钻两个洞似的。做完这件事，他又朝前飞去。

彼得的胆量真大，让人吃惊。“你现在想去冒险，”他偶然对约翰说，“还是想先去吃茶点？”

“先用茶点。”温迪马上地说道。迈克尔感激地握着她的手，而较勇敢的约翰却有点犹豫。

“怎样的冒险？”他小心地问。

“就在我们下边的平原上，睡着一个海盗，”彼得告诉他，“如果你愿意，我们飞下去杀死他。”

“我没有看到他。”约翰停顿了好一会儿才说。

“我看见了。”

“假如”，约翰声嘶力竭地说，“如果他醒了怎么办？”

彼得愤怒地说：“你不要以为我会在他睡着时杀死他！我会首先叫醒他，然后再杀了他。我一直是这样做的。”

“你杀过许多海盗吗？”

“好多吨！”

约翰说：“真不错。”但是他还是决定先吃茶点。他问岛上现在是不是还有很多海盗，彼得说他以前从没有见过岛上有这么多海盗。

“现在谁是船长？”

“胡克。”彼得回答道。他说到这个可恨的名字时，脸色变得极其严肃。

“贾斯·胡克？”

“是。”

于是迈克尔真地哭起来了，约翰也只能咽着气说话，因为他们久闻胡克的恶名。

“他是黑胡子的水手头，”约翰哑着嗓子说，“他是最凶狠的一个。巴比克就怕他一个人。”

“就是他。”彼得说。

“他长得什么样子？个子高大吗？”

“他不如从前那么高大了。”

“什么意思？”

“我从他身上割下了一块肉。”

“你？”

“没错，是我。”彼得尖锐地道。

“我并没有不尊重你的意思。”

“啊，好吧。”

“但是，我说，割下的是哪一块？”

“他的右手。”

“那么他现在不能战斗了？”

“啊，他仍然可以。”

“右手呢？”

“他用一个铁钩子（注：胡克的原文是 Hook，原意为钩子。）代替右手，他用钩子抓。”

“抓！”

“我说，约翰”，彼得说道。

“ 嗯。”

“ 要说‘是，是，先生’。”

“ 是，是，先生。”

“ 有一件事”，彼得继续说，“ 凡是在我手下做事的孩子都必须许诺，因此你也一定要许诺。”

约翰的脸色惨白。

“ 事情是这样，假如我们在与胡克公开开战时，你一定要把胡克留给我对付。”

“ 我许诺。” 约翰忠诚地说。

这时候他们不再害怕了，因为叮当铃与他们一起飞，在她的光亮之下，他们彼此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不幸的是她不能像他们那样，飞得很慢，她不得不绕着他们一圈一圈地飞。他们这样朝前飞行，就像头上有一个光圈一样。虽然温迪很喜欢这样，可彼得还是指出了这样飞的害处。

“ 叮当铃告诉我，” 他说，“ 天黑以前，海盗就发现了我们，并已把‘长汤姆’拉了出来。”

“ 是大炮罢？”

“ 是。当然他们一定看见了她的光亮，要是他们猜到我们是在光附近，他们一定会朝我们开炮。”

“ 温迪！”

“ 约翰！”

“ 迈尔克！”

“ 叫她赶快走开吧，彼得”，三个人同时大声喊着，但是彼得拒绝了。

“ 她以为我们已经迷了路，” 彼得固执地说，“ 她有一点儿怕。你想我怎能在她害怕的时候，把她一个人打发走呢！”

突然，那个光亮的圆圈被打断了，彼得不知道被什么东西

亲昵地拧了一下。

“那就告诉她，”温迪恳求地说，“熄灭她的光亮。”

“她不能熄灭光亮，这也许是仙人们惟一不能做的事。只有当她睡着的时候，光亮才会自然地熄灭，就如星星一样。”

“那么就让她赶快睡着。”约翰似乎在下命令地说。

“除非她想睡，否则她是不能睡着的。这又是一件仙人不能做的事。”

“我认为，”约翰大声说道，“只有这两件事才是值得做的。”

于是他又挨了一下拧，这一下可不是亲昵的了。

“要是我们当中有一个人有只袋子，”彼得说，“我们就可以把她放在袋子里。”但是他们都是匆匆忙忙上路的，四个人一只袋子也没有。

彼得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用约翰的帽子代替袋子。

叮当铃同意呆在帽子里旅行，只要用手拿着这顶帽子就可以了。于是，约翰拿着帽子，其实叮当铃很想要彼得拿着。过了一会儿温迪将帽子接了过去，因为约翰说，飞行的时候，帽子碰到了他的膝盖，这样就惹出了麻烦，因为叮当铃讨厌接受温迪的恩情。

亮光完全被藏在黑帽子里了，他们静悄悄地往前继续飞行。这是他们所看到的最深沉的寂静，偶尔有一两声舐舌头的声音打破了寂静，彼得解释说，这是野兽在河边喝水，后来又传来沙沙的声音，或许是树枝互相磨擦，但彼得却说是印第安人在磨刀。

吵闹声渐渐地消失了。迈克尔觉得寂静得可怕。“随便什么东西为我们弄一点声音就好了！”他大叫道。

就好像是有人答应了迈克尔的请求，空中爆发出一声他从

来没有听过的轰然巨响。海盗朝他们开了一炮。

炮声回荡在整个山岭，好像在凶狠地说，“他们在哪里？他们在哪里？他们在哪儿？”

三个被吓坏了的孩子敏锐地觉察到虚幻的岛与真实的岛是多么不同。

最后空中再次寂静下来以后，约翰和迈克尔发现只有他们俩单独呆在黑暗中。约翰无心地踏着空气，不知如何飘浮的迈克尔竟也飘浮起来了。

“你被炮轰中了吗？”约翰颤抖着低声问。

“我不知道。”迈克尔低声回答说。

现在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被炮击中。只不过，彼得被发射炮弹引起的一阵风吹到海上去了，温迪也被吹到上面去了，除叮当铃外，没人陪伴着她。

那个时候，温迪若把帽子丢了就好了。

不知道这种想法是叮当铃突然想起的，还是在路上早已计划好的，她立刻从帽子里跳了出来，开始引诱温迪走到她的死路上去。

叮当铃并未完全坏透，或者说，只是有时候她才坏，在其他方面，有时她也挺好的。仙人们不是这样，就是那样，因为她们的身体太小，因此也很不幸，在同一个时候就不能容纳两种感情。但是她们允许改变，要改变就得彻底地改变。现在她心里充满对温迪的嫉妒。她用叮叮当当的声音所说的话，温迪当然听不明白，这些话中还有一些难听的话，这些话的声音却很悦耳动听。叮当铃一会儿飞到前面，一会儿飞到后面，这一切十分明显，意思是说：“跟我来，一切都将变得美好。”

可怜的温迪有什么办法呢？她喊着彼得、约翰和迈克尔，回答她的都是讥笑声。她还不知道叮当铃一直以真正的女人的

忌妒心来忌妒她。因此她心慌意乱、摇摇晃晃地飞行，跟随着叮当铃走向了死路。

## 第五章 真正的永无岛

永无岛感到彼得已在飞回来的路上，于是它苏醒过来了。我们应该说“早已苏醒”，但还是说“苏醒”好些，彼得喜欢用这个字。

彼得不在的时候，岛上四处冷冷清清。早晨仙人总要多睡上一个小时，野兽们都在精心照料着它们的小宝贝；那些印第安人大吃大喝，一连进行了六天六夜；海盗和遗失的孩子们相遇时，只是彼此相对着咬了咬大拇指。彼得最恨昏昏欲睡、死气沉沉，所以他一回来，他们便全都活跃起来了。假如你把耳朵贴在地上仔细去听，你就会听到整个岛上那生气勃勃的沸腾声。

这一晚，岛上的主要成员都在忙于这些事儿。遗失的孩子们在外面张望着彼得，海盗在外面张望着遗失的孩子们，印第安人在外面张望着海盗，野兽在外面张望着印第安人。他们全都围绕着岛不停地走，可是大家互相都没有碰过面，因为他们行走的速度是一样的。

除了温迪三姐弟以外，他们各自都心怀杀心，一心想看看流血战斗是什么样子。孩子们本来也喜爱看流血战斗，可今天晚上他们是出来欢迎队长归来的。岛上孩子们的人数经常变化，因为有的被杀，或是其他别的原因；若是孩子们有点长大的样子，便违反了岛上的规矩，彼得便让他们饿死；现在岛上只有六个孩子，那对双胞胎算两个。我们现在假设是伏在岛上的甘蔗林里，看着他们一个一个地排成单行，手里拿着刀，偷偷地向前进。



彼得从来不允许这些孩子外表上有一点像他。他们穿着自己亲手杀死的熊皮，浑身圆滚滚、毛茸茸的，只要一跌倒，便会滚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因此他们的脚步变得很缓慢。

第一个走过来的是哆哆，在这支勇敢的队伍里，他不是最不勇敢的，但是最不走运的。他的冒险次数比其他人少得多，因为总是在刚刚转过拐角时，一些重大事情才发生。等到事情一平静下来，他便趁机离开，到别处去捡烧火柴，他一回来，别人早已在打扫血迹，收拾战场。

这种很差的运气使他满面愁容，但是这并没有使他的性格变酸，反而变甜了，他是这些孩子们中最谦虚的一个。可怜的善良的哆哆啊，今天晚上还有危险正等着你。千万要小心，不然这次冒险的事就让你去做，一旦你承担下来，就会陷入极度的痛苦。哆哆，仙女叮当铃今天晚上要捣乱，现在正想找一个人当工具，她认为这些孩子中你最容易受骗上当。哆哆，千万要当心。

但愿他能听见我们的话，但我们并没有真正地在岛上，哆哆咬着手指走了过去。

第二个过来的是尼布斯，他兴高采烈、彬彬有礼地走来，紧跟在他后边的是斯莱特利，他一边吹着自己用树木削成的笛子，一边狂舞起来。斯莱特利是孩子们中最虚伪的。他一直以为他还清楚地记得在未丢失以前的习惯和礼节等等，这一切使他那讨厌的鼻子长歪了。第四个是卷毛儿，他是个淘气包。当彼得板着面孔严肃地说：“谁干的这事儿？谁站出来。”常常是他站出来，现在他一听到这个命令，不管是不是他自己干的，他都会自动地站出来。最后走过来的是那对双胞胎，我们无法具体描述他们，因为他们太相似了，肯定会把他们俩人闹错。彼得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双胞胎，他不清楚的事，他的队员们

也肯定不清楚，因此这两个孩子老是弄得自己也莫名其妙，只得不好意思地呆在一起，形影不离，免得别人误会，尽可能地让大家觉得满意。

孩子们在黑暗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又过了些日子，岛上的事情有了新的变化，一群海盗跟踪而来。在还没有看见他们时，就先听见了他们的声音，并且总是听到这首可怕的歌：

系住绳索，哟嗬，停下船来，  
让我们去抢劫哟，  
要是炮弹把我们打散，  
在海底我们定会再重逢！

这样凶恶的海盗，比断头台上处以绞刑的罪犯还要可怕。走在前面的是漂亮的意大利人切科，他常常把头贴近地面仔细地倾听，他那只粗壮的胳膊赤裸着，耳朵上挂着用两枚西班牙比索做成的饰物。在南美洲加奥时，他曾经在典狱长的背上，刻上了他的名字。走在他身后的是一名彪形黑大汉，加若木河边的黑母亲时常用他的名字吓不听话的小孩，自从他废弃了这个名字以后，他又换了好几个名字。接着走来的是比尔·朱克斯，他全身上下都刻了花纹，他就是那个在海马船上被砍了84刀，才丢下金币袋的那个朱克斯。还有库克森，据说他是黑默菲的兄弟，还有绅士斯塔奇，他曾经在一所中学校担任过助教，到现在杀起人来，还是那样文质彬彬。还有外号叫天窗儿（摩尔根的天空）的；还有爱尔兰的水手长斯密，他是一个十分和蔼的人，就是捅别人一刀，也不会得罪人，在胡克的水手班中他是惟一的不信国教的。还有奴得勒，他老是喜欢把手放在背后。还有罗伯特·木林斯和阿尔夫·梅森，和其他的在西班牙

国土上臭名远扬、令人恐怖的坏蛋。

这群人之中，最凶恶、最强大的是詹姆斯·胡克，他自己有时候写成詹·胡克，据说，海上库克只怕他一个人。他舒适地躺在一辆做工粗糙的车子里，他手下的人推着车子走。他没有右手，但是装上了一只铁钩子。他挥动着铁钩催促拉车的人加快行走的步伐。他总是把他们当做狗一样的看待，而这些人也就像狗一样地屈服于他。说到他的相貌，脸色灰黑，头发弯成长卷，远远地看去就像黑蜡烛，他那虽然漂亮却有几分凶恶的脸上，长着一双好像勿忘我花那样蓝的眼睛，有着深刻的悲哀。当他用铁钩杀你的时候，眼里便会出现两颗红点，使双眼可怕地发出强烈的光，让人心惊胆颤，他的举止，仍保留着以前的那副绅士派头，听说他以前还是一位著名的会讲故事的人。他最有礼貌的时候，也就是他最狠毒的时候，这也许就是他出身高贵的最确实的证据。他就是在赌咒时，也温文尔雅，措辞讲究，由此可见，他的出身绝不同于其他的水手。他是一个勇猛超群的人。据说，惟一让他感到羞耻的事，就是见到自己的血。他的血很浓，颜色异乎寻常。他穿的衣服有点儿像查尔斯二世的那种式样，因为他早年听别人说过他有点像那位倒霉的皇帝。他嘴里叼着一只自己亲手做的烟斗，他同时可以吸两根雪茄。当然最恐怖的是他的铁钩。

现在让我们通过天窗儿的死亡，看看胡克杀人的方法。他们走过的时候，天窗儿正蹦蹦跳跳地走来对他挑衅，胡克的铁爪伸出来了，立即听到撕裂的声音，接着是一片惨叫，尸身被踢到了一边，群盗仍照旧前进。他连雪茄都来不及抽上一口。

这便是要与彼得搏杀的凶汉。胜败如何呢？谁会赢？

印第安人紧跟在海盗后边，一声不响地从一条小路悄悄地走过来了，他们一个个瞪大眼睛向四周张望。他们手持着战

斧和刀剑，赤身裸体的身上抹满了闪闪发光的油彩，身上挂着成串成串的头骨，有些是孩子们的，有些是海盗的，因为这些印第安人属皮卡尼尼族，与那些较为善良的德拉华族和休伦族的印第安人大不相同。在最前面匍伏而行的是身材高大的小豹，他是一员勇将，他身上挂满了头骨，爬行起来就稍慢了些。走在最后边处于最危险的位置的是虎莲，她骄傲地直立着前进。她生来就是一位公主，是黑皮肤女将中最漂亮的一个，也是皮卡尼尼族里的大美人。她时而卖弄风骚，温柔多情；时而冷酷无情，满脸杀气。没有一个勇敢的男人不想娶她做夫人，但她那把斧子谁也招架不住。他们从落满树枝的地上爬过去，一点声音都没有的，惟一可以听到的，是他们那粗重的喘气声。因为他们吃饱了以后，有点儿发胖，不过没多久也就消失下去了。

印第安人与来时一样，一下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紧接着野兽们代替了他们的位置，七七八八、大大小小地来了一大群，有狮、虎、熊，还有数不清的看见了它们就逃的小野兽。各种各样的野兽，尤其是那些食人的猛兽，都在这个地理条件优越的岛上杂居并存。它们的舌头都伸得老长老长，今晚他们都饿了。

最后一位来了，这是一条巨大无比的鳄鱼。我们立即就会发现它是来寻找谁的。

鳄鱼刚爬过去，孩子们又出现了，因为这个队伍一定要无止境地一直前进，某一部分停了下来，或改变了速度，他们立刻就会互相打起架来。

这个队伍中所有的成员全都敏锐地朝着前面，谁也没想到危险可能会从后面袭来。由此可见，这个岛是多么的真实。

首先飞离这个运转着的圆圈的，就是那些孩子们。他们下落到草地上，十分靠近他们地下的家。

虽然他们个个又高又壮，全都超过了他们的队长，但都六神无主地说：“我们真盼望彼得回来。”

“我是惟一不怕海盗的人。”斯莱特利用一种大家并不喜欢的腔调说。或许是远处一些声音惊动了他们，又连忙说：“我也盼望彼得回来，给我们接着讲灰姑娘的故事。”

一提起灰姑娘，哆哆就深信他母亲当初肯定很像她。

只有当彼得不在的时候，他们才能谈起母亲，彼得不准他们谈论这个话题，因为他感到这太无聊了。

“关于我母亲的那些事，”尼布斯告诉他们说，“我所记得的，就是她时常对父亲说：‘啊，我多么希望自己有一本支票簿！’我不知道什么叫做支票簿，但我真想给她一个。”

正在他们谈话间，他们听见了远处的声音。你我都不是森林里的野物，是不会听到什么的，可他们听到了，那是海盗凄惨的歌声：

哟嗬，哟嗬，海盗的生活，  
骷髅和白骨的旗帜，  
一场欢乐，一根麻绳，  
快乐，快乐，大卫·琼斯！

一眨眼的功夫，那些遗失的孩子们——都上哪里去了？他们早已不在那里了。兔子都没有他们逃得快。

我将告诉你们他们在哪儿。除尼布斯跑到远处去侦察外，他们都已回到了地下的家里，那是一个可爱而又舒适的住处，下面就要细说。他们怎样回到家的呢？地面上看不见任何人，连一堆小树枝都没有，如果有，搬开后，或许会看见一个洞口。要是细细地察看，你就会看到这里七棵大树，每棵树的空树

千里都有一个与孩子身材一样大的空洞。这便是他们到地下家的七个入口，胡克这个月一直没找到。今晚上他会找到吗？

海盗们走近时，眼快的斯塔奇一看到尼布斯穿过树林逃跑，便立刻开枪。但一只铁钩抓住了他的肩膀。

“船长，放开我吧！”他一边挣脱，一边喊道。

这是我们第一次听见胡克的声音。一种凶恶狠毒的声音。

“先把手枪收起来。”他威胁说。

“那是你痛恨的一个孩子。我本来能开枪打死他。”

“不错，这枪声会给我们引来虎莲公主和印第安人，你愿意断送你的头吗？”

“我可以去追赶他吗，船长？”悲伤的斯密问道，“还可以用约翰瓶塞钻去搔他，好不好？”斯密给各种东西都起了一个有趣的名字，他的刀就叫约翰瓶塞钻，因为他喜欢让刀在伤口中旋转。斯密有许多可爱之处。例如，杀过人之后，他只是擦擦他的眼睛，而不是擦他的刀。

“约翰是个沉默寡言的伙计。”他提醒胡克说。

“现在不一样了，斯密，”胡克凶狠地说，“他仅仅是一个，我要把全部的七个都抓起来，一块统统干掉。伙计们快分散开来，去寻找他们。”

海盗们分头走进树林里，仅留下了船长和斯密两人留守在那儿。胡克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不知这是为什么，也许是因为夜色的柔美，他忽然忍不住对他忠诚的水手长诉说他自己的故事。他说了很久，说得很诚恳，但斯密很蠢，竟一点也不懂他说了些什么。

后来他忽然听到了彼得这个名字。

“在孩子们当中，”胡克激动地说，“我最想抓到的就是他们的队长彼得·潘。我的胳膊就是他砍断的。”他凶恶地挥

动着他那只铁钩。”我已经等了很久很久，想用这个与他握手。啊，我要把他撕得粉碎。”

“可是，”斯密说，“我还经常听你说过，这只铁钩抵得上20只手，可以梳头发和做其他家务事。”

“是的，”船长回答说，“假如我是一个母亲，我真希望我的孩子们一生下来就有这样的手，而不是那样的手。”他得意洋洋地瞧了瞧自己的铁钩，又轻视地瞧了瞧斯密的两手，后来他又皱起眉头。

“彼得把我这只胳膊，”他畏缩地说，“扔给了正好路过的鳄鱼。”

“我倒时常看得出，”斯密说，“对于鳄鱼你有奇怪的恐惧感。”

“我不怕鳄鱼，”胡克纠正说，“我仅怕那一条鳄鱼。”他放低声音说：“那条鳄鱼十分喜欢吃我的胳膊，斯密，所以它跨出渡海，远涉重洋，老是跟着我，看着我这个残剩的身体，馋得直舐嘴唇。”

“从另一方面来看，”斯密说，“这也可能是一种恭维呢。”

“我决不要这种恭维，”胡克愤怒地说道，“我要抓的是彼得，他先把我的肉喂鳄鱼了。”

他坐在一只蘑菇上，声音有点儿颤抖。“斯密，”他沙哑地说，“本来那只鳄鱼早就能把我吃下去，幸亏它误吞了一座钟，钟在它肚里总是嘀嗒嘀嗒地响，所以它刚一接近我，我就听见了那嘀嗒的声音，马上就逃跑了。”他说着便笑了起来，他那是干笑。

“总有一天，”斯密说，“那座钟的发条将要走完的，那时候它就会吞掉你。”

胡克舐了舐他那干干的嘴唇。“是呀，”他说，“我就怕

这样。”

胡克坐下以后，胡克觉得热得难受。“斯密，”他说，“这个座位好热。”他跳了起来，“不得了，太奇怪了，我都快烧焦了。”

他们仔细地察看了这棵大蘑菇，它又大又坚硬，在英国本土是从没有见到过的。他们尝试着想把它拔起来，只轻轻一用力，就把它搬起来了，原来它没有生根。更为奇怪的是，有一缕青烟冉冉上升。海盗彼此面对面看着。”有一个烟囱！”他们两个都惊叹地说。

他们确实是发现了地下屋的烟囱了。这是孩子们的习惯，每逢敌人到了附近，便用一只大蘑菇把烟囱塞上。

不但烟从烟囱里冒出来，孩子们的声音也从里边传了出来，因为孩子们认为他们躲藏的地方十分安全，所以他们都在欢天喜地的谈笑呢。海盗狞恶地听了一会儿，就把蘑菇放在原处。他们向四周环视了一番，发现了七棵树的洞穴。

“你听见他们说彼得·潘在家吗？”斯密低声说，并急着要用约翰瓶塞钻。

胡克点点头，他站在那儿思索了半晌，终于他那棕黑的脸上露出了凝结的微笑。斯密正在等着啊，“快说出你的计划吧，船长。”他焦急地叫道。

“回到船上去，”胡克慢慢地从牙缝里发出命令说，“做一个又大又油腻的饼，再往上面多浇一些绿糖。地下肯定只有一间屋子，因为只有一个烟囱。这些傻田鼠竟蠢得不知道他们应每人各自一个门。可见他们没有母亲。我们把那个大饼放在美人鱼的珊瑚湖岸边。这些孩子们常常在那里玩儿水，和美人鱼嬉戏。他们看到这个饼后，就会狼吞虎咽地吃下去。因为他们没有母亲，他们一点儿也不知道吃了油腻、潮湿、有毒的大



饼是有多么危险。”他大笑了起来，这一次再也不是干笑了，而是开怀大笑。“哈哈，他们要死了！”

斯密越听越佩服。

“我还没听说过这样恶毒的妙计！”他大声喊道。他们欣喜若狂，手舞足蹈地唱起来：

停船，拉住绳索，我来了，  
他们早被我吓得发抖，  
你要和胡克的铁爪握手，  
你的骨头上别想再有肉。

他们开始得意地唱起了这首歌，但是永远也没法唱完，因为这时传来另一种声音，打断了他们的歌声。那声音起初很小很小，哪怕掉一片树叶也能把它盖住，这声音越离得近，就越听得清楚。

嘀嗒，嘀嗒，嘀嗒，嘀嗒！

胡克把一只脚提得老高，呆呆地站在那里，浑身发抖。

“鳄鱼！”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撒腿就跑，他的水手长也跟着逃命。

确实是鳄鱼。它已经超过印第安人，印第安人正在追赶其他的海盗。鳄鱼紧跟着胡克爬了上来。

孩子们又跑回到地面上来了，但是这天夜里的危险还一直没有过去，尼布斯忽然气喘吁吁地跑到他们那里，一群狼正追赶着他。狼伸出那长长的舌头，狂叫声真让人害怕极了。

“救救我，快救救我！”尼布斯喊道，摔倒在地上。

“但是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怎么办呢？”

在这样危急的关头，他们想到了彼得，这是对彼得最高的

赞誉。

“彼得将会怎么办呢？”他们几乎同时叫道。

接着他们又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喊：“彼得将会从他的两腿中间望着那些狼。”

之后，“让我们按照彼得的樣子去做吧。”

那实在是对付狼的最好的办法，于是他们一齐弯下腰去，从两腿中间向后看着。这样看着过了很久，胜利很快就来到了，因为他们用这种可怕的姿势迎着狼群，吓得那群狼夹着尾巴逃跑了。

尼布斯从地上爬了起来，两眼仍发呆地看着，其他的孩子们以为他还在望着那些狼。然而他看到的却不是狼。

“我看见了一个更奇怪的东西，”他喊道，别的孩子赶紧围了过去，“一只大白鸟。正向这边飞来。”

“你认为是哪一种鸟？”

“我不知道，”尼布斯十分惊讶地说，“但是它那样子看上去很疲倦，一边飞，一边悲叹地说：‘可怜的温迪。’”

“可怜的温迪？”

“我记起来了，”斯莱特利立即说，“有些鸟就叫温迪。”

“瞧，飞过来了！”小卷毛指着天上的温迪喊道。

温迪现在正好飞到他们头上，孩子们都可以清楚地听到她的悲叹声。但叮当铃的尖叫声听起来更为清晰。这个好妒嫉的仙女现在已经摘下了友好的假面具，从四面八方向受害的温迪冲撞，每次撞到她时，便狠狠地拧她一把。

“喂，叮当铃。”惊讶的孩子们喊道。

叮当铃回答说：“彼得要你们射死这个温迪。”

彼得的命令，他们是不敢怀疑的。“我们按照彼得的命令去做吧，”头脑简单的孩子们道，“赶快，去拿弓箭来！”

除了哆哆，孩子们都钻进了树洞。哆哆拿着一副弓箭，叮当铃看见后，便又喜又急地使劲搓她的小手。

“快射呀，哆哆，快射呀，”她尖叫道，“彼得一定会十分喜欢的。”

哆哆兴奋地张弓搭箭。“快让开，叮当铃。”他大声叫道，接着就射出了一箭，温迪便飘飘摇摇地坠落到地上，一支箭正射在她的胸上。

## 第六章 小房子

其他的孩子们拿着弓箭从树洞里跳出来时，糊涂的哆哆依然好像一个胜利者一样站立在温迪的身旁。

“你们来得太晚了，”他骄傲地喊道，“我早已把温迪射下来了。彼得一定会很喜欢我哩。”

叮当铃在空中大喊一声“蠢货！”马上飞走了，她躲起来了，别的孩子都没听到她说的话。

他们拥挤在温迪四周仔细察看时，林中寂静得可怕。如果温迪的心还在跳动，他们一定都会听到。

斯莱特利第一个开口说话，“这不是鸟，”他惊恐地说：“我认为一定是一位小姐。”

“一位小姐？”哆哆道，吓得直发抖。

“我们竟杀死了她。”尼布斯嘶哑地说。

他们全都摘下了帽子。

“现在我明白了，”小卷毛说，“彼得把她带来是送给我们的。”他伤心地倒在地上。

“好不容易才盼望有位小姐照顾我们，”双胞胎中的一个说，“你竟把她杀死了。”

他们都替哆哆感到难过，更替他们自己感到难过，当哆哆向前一步靠近他们时，他们掉过头去不理他。

哆哆的脸色变得惨白，但脸上又出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庄严。

“这是我干的，”他沉思地说，“小姐们常常进入我的梦乡，我总是对她们说：‘美丽的母亲，美丽的母亲。’可是当她真的来了时，我却把她射死了。”

他迈着沉重的步伐，慢慢地走开了。

“别走。”他们怜悯地叫道。

“我一定要走，”他颤抖着回答说，“我非常害怕彼得。”

正在这悲惨的时候，他们听到了一种声音，人人的心都快跳到嘴里来了。他们听到彼得喔喔的啼叫声。

“彼得！”他们大声叫道，因为彼得总是这样，用这种喔喔啼叫表示他回来了。

“快把她藏起来。”他们悄悄地说完话，就匆匆忙忙地将温迪围了起来。只有哆哆独自站在一旁。

又是一阵喔喔的叫声，彼得飞落在他们面前。“你们好，孩子们。”他大声说，他们机械地朝他行礼，随后又是一阵可怕的寂静。

彼得皱起了眉头。

“我回来了，”他气冲冲地说，“你们为什么不欢呼？”

他们张开了嘴，可是仍欢呼不出来。因为彼得急于要把那段令人愉快的好消息告诉他们。

“好消息，孩子们。”他说，“我终于给你们大家领来了一个母亲。”

仍旧没有人作声，只有哆哆跪下时的扑通一声。

“你们还没有看到她吗？”彼得着急地问，“她是向这边飞来的。”

“唉呀！”一个声音说；另一个声音说：“啊，悲哀的日子。”

哆哆站了起来。“彼得，”他镇静地说，“你看看吧。”别的孩子们还想遮掩温迪，他说：“让开，双胞胎，让彼得看看。”

于是，他们全都退让开，让彼得去看，他一看到这番情景，

也不知如何是好。

“她死了，”他不痛快地说，“也许她临死时还受了惊吓。”

彼得想用一种滑稽的方式走，走到那再也看不到她的地方去，从此以后，再也不到这地方来。要是他这样做，孩子们全都会乐意地跟随他。

可是有那支箭在那儿。他把箭从她的心上拔出来，面对着他的部下。

“谁的箭？”他严厉地追问。

“我的，彼得。”哆哆跪下说。

“啊，笨蛋。”彼得说，他举起箭预备当剑用。

哆哆毫不畏缩，把胸膛袒露出来。“刺吧，彼得，”他坚定地说，“用剑刺吧。”

彼得两次举起箭来，两次又都将手放了下去。“我不能刺，”他惊奇地说，“好像有什么东西拉住了我的手。”

孩子们都惊奇地看着他，除了尼布斯，他碰巧正看着温迪。

“是她，”他喊道，“是温迪小姐，瞧，她的胳膊。”

说也奇怪，温迪真的举起了她的胳膊。尼布斯弓下身去恭敬地倾听她说话。

“我听到她好像在说‘可怜的哆哆’。”他低声地说。

“她还活着。”彼得惊喜地说。

斯莱特利立即喊道：“温迪小姐活过来了。”

于是彼得跪在她的身旁，发现了她赠给她的那颗纽扣。你们还记得吗，她将这颗纽扣系在她的项链上，挂在自己的脖子上。

“瞧，”他说，“箭头正好射在这个东西上，这东西是我送给她的吻，救了她的命。”

“我记起吻来了，”斯莱特利连忙插嘴道，“让我来瞧瞧。

不错，确实是一吻。”

彼得没有听见他说的话。他正在祈祷温迪赶快康复，好带她去看美人鱼。当然她这时候还不能回答，仍在受惊昏迷之中，这时头上传来一阵悲伤的声音。

“听，叮当铃，”小卷毛说，“她正在那儿哭，因为温迪又活了。”

于是他们不得不把叮当铃的罪行告诉了彼得，他脸上那副极其严肃的表情，他们还从来没见过。

“听我说，叮当铃儿，”他大声叫道，“我再也不会和你做朋友了。永远永远离开我吧。”

她飞到他的肩上求饶，但是他把她推开。等到温迪又举起她的胳膊来时，他这才宽恕地说：“好吧，不是永久的，只暂时离开一个星期吧。”

你想叮当铃会感激温迪的这一举手吗？绝不会，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更想使劲地拧她一把。仙女们确实是十分奇怪的，彼得最了解她们，时常给她们几巴掌。

温迪现在身体很虚弱，怎么安排她呢？

“我们把她抬到地下的小屋里去吧。”小卷毛建议说。

“那好，”斯莱特利说，“对小姐就应该如此。”

“不，不，”彼得说，“你们一定不要碰她。那是很不恭敬的。”

“这个，”斯莱特利说道，“我也正在想。”

“可是让她躺在哪里”，哆哆说，“她就会死。”

“是啊，她会死，”斯莱特利承认，“但是又没办法想。”

“有，有办法，”彼得说，“我们在她四周建造一间小屋。”

他们听了都很高兴。“快，”他命令他们说，“大家都把

最好的东西给我搬来，拆掉我们的家，赶快。”

不一会儿，他们忙碌得像婚礼前夕的裁缝一样。他们急忙忙地东奔西走，一会儿去地下拿被子，一会儿去找木材，正当大家忙做一团的时候，走来了两个人，他们不是别人，正是约翰与迈克尔。他们东倒西歪地一路走，一路打磕睡，一停下来就醒了，再向前挪动一步，又睡着了。

“约翰，约翰，”迈克尔叫道，“快醒醒！”约翰，娜娜和母亲在哪里？”

约翰擦了擦眼睛，喃喃地说：“这是真的，我们真飞了起来。”

他们找到了彼得，当然也就安心多了。

“喂，彼得。”他们说。

“喂。”彼得和蔼地回答说，虽然他早已经忘记了他们。

这时他正在忙着用他的脚量温迪的身材，看她需要多大的屋子。当然他还要把那屋子建造得可容纳下桌椅。约翰和迈克尔在旁边看着他干活。

“温迪是睡着了吗？”他们问。

“是的。”

“约翰”，迈克尔提议说，“喊醒她，让她为我们做晚饭吧。”他刚说到这里，只见那些孩子们抢着拿树枝，急急忙忙跑来建造房子。“快看看他们！”他叫道。

“小卷毛，”彼得用十足的队长的口气说，“带领这两个孩子去帮助造屋子。”

“是，是，先生。”

“造屋子？”约翰惊叹地说。

“给温迪造屋子。”小卷毛说。

“给温迪？”约翰惊诧地说，“为什么？她不过是一个女



孩子！”

“就因为这个，”小卷毛解释道，“所以我们都是她的仆人。”

“你呢？也是温迪的仆人？”

“是的，”彼得说，“你也是。快跟着他们去吧。”

于是，他们兄弟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儿，就被拉去砍树运木头了。“先做椅子和火炉挡板，”彼得命令说，“随后再围着这些家具建造屋子。”

“对了，”斯莱特利说，“屋子正是这样建造的，我全都回忆起来了。”

彼得想得很周到，“斯莱特利，”他又命令说，“去请个医生来。”

“是，”斯莱特利说，搔着头皮走开了。

他知道必须服从彼得的命令，一会儿以后，他戴着约翰的高帽子，装着很严肃的样子走回来了。

“请问，先生”，彼得走过去对他说，“你是医生吗？”

这时候，他与别的孩子们不同之处，便是别的孩子们知道这是假装的，可是他却以为假装和真的完全是一回事。这一点常常使孩子们感到十分为难，例如他们有时不得不假装已经吃过饭的样子。

假如他们破坏了假装，他便会敲打他们的指关节。

“是的，我的小人。”斯莱特利胆颤心惊地回答道，他已经断裂了一个指关节。

“请吧，先生，”彼得解释道，“有位小姐病重躺在床上。”温迪就躺在他们的脚边，但斯莱特利装做没看见她。

“喔，喔，”他说，“她躺在那儿？”

“在那空地上。”

“我要把一根玻璃东西放进她嘴里去。”斯莱特利说，便假装把玻璃东西放到她嘴里，彼得守候在旁边。那玻璃东西从嘴里抽出来时，那才是一个最令人担心的时候。

“她怎么样？”彼得问。

“嘘，嘘，”斯莱特利小声说，“已经治好她了。”

“我真高兴！”彼得叫道。

“晚上我再来，”斯莱特利说，“用一个有嘴的杯子喂她喝些牛肉茶。”他把高帽子送还给约翰以后，便深深地呼出几口气，这是他逃过难关后的习惯。

与此同时，树林里到处充满着斧头声，建造一个舒适的住房所需要的东西，全都准备妥当，整整齐齐地堆放在温迪的脚边。

“若是我们知道，”一个孩子说，“她最喜欢哪一种房子就好了。”

“彼得，”另一个孩子喊道，“她动了。”

“她张嘴了，”第三个又喊道，恭恭敬敬地看着她的嘴，“啊，多可爱！”

“或许她正在梦乡中歌唱，”彼得说，“温迪，唱出你所喜爱的屋子。”

她眼也不睁，立即就唱了起来：

我愿有一间美丽漂亮的小屋，  
从来就没人见过的那种小屋，  
周围都是好玩的小红墙，  
屋顶上铺满了绿茵茵的苔草。

他们听到这首歌，都格格地笑了起来，因为运气太好了，

他们砍来的树枝都是红色的树皮，地面上长满了绿茵茵的苔草。他们一边造了小屋，一边也唱道：

我们修好了红墙和屋顶，  
做了一扇漂亮且又可爱的门，  
你还想要些什么？  
温迪妈妈，告诉我们吧！

温迪回答时，唱出了奢侈的要求：

问我还要什么，  
我想要房子周围都装上明亮的大窗子，  
要玫瑰花都朝窗里开，  
可爱的小宝宝向窗外望。”

你们只用一拳，窗子立刻就装好了，大大的黄叶做成了窗帘。而那玫瑰花呢——？

“玫瑰花！”彼得严厉地说。

他们连忙假装做了些顺墙生长的可爱的玫瑰花。

“小宝宝呢？”

为防止彼得要小宝宝，他们赶紧又唱到：

我们已经让玫瑰在窗外开花，  
小宝宝来到了门前，  
因为我们从前都是小宝宝，  
你知道他，我们自己再也不能假装了。

彼得觉得这主意不错，立刻就假装这是他自己出的主意。房子很漂亮，温迪住在里面，一定非常非常舒适，虽然他们再也见不到她了。彼得在房子周围走来走去，命令他们加快完成最后的修饰。没有什么能逃得过他的鹰眼。小屋卧室完全建造好了。

“门上还没装门环。”他说。

孩子们觉得很遗憾，但是哆哆把他的鞋底拿下来，做成一个优美的门环。

他们想，现在完工了。

那还差得远。“还没有烟囱，”彼得说，“我们一定得有一个烟囱。”

“确实必须要有一个烟囱。”约翰得意洋洋地说。他这么一说让彼得想出了一个主意。彼得便把约翰头上的帽子抢了过来，把帽顶弄掉，放在屋顶上。小屋得到了这样一个极好的烟囱，好像是要表示谢意一样，一缕青烟立即就从帽子里冉冉而出。

这下可是真完工了。除了要有人敲门外，无事可做了。

“你们全都好好打扮打扮，”彼得警告他们说，“第一次见面的印象是最最重要的。”

他高兴的是没有人问他第一印象是什么，孩子们都在忙于打扮。

彼得很有礼貌地敲了敲门，这时候树林十分寂静，除了叮当铃的声音，别的声音一点儿都听不到：这时候叮当铃正站在树枝上看着，公开地嘲笑他们。

孩子们怀疑的是，真会有人来开门吗？如果是一位小姐，那她又会有什么样子？

门开了，一位小姐走了出来，她就是温迪。他们全都立刻

脱下帽子。

她显得十分惊讶，这正是孩子们所希望的样子。

“我在哪儿？”她问。

当然，又是斯莱特利抢先答话。”温迪小姐，他急忙说：“我们为你建造了这间小屋。”

“啊，说一声喜欢吧。”尼布斯说。

“多么亲切、多么可爱的小屋。”温迪说，这正是孩子们希望她说的话。

“我们都是你的孩子。”那对双胞胎叫道。

于是，他们俩一起跪下，伸出双手，高叫：“啊，温迪小姐，做我们的母亲吧。”

“我能行吗？”温迪满面红晕地说，“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你们知道我还是一个小女孩，我没有实际经验。”

“那没关系。”彼得说，好像这时候只有他一个人才弄得懂这些事似的，事实上他懂得的最少。”我们需要的仅是一位像母亲那样亲切的人。”

“啊，亲爱的！”温迪说：“你们觉得我正是那样的一个人吗？”

“是的，是的，”他们一齐叫道，“我们早就看出来啦！”

“好吧，”她说，“我一定尽力去做。赶快进来吧，你们这些顽皮的孩子。我知道你们的脚肯定全都弄湿了。在我照料你们睡觉之前，还来得及讲完灰姑娘的故事。”

孩子们走进小屋，我不知道那小屋是如何容纳下那样多人的，但是在永无岛你们可以挤得很紧很紧。他们和温迪在一起度过了许多快乐的夜晚，这是第一夜。后来温迪将孩子们一个一个地放在树下家里的大床上，这一晚她独自睡在小屋里，彼得手持出鞘的大刀守卫在外边，因为隐隐约约能听到远处的海

盗们在畅饮作乐，狼群也正在巡游觅食。在黑暗中小屋看起来非常舒适、十分安全，窗帘缝里漏出一线线亮光，烟囱里冒着美妙的轻烟，彼得守卫在那里。一会儿，彼得睡着了，一些宴毕归家的轻浮仙女，不得不从他身上爬过去。若是别的孩子们在里面阻碍她们的路，她们便会恶毒地去伤害他们，但是对于彼得，她们只是捏一捏他的鼻子就走过去了。

## 第七章 地下的家

第二天，彼得首先要做的一件大事就是测量温迪、约翰和迈克尔的身材，为他们寻找适合的空心树。你或许还记得，胡克曾讥笑过孩子们每人要一棵大树，其实这正是他的糊涂，如果那棵树和你的身体正好适合，上下就极为困难，没有两个孩子的身材大小是相同的。树洞如果合适，你在上面只要吸足一口气，便会不快不慢地滑下去；你假如想回到地面上来，只消一呼一吸，自然就会蠕动着爬上来。当然，你熟练掌握这些动作之后，就可以毫不思索地上下自如，实在太奇妙了。

因为身体必须和树洞要大小合适，所以彼得量身材时就像是量体裁衣一样特别仔细。惟一不同之处，做衣服是按人的身材长短来裁剪布料，而现在是按照身材的长短来选择适合的树洞。平常这是很容易办到的，只要你多穿几件或少穿几件衣服就可以了。要是你的身体有些部位太臃肿，或者是剩下来惟一的树又奇形怪状，彼得只得在你身上想办法。一旦适合以后，你要十分小心地保持这个合适的状态，后来温迪高兴地发现，正是这个原因，使全家人保持着良好的身体状态。

温迪与迈克尔第一次试就成功了，但是约翰还要稍微修改一下。

经过几天的练习，他们上下就十分自如了，好像是井里的吊桶一样。他们逐渐地喜欢上了这个地下的家，尤其是温迪！这个家与所有的家一样，有一间大厅，要是你想钓鱼，便可以在大厅的地面挖下去，地面上还长着很多五颜六色的大蘑菇，它们可以当做凳子用。有一棵“永无树”想要在厅中央长出来，

但是孩子们每天早晨都把树干锯掉，锯得和地面一样平。等到吃茶的时候，树干又长出二尺来高，他们便将一扇门平放在上面，正好成为一张大桌了。吃完茶后马上又把树干锯掉，于是屋里又有比较宽敞的地方来玩耍了。厅里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壁炉，几乎占满了小屋所有的部位，随你在哪个部位生火都可以。温迪便在这大火炉上横系一根用很多植物纤维搓成的绳，把洗了的衣服晾在上面。白天，床铺就靠墙斜立着，到6点半钟就放下来，床铺差不多占据了半间屋子。除了迈克尔以外，所有的孩子都睡在这张床上，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躺在那里。翻身必须遵守严格的规则，由一个人发号令，然后大家一齐翻身。其实迈克尔也可以睡在床上，但温迪想要一个婴孩，而他最小，因此他被放在一只蓝子里，挂了起来。

这个家确实简陋得很，如果小熊能像他们一样，也能建造一个和这差不多的地下之家。墙上有个小壁龛，还没有鸟笼那么大，那就是叮当铃的闺房。一幅小小的帘子可以把她与外面隔开，叮当铃十分拘谨，穿衣或是脱衣时，总是要拉上帘子。没有哪个女人，能拥有比这更精致的卧室了。她把床称为卧榻，那是一张真正仙后式的床，有三叶草型的床脚，床被按照季节的果树花更换。她的镜子是那种穿长筒靴的猫（“穿长筒靴的猫”出自《贝洛童话》，是一只帮助主人得到幸福的猫。）式的，像这儿天然的镜子，在仙人商贩那里仅存有三面。洗脸盆是馅饼壳式的，可以翻转过来；抽屉柜是真正的查理六世时的古董，地毯都是马杰里及罗宾早年极盛时期的精品，还有一盏来自蒂德利温克斯的枝形吊灯，装在那里作摆设。她住处的照明设备当然就是她自己的亮光了。叮当铃瞧不起家中其余的部分，这也是难免的，叮当铃的房间虽美，看起来却有点自高自大，就像是一只永远向上翘的鼻子。



这里的一切都使温迪着迷，那些胡闹的孩子们给她那么多事情做。已经有整整好几个星期她没有到地上来了，除了夜晚到上面来补袜子。就说做饭吧，她的鼻尖总是对着锅。他们的主要食品是：烤面包果，甜薯，椰子，烤乳猪，马米树果，塔帕卷与香蕉，以及葫芦里的普普汁。谁也说不准究竟是真的吃饭，还是假装吃饭，这一切都得凭彼得一时的兴致。彼得能吃，就真吃，这只是游戏的一部分，但他不是为了吃饱才去吃，可孩子们最喜欢吃饱肚子。其次他就是谈吃。对于彼得而言，假装就是真的，他假装吃时，你也可以看到他慢慢地胖起来。当然这是很难堪的。你必须按照他的样子去做，如果你能向他证明，你的树洞对于你太松了，他就会让你去饱餐一顿。

他们全都睡觉之后，是温迪缝缝补补的最好时间。据她说这个时候才能休息一会儿。她在这段时间里给他们做新衣服，在膝盖的地方要做成双层，因为在膝盖那儿磨损得很厉害。

她坐在一篮子袜子边，看见每双袜子后跟都有一个洞，她伸了伸胳膊，叹气地说：“啊，乖乖，老姑娘是多么值得羡慕啊。”

她这么叹息的时候，脸上便神采奕奕。

你们还记得温迪那只小爱狼吧。不久它就发现温迪来到这个岛上，就跑过来找她，他们彼此搂抱起来。此后它就时时跟着温迪。

时光一天天地过去了，温迪难道不想念远离她的父母吗？这是一个难题，因为我们没法说清楚，在“永无岛”上的日子是怎样度过的。岛上的日子只按太阳和月亮数量计算，而岛上的太阳和月亮比在大陆上多得多。温迪并不十分想念她的父母，她绝对的自信，他们一定会永远打开着窗子等待她飞回去，因此她心里十分坦然。她时常担心的是约翰有时已记不清他的父

母了，仅把父母当做他以前认识的人，但迈克尔却很情愿地相信温迪真是他的母亲。这些事使得温迪有点害怕，她不敢不尽她的职责。她尽可能地模仿她过去在学校里面考试的情形，给他们出一些考试题，在他们心中唤起对过去生活的回忆。别的孩子们认为这样很有趣，坚持要加入，于是自己带着石板，围着桌子坐下。温迪在另一块石板上写上题目，交给他们传看，他们看完题目以后，就用心思考，用心地写。题目是极其简单——“母亲的眼睛是什么颜色？父亲和母亲谁高？母亲的头发是浅黄的还是浅黑色？如有可能，三题都答。”“(A)写一篇不少于40字的论文，题目为：‘上一个假期我是怎样度过的’，或‘父母的性格特点比较’。以上两道题任答一题。”另外还有“(1)描写母亲的笑，(2)描写父亲的笑，(3)描写母亲的宴会礼服，(4)描写狗舍和舍内的狗。”

每天的题目大概就是这些，你回答不出的便划一个×。约翰的×最多，真让人害怕。当然，每个题目都写了答案的，只有斯莱特利一个，谁也别想与他争第一，但是他的答案却十分好笑，实际上他只考了个最后一名。真是太糟了。

彼得没有参加考试。一方面是因为除了温迪，所有的母亲他都看不起，另一方面他是岛上惟一不会读写的孩子，连最短的字都不会。他不屑于做这一种事。

顺便说一下，所有的考题都是用“过去时”的语法写的。母亲的眼睛曾经是什么颜色，等等。你们知道，温迪也有点儿忘了。

当然，我们下面将会看到，冒险的事天天都会有。这时候，在温迪的帮助下，彼得发明了一种新游戏，开始他玩得入了迷，很喜欢，后来又觉得没一点兴趣了，他对于游戏一贯都是这样。这个新游戏就是，假装不要去探险，只做约翰与迈克尔一向所

做的事，坐在小凳子上，向空中抛皮球，互相推推拉拉，出去走走，连一只灰熊都没杀死就回来了。瞧瞧，彼得坐在小凳上那副无所事事的样子，才真有意思呢。他总是露出庄严的神气，对于彼得来说，静静地坐在那里是一件很滑稽可笑的事。为了有益于身体健康，他出去散了一会儿步。这就是几天来彼得所做的最新奇的事儿了，约翰和迈克尔也必须装出喜欢的样子，否则他就会严厉地处置他们。

彼得时常独自出去，回来之后，你也搞不清楚他是否冒过险。他常常有可能都忘记了，所以只字不提。只是你刚一走出去，就会发现一具尸体。有时他谈了很多冒险的事，你又找不到那具尸体。他有时候回到家时，头上裹了绷带，温迪便跪过去安慰他，用温水给他洗净伤口，他便讲一段惊人的冒险故事。事实上温迪从来不会完全相信彼得所说的。虽然如此，她还是知道有许多冒险故事是真的，因为她自己也参与了，还有更多的冒险故事，至少有一部分也是真的，因为别的孩子参加了，确实全是真的。假如把这些故事详详细细地描写出来，会写成一本书像词典那么厚的大部头书，我们只能举一个例子，看看每小时是怎样度过的。难就难在选择哪一段时间来说。我们就讲在斯莱特利山谷与印第安人的那一场小小的战斗好吗？这是一件流血事件，特别有趣的是，它能显示出彼得的一种特点，那便是，在战斗中他会突然转入到敌方去。在那山谷里，胜负仍难以见分晓，他一时偏向这一方，一时又偏向那一方。他大声叫到：“现在我是印第安人，你是什么，哆哆？”哆哆回答说：“印第安人，你是什么，尼布斯？”接着尼布斯说：“印第安人，你是什么，双胞胎？”这样依次叫到，他们全都成了印第安人了。这样当然会结束战斗，但真正的印第安人也觉得彼得的办法很有趣，同意成为遗失的孩子们，于是双方再重新打起

战来，而且越打越勇猛。

或许更好的冒险故事是印第安人夜袭地下的家。当时有好几个印第安人被卡在树干里，不得不像软木塞一样的被拔出来。或者我们也可以讲讲彼得在美人鱼的礁湖是如何救虎莲公主的命，并和她结盟的故事。

或者我们也可以讲讲海盗们做的那只能毒死孩子们的蛋糕。海盗们想尽办法一次又一次地把蛋糕放在巧妙的地方，但是温迪总是从她的孩子们手里把蛋糕抢了过去，所以这块蛋糕渐渐地变干了，硬得像石头一样，可以用来当石弹子，在黑暗中胡克竟被这颗石弹了击倒了。

或者我们也可以讲讲那些和彼得友好的鸟儿。一只鸟在礁湖上的一棵树上筑巢，巢不知怎么落到了水里，可鸟还在上面孵蛋，彼得下令不要打扰它。这个故事很美，故事的结尾可以看出这只鸟是多么的感恩图报。不过假如我们要讲这个故事，便不能不讲礁湖上整个冒险的事情了，这样就得讲两个故事，另一个故事虽然较为短一些，但同样惊心动魄，那就是叮当铃在几个游仙的帮助下，想把睡着的温迪放在一片大树叶上，让她漂流到英国本土大陆去。幸好这片大树叶破了，温迪醒来了，她还以为自己是在洗澡，便游回来了。或者我们还可以讲一讲彼得抵抗众多狮子的故事。他在地上他用箭头围着自己划了一个圈儿，向狮子挑战，尽管他等了好几个小时，别的孩子和温迪都屏住呼吸躲在树上观看，最后却没有一只狮子敢接受他的挑战。

这些冒险故事我们究竟讲那一个呢？最好的办法就是掷钱币来决定。

我已掷定了，礁湖的故事胜利了。也许我们是希望山谷或

蛋糕或叮当铃的叶子得胜。当然，我还可以再掷一次、三次决定胜负。无论怎么说，最公平的也许还是就讲礁湖的故事。

## 第八章 小美人鱼的礁湖

假如你闭上眼睛，运气又好，你有时便会在黑暗中看见悬浮着一片没有固定形状的池水，十分可爱。然后，你把眼睛眯紧一点，池水的形状就渐渐地清晰可见了，颜色也变得益加鲜明，再眯紧一些，那池水就像着了火一样，红彤彤的一片。但在池水着火之前，你看到了礁湖。这美妙的一瞬间，便是你在大陆所能见到礁湖最逼近的景象，如果能有两瞬间，你也许还可以看见浪花，听到美人鱼歌唱。

孩子们常常在这礁湖上消磨那长长的夏日，大部分时间在游泳，或漂浮在水上，与美人鱼在水中嬉戏。你千万不要认为美人鱼能和他们友好相处，恰恰相反，温迪在岛上那么长的时间，从来没有听到任何美人鱼说过的一句客气话，她感到这永远是自己的一个遗憾。当温迪悄悄地走到礁湖边上，便会看见成群结队的美人鱼，特别是在流囚岩上。美人鱼们喜欢在那儿晒太阳，懒洋洋地梳理头发，美人鱼们的神态使温迪心神不安。她也许可以颠着脚尖走路，游到离她们只有一码远的地方，但是美人鱼一看见她便潜入水中，还故意地用尾巴拨水溅她。

她们对待男孩子们也是如此，彼得当然除外。他与她们在流囚岩上长谈，在她们不害羞的时候，他还骑在她们的尾巴上。他把她们的一把梳子送给了温迪。

看美人鱼最好的时间是月亮刚刚升起的时候，那时候她们会发出奇怪的哭声。普通人在这时候去礁湖边是十分危险的，在我们所说的那天夜里之前，温迪还从未在月光下见过礁湖，她不是因为怕，因为彼得一直陪着她，主要还是她严格地遵守

规定，一到晚上7点，所有的孩子都必须上床睡觉。雨过天晴时，她常常跑到礁湖上，众多的美人鱼跑出来玩水泡泡。她们将彩虹般的水做成五颜六色的水泡，把水泡当球玩儿，用尾巴欢快地拍来拍去，尽力不让球跑出彩虹，直玩到碎破为止。球门就在彩虹的两端，只有守门员才准许用手接球。有时候，几百个美人鱼同时在礁湖上玩水泡，这真是一幅美丽的图画。

但是孩子们刚想加入进去，美人鱼立即就跑走了，他们只好自家玩了。不过我们也有证据知道她们暗中窥视着这些不速之客，而且还不免要仿效他们，约翰采用了一种新的拍法，用头而不用手，美人鱼的守门员立刻就采用了。这是约翰在永无岛上留下的惟一的痕迹。

午饭以后，孩子们全都躺在岩石上休息半小时，这景象好看极了。温迪坚持要他们这样做，虽然吃的是假饭，午休却必须是真的。于是他们便躺在太阳光下，他们的身体被阳光照耀得油光闪亮，温迪坐在他们身旁，显得很得意。

就在这样的一天，他们全在流囚岩上。这岩石并不比他们的大床大多少，不过，他们知道，怎么才能不占用较大的地方，他们大都在打磕睡，至少是闭着眼睛躺着休息，他们认为温迪没有看见时，就相互推挤一下。她正忙着做针线活。

温迪缝衣时，礁湖上发生了变化。水面掠过一阵阵微微的颤抖，太阳一下就不见了，阴影笼罩着水面，水立即变冷了。温迪穿针都看不见了，抬头一看，向来满面笑容的礁湖变得恐怖可怕和不怀好意了。

她知道这并不是黑夜的来到，肯定是有了一种像夜一样黑暗的东西来到了。不，还要厉害些。它还没有来到，就先从海上送来一阵震颤，预告它的来临。它是什么呢？

温迪突然记起自己所说过的所有的关于流囚岩的故事。这

里之所以称为流囚岛，是因为那些凶恶的船长把水手遗弃在这块岩石上，让他们都淹死。海水涨潮时岩石被淹没了，水手们就溺水而死。

当然她应该马上把孩子们叫醒，因为不但难以预料的危险正朝他们袭来，而且睡在寒冷的岩石上也有碍于身体健康。可见温迪是一个年轻的母亲，根本不懂得这些，她只知道必须严格遵守规定，在午饭后休息半小时。所以，虽然她感到恐惧，盼望听到男人的声音，但是没有把孩子们喊醒。甚至当她听见了低沉的摇桨声，惊吓得心都跳到嘴里来了，她还没有喊醒他们。她站在他们身旁，让他们睡足规定的时间。难道温迪不勇敢吗？

幸好这些男孩子中有一个能在睡梦中，用鼻子嗅出危险。彼得一下子跳了起来，像狗一样立即就醒了，大声发出一声警告，把别的孩子们都喊了起来。

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一只手放在耳旁。

“海盗！”他喊道。别的孩子都紧紧靠近他。一种奇怪的微笑浮现在他脸上，温迪看了，不禁浑身颤栗。他面带这种微笑时，没有人敢和他说话，他们只能站着准备服从。彼得的命令下得又快又严厉。

“潜下水去！”

只见很多双大腿一闪，礁湖上立刻荒无人迹了。流囚岩孤单地屹立在汹涌的水中，好像它自己流放在那儿。

船渐渐地驶近了。那是海盗的小艇，上边有三个人，斯密与斯塔奇，第三个是个俘虏，原来并不是别人，是虎莲公主。她的手脚都被绑起来了，她知道自己的命运。她将被遗弃在岩石上等死，这种结果，在她们种族看起来比用火烧或用酷刑还可怕，因为她们种族的经典著作上明明写着，穿过水是不能达



到幸福的猎场的。但是她毫不恐慌，她是酋长的女儿，死也要死得像是个酋长女儿，这就足够了。

她嘴里叼着一把刀，登上海盗的船，海盗们捉住了她。这艘船一直没人看守，胡克夸口说，她的名声可在方圆一里内守护他的船只。现在虎莲公主的命运也能帮助他守护船只。又是一阵悲叹，在狂风的夜色中传得远远的。

在由他们自己带来的黑暗之中，两名海盗没看见岩石，直到他们撞上去。

“转舵，你这笨蛋，”一个带爱尔兰口音的叫道，那就是斯密，“这就是那块岸石。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印第安人扔到岩石上，让她在那里淹死。”

把这样一位美丽动人的小姐丢在岩石上，真是一件残酷的事，可是虎莲十分高傲，绝不作无益的抵抗。

离岩石很近、眼睛看不见的地方，有两个人的脑袋在水中时隐时现，那就是彼得和温迪。温迪正在痛哭，因为这是她第一次看见惨剧。彼得看看过许多惨剧，但他全都忘了。他没有像温迪那样，为虎莲公主感到伤心。他气愤的是，两个人加害一个人，因此他打算救她。最容易的方法就是等待，等到海盗们走了以后再去救她。

彼得没有不能做的事儿，于是他模仿胡克的声音。

“啊啾，你们笨蛋！”他喊道，模仿得真像。

“是船长！”海盗说，他们互相惊讶地、呆呆地望着。

“他肯定是向我们这里游过来了，”斯塔奇说，可一下又看不见他了。

“我们正在将印第安人放在岩石上。”斯密喊道。

“放了她吧。”传来一声惊讶的答声。

“放了？”

“是，割断她的绑绳，让她走吧。”

“可是，船长——”

“马上就放，听到没有。”彼得喊，“不然我会用铁钩子抓死你。”

“这真是怪事！”斯密气吁吁地说。

“还是遵照船长的命令去做吧。”斯塔奇战兢兢地说。

“是，是。”斯密说，他割断了虎莲的绑绳。她马上就像鳗鱼一样，从斯塔奇的两腿中间溜进水里。

温迪看到彼得如此机灵，当然高兴极了，她知道彼得自己也一定很高兴，很可能还会高兴得叫几声，暴露了自己，所以她立即伸手过去按住他的嘴。正要做时，却又停下来了，“小船，啊啱啱！”湖上传来了胡克的声音，这一次可不是彼得模仿的。

彼得正准备高兴得叫起来，可是他的脸上一皱，被一声惊讶的啱声代替了。

“啊啱啱，小船！”又叫了一声。

现在温迪明白了，真正的胡克也在水里。

胡克向小船游过去，水手们用灯笼引导他，所以他马上游到小船边。在灯笼光下，温迪看见他的铁钩抓住了船边。当他水淋淋地从水里冒出来时，她看到他的脸又黑又凶，吓得她想赶快游开，但彼得没退一步。他兴奋得不得了，并十分的自信。“我不是一个奇人吗？啊，我是一个奇人！”他小声地对她说。虽然她认为他确实是奇人，但是为了他的名誉，除了她再没有人听到他说。

彼得打着手势让温迪听。

两个海盗很想知道船长是为什么而来，可是胡克坐在那儿，用铁钩撑着头，显得十分忧郁的样子。

“船长，一切都好吗？”他们胆怯地问，可他只低沉地呻吟了一声。

“他叹了口气。”斯密说。

“他又叹了一声。”斯塔奇道。

“他又在第三次叹气。”斯密说。

“为什么事，船长？”

于是，他终于愤慨地说了。

“计划失败了，”他喊道！“那些孩子们已经找到了一个母亲。”

温迪虽然害怕，心里却充满着自豪感。

“啊，多么倒霉的日子！”斯塔奇喊了起来。

“什么叫作母亲？”天真无知的斯密问。

温迪极为惊讶，不禁失声地叫道：“他这都不知道！”她觉得假如要带养一个小海盗，她一定会带养斯密。

彼得把她拉到水下，因为胡克吃惊地叫道：“那是什么？”

“我没听到什么。”斯塔奇说，他举起灯笼向水上照去，海盗们看到了一个奇特的景象，那就是我已经告诉过你们的那只鸟巢，浮在湖面上，永无岛就伏在巢上。

“瞧，”胡克回答斯密说，“那就是一个母亲。这是多么好的一课！鸟巢肯定是坠落到了水里，而那母亲又怎么舍得放弃它的蛋呢？一定会舍不得。”

他的话忽然被打断了，好像他猛然回想起以前天真无邪的日子，那时候——但是他马上用铁钩子扫去了这个弱点。

斯密很受感动，凝视着那鸟，看看鸟巢漂了过去，可较为多疑的斯塔奇说了：“假如它就是一个母亲，它漂浮在这里也许是为了帮助彼得呢。”

胡克畏缩了一下。”对了，”他说，“我一直担心的就是这

个。”

斯密热切的声音让他从沮丧中振奋起来。

“船长，”斯密说，“我们不能把孩子们的母亲抓来做我们的母亲吗？”

“这计划太好了。”胡克说，他那大脑袋瓜里立刻就在想具体采用的手法。“我们把孩子们抓来，带到船上来，让孩子们走跳板，掉到水里淹死，温迪就能成为我们的母亲了。”

温迪又忘形了。

“这决不可能！”它喊着，蹦出了水面。

“这是什么？”

但什么也看不到。他们想一定是被风吹落的一片树叶响。

“伙计们，你们赞成吗？”胡克问。

“我举手赞成。”他们都说。

“我举钩，宣誓。”

他们都宣了誓。这时候他们已经到了岸石上，胡克忽然想起虎莲来。

“那印第安女人在哪儿。”他突然问道。

胡克有时喜欢开玩笑，他们以为这是他在开玩笑。

“一切正常，船长，”斯密得意地说，“我们已经把她放了。”

“放了她？”胡克大叫。

“是你自己下的命令。”水手长颤抖着说。

“你在水面上下命令，让我们将她放走。”斯塔奇说。

“气死我了，”胡克暴跳如雷地说，“谁玩的骗术？”他的脸气得发黑，但是他看出他们并没有说慌，不禁惊讶起来。

“伙计们，”他有点颤抖地说，“我没有发过这样的命令。”

“这就奇怪了。”斯密说，他们全都惊惶失措。胡克提高

了他的声音，但是他的声音在颤抖。

“今夜黑暗的湖上会出没鬼神，”他大叫，“听到我说的了吗？”

当然彼得应该保持沉默，但是他做不到。他立刻学着胡克的口音回答说：

“好怪，好怪，吵吵闹闹，我听见你说了。”

在这个关键时刻，胡克连脸都没有被吓白，但是斯密和斯塔奇却吓得抱成了一团。

“你是谁，陌生人？你说！”胡克问。

“我是詹姆斯·胡克，”那声音回答道，“快乐罗杰号船长。”

“你不是，你不是！”胡克狂吼道。

“该死的坏东西，”那声音又说，“你再说，我就朝你身上抛锚。”

胡克马上换了一副讨好的样子。“假如你是胡克，”他几乎是谦卑地说，“你告诉我，我是谁？”

“一条鲨鱼，”那声音回答说，“只是一条鲨鱼。”

“一条鲨鱼！”胡克茫然地重复了一句。他的自尊心早已粉碎了。他看到他的水手们离他而去。

“难道我们一直拥戴一条鲨鱼做船长吗？”他们低声地说“这真是降低了我们的身份。”

胡克的伙计成了反咬主人的狗，他虽然变成了这样悲惨的人物，他仍不大留意他们。他需要的不是他们对他的信心，而是他对自己的信心。他感到他的自我从他身上溜走了。“别抛弃我，伙计们。”他嘶哑着低声说。

在他那凶恶的天性里，却有一点点女性特点，所有的大海盗都是这样，有时候他们也会得到一些直觉。忽然他想玩一下

游戏。

“胡克，”他问，“你还有另外一种声音吗？”

彼得总是难以抵御游戏的诱惑，他用自己的声音愉快地说：“我有。”

“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吗？”

“是，是。”

“蔬菜？”胡克问。

“不是。”

“矿物？”

“不是。”

“动物？”

“是的。”

“男人？”

“不是！”彼得轻蔑地说出了这个回答。

“男孩？”

“是的。”

“普通的孩子？”

“不是！”

“奇异的男孩？”

让温迪苦恼的是，这一次的回答是“是。”

“你住在英国吗？”

“不是。”

“你住在这里吗？”

“是的。”

胡克完全被弄糊涂了。“你们问他几个问题。”他对旁边的人说，并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斯密想了一会儿。“我一点儿也想不出来。”他抱歉地说。

“猜不出啦，猜不出啦！”彼得叫起来，“你不再猜了吗？”当然他太骄傲了，这个游戏玩得过头了，这些海盗们看到机会来了。

“是的，是的。”他们急切地说。

“好，那么我说，”他叫道，“我是彼得·潘！”

彼得！

胡克立刻又现了原形，斯密和斯塔奇又成了他的忠诚部下。

“现在我们可以找到他了，”胡克叫道，“到水下去，斯密！斯塔奇，你看守好船。死活要把他抓起来！”

他一边说着一边就跳下水，此时彼得那愉快的声音也喊了出来。

“准备好了吗，孩子们？”

“好啦，好啦。”湖的四面八方都发出了响应声。

“那么，向海盗攻击吧。”

战斗短暂，激烈。第一个使敌人流血的是约翰，他勇敢地爬上船，抓住了斯塔奇。这是一场激烈的战斗，海盗手中的弯刀被打落了。他从船上掉到水里，约翰也跟着跳了下去。小船漂走了。

水里不时地冒出一个头来，刀光剑影以后，紧接着便是一声吼叫，或一阵呐喊。混战之中，有时他们也打了自家人。斯密的开瓶钻击中了哆哆的第四根肋骨，可是他也被小卷毛给刺伤了。在远离岩石的地方，斯塔奇紧紧追着斯莱特利和双胞胎不放。

这时候彼得在哪里？他正在寻找较大的对手。

其他的孩子都很勇敢，他们躲避开海盗船长，这是无可指责的。他的铁爪把周围的水面变成了死亡地带，孩子们像受惊的鱼一样逃离了那儿。

但是有一个人不怕他；有一个人准备走进这个地带。

奇怪的是，他们并没在水中相遇。胡克爬到岩石上来喘息，彼得同时也从对面爬上了岩石。岩石滑得像是一个球，他们只得匍匐着爬上来。他们彼此都不知道对方正在向上爬。突然间觉得彼此的胳膊碰到一起了，惊讶中，他们抬起头来，他们的脸几乎碰到了一起，他们就这样相遇了。

有些最伟大的英雄都承认，他们在交战之前，心里都不免畏惧。假如彼得那时也是这样，我也不否认。这个对手毕竟是海上库克惟一害怕的人。但彼得并不畏惧，这时候他只有一种愉快的感觉，喜欢地咬紧了他那漂亮的小牙。转眼之间，他从胡克的皮带上抢夺了一把刀子，正要狠狠地刺过去时，他忽然看到自己在岩石上站的位置比敌人高些。这将是不公平的战斗。他便伸手去将那海盗拉上来。

正在这时胡克乘机咬了他一口。

彼得慌了，不是由于痛，而是因为不公平。这事使他感到不知所措了。他只得呆呆地看着，吓傻了。每个孩子第一次遇到不公平的待遇时，都会这样。当他与你友好时，他一心想到的是，他有权利得到公平的待遇。你有一次待他不公平后，他还会爱你，但是从此这孩子就会变样。谁也不能忘记第一次受到的不公平，除了彼得之外。他常常遇到不公平，但他总是忘了。我想这就是他和别人的不同之处。

所以他现在又碰到不公平时，就像第一次遇到一样，他只呆呆地看着，不知所措。胡克的那只铁手已抓了他两次。

过了几分钟，孩子们看见胡克在水里拼命地向小船边游去，这时候，他那讨厌的脸上已经没有了得意的神色，只有惨白的恐怖，因为鳄鱼紧紧追在他的后边。如果在平时孩子们就会欢呼着与他并排游，但现在他们心里不安，因为他们失去了彼得



和温迪，他们在湖里寻找着，呼唤着他们的名字。他们找到了那只小船，爬了上去，一边划，一边向四处大喊：“彼得，温迪！”但是没人回答，只听得美人鱼的讥笑声。“他们一定是游回去了，或飞回去了。”孩子们断定。他们并不十分担心，他们十分信任彼得。他们都孩子似的咯咯地笑。因为他们今晚可以迟睡了，这都是母亲温迪做的不对！

他们的笑声远去之后，湖面上是一片寂静，随后就听到一声微弱的呼叫声。

“救命，救命！”

两个小小的人体正向岸石上冲撞去，女孩已经昏过去了，躺在男孩子的手臂上。彼得竭尽全力把她拉上岩石后，便在她身旁倒下了。他虽然也昏迷了，可是却清楚地看到湖水正在上涨。他知道他们很快就会淹死，但他再也无力做什么了。

他们两人互相紧挨着躺在岩石上，这时候一条美人鱼抓到了温迪的一只脚，轻轻地把她往水里拖。当彼得觉得温迪从他身旁往下溜时，他猛然惊醒了，这时候还来得及把温迪拉回来，但他不能不告诉她实情。

“我们现在是在岩石上，温迪，”他说，“但是这块岩石会越来越小了。湖水马上就会把这岩石淹没。”

直到现在温迪仍听不懂彼得说的话。

“我们得走了。”她聪明地说。

“是的。”他无精打采地回答说。

“我们是游泳还是飞，彼得？”

彼得只得告诉她。

“温迪，你以为不需要我的帮助，你就能游到或飞到那么远的岛上去吗？”

温迪必须承认她太累了。

他呻吟起来。

她立即为他担心，连忙问：“怎么啦？”

“温迪，我不能帮助你。胡克抓伤了我。我既不能飞，也不能游泳。”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两个人都会淹死吗？”

“快瞧瞧，水是如何涨的。”

他们用手捂着眼睛，不敢去看那水情。他们以为他们马上就要没命了。当他们这样坐着时，忽然不知道有什么东西轻轻地擦了彼得一下，轻得就像一个吻似的，并停留在那里，好像很害羞地说：“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吗？”

那是一个风筝的尾巴，它是迈克尔几天前刚做的。它自己挣脱了迈克尔的手，飞走了。

“迈克尔的风筝。”彼得毫无兴致地说，但接着又抓住了风筝的尾巴，把风筝拉到自己身旁。

“这风筝能把迈克尔从地上拉起来，”他说，“为什么不能把你带走呢？”

“我们两个！”

“它不能带两个，迈克尔和小卷毛已经试过。”

“我们抽签吧，”温迪勇敢地说。

“你是女士，决不能和你抽签。”他早已经把风筝尾巴系在她身上了。温迪抱着他，不肯一个人走。随着一声“温迪，再见吧，”彼得把她从岩石上推了出去。几分钟以后，她就飘得看不见了。彼得独自留在湖上。

岩石现在已很小很小了，它马上就会淹没。苍白的月光悄悄地从湖面上照射过来，不久便能听到世上最美和最令人伤感的声音：美人鱼的歌声。

彼得和别的孩子不同，但是他还是有点害怕。他浑身一阵

颤抖，好像海面上一阵波涛掠过，不过海面上的波涛一个接着一个，直至掀起无数个波涛，而彼得只感觉到一阵颤抖，之后他又直立在岩石上，脸上露出了微笑，心中的小鼓突突地敲着，好像是说：“死亡是一次令人恐惧的大冒险。”

## 第九章 永无鸟

礁湖上只剩下彼得，他听见的最后的声音，是美人鱼一个一个地回到海底寝室的吵闹声。他离得太远了，没法听到他们的关门声。美人鱼居住的珊瑚窟的每扇门上都有一個小铃铛，开门关门时总是叮叮当地响（就像英国所有最好的房子），他听到了这铃声。

水渐渐地往上涨，一点点儿地靠近了他的脚。在湖水还没淹没他之前，为了打发时间，他凝视着漂流在湖上惟一的一件东西。他想那肯定是一块漂流的纸片，也许是风筝上的一部分，他无聊地估算那东西多少时间才能漂浮到岸边。

他忽然发现这是件奇怪的东西，它一定是有什么目的到湖上来的，因为这东西正与波浪搏斗，有时还战胜了波浪。当它胜利时，总是同情弱者的彼得就忍不住地为它鼓掌。好勇敢的一张纸片。

其实那不是一张纸片，那是永无鸟，它站在巢上拼命地想救彼得。它不停地用翅膀划水，自从鸟巢落水以后，它就学会了这种方法，现在居然也能勉强行驶她那只奇异的小船了，不过彼得认出是它的时候，它已经很疲倦了。它来救他，把它的巢给他，尽管里面有蛋。我对这只鸟的行为感到很奇怪，虽然彼得一直对它很好，但有时也折磨它。我仅仅能这样想，这只鸟就像达林太太之类的人一样，看着他那满口乳牙，心就变软了。

那只鸟向彼得大声呼喊，为什么而来，彼得也大声地问，在那里做什么，当然，他们俩都听不懂对方的话。在神话故事

里，人们可以随意和鸟谈话，我真希望这就是一个神话故事，好让彼得和永无鸟随便地问答。但是事实是最重要的，他们不但相互言语不通，而且把礼貌都全忘了。

“我——要——你——到——这——巢——里——来，”鸟叫道，努力地叫得慢一些，清楚一些，“那么——你——就——可以——漂——上——岸——去，——但——我——太——累——了——不——能——更——接——近——你，——你——必——须——想——法——游——过——来。”

“你叽叽喳喳说了些什么？”彼得回答道，“你为什么不让鸟巢像平时一样漂浮呢？”

“我——要——你——”鸟又从头重复说了一遍。

随后彼得又慢又清楚地说：

“你——叽——叽——喳——喳——地——说——了——一——些——什——么？”

永无鸟烦躁起来了；它们的脾气是很躁的。

“你这个小傻瓜，”它大喊道，“你为什么不按照我的吩咐去做？”

彼得觉得它是在骂他，紧接着胡乱地反击说：

“你才是爱啰嗦的小傻瓜！”

然后，他们很奇怪地骂出了同样的话来。

“你闭上嘴！”

“你团上嘴！”

不过，这只鸟决心努力救他，通过最后一次最大的努力，它终于把巢划到了岩石边。然后它把蛋遗弃了，飞上了天。

彼得终于明白了，拽住巢，挥手向空中飞行的鸟致谢。永无鸟在空中飞翔，并不是为了接受彼得的谢意，也不是要看他爬上鸟巢，它是要看看彼得怎样处理它的蛋。

鸟巢里有两个大白蛋，彼得把它们拿了起来，心里想了想。那只鸟用翅膀遮住了它的脸，怕看见它的蛋遭遇厄运，可它还是忍不住从羽毛缝里偷看。

我忘记了我是否告诉过你们，岩石上有一块木板，是许久以前海盗们钉进去的，作为藏宝的记号。孩子们发现了这些闪闪发光的宝藏，他们淘气时，时常把大把大把的金币、钻石、珍珠等抛洒给海鸥。海鸥以为是食物，就猛扑过来，当它们发现这是玩弄它们的恶作剧时便很气愤，马上就飞走了。木板仍在那里，斯塔奇把他的帽子挂在上面了，那是一顶宽边的、不透水的、高高的油布帽。彼得就将蛋放在这顶帽子里，再把帽子放在水上。它漂亮地漂浮着。

永无鸟马上看到了彼得所做的一切，尖叫起来对他表示敬慕；彼得和着它也欢叫起来。于是他爬进巢去，用那块木板竖起当做桅竿，把他的衬衫挂起来当做帆。这时候永无鸟也落在帽上，又舒适地坐在它的蛋上，漂走了，转而漂向另一方。

彼得上岸以后，把巢放在一个鸟容易找到的地方。这巢四处漂浮，直到变成碎片，后来斯塔奇到湖岸上来，常常看见那鸟孵在他的帽子上，便痛恨至极。我们再也没有看见那只鸟，或许在这里值得提一下，所有的永无鸟现在都把鸟巢筑成这样子，有一道宽宽的边，小鸟们可以在上面散步。

彼得回到地下的家时，温迪也刚好被风筝东飘西飘地带回家，大家都十分高兴。每个孩子都有冒险故事可讲。不过最大的冒险就是他们已经迟睡了好几个小时。这件事使得他们非常得意，以致于他们做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如要求束捆绑带，好再多呆些时候才去睡觉。温迪虽然高兴地看见他们安安全全地回到家，但她惊讶地感到时间太晚了，她用那令人不得不服从的声音叫道：“快睡觉，快睡觉！”

第二天温迪又非常温柔了，她把绷带还给孩子们，孩子们就跛着脚，吊着胳膊，一直玩到睡觉。

## 第十章 快乐的家庭

这次湖上交锋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印第安人成为了他们的朋友。彼得把虎莲从可怕的死亡中救了出来，现在她和她的部下替彼得做事，都全力以赴，在所不惜。他们整夜坐在地面上，看守着地底下的家，防备着海盗们的大举进攻，显然海盗们的袭击即将来临。即使白天，他们也在到处巡游，吸着那太平无事的烟斗，那样子就像他们在等待好吃的东西似的。

印第安人称彼得为伟大的白人父亲，匍匐在他跟前。他极喜欢这样，然而这确实对他没有好处。

当他们趴倒在他脚下时，彼得使用一种极其傲慢的神气对他们说：“伟大的白人父亲，十分高兴见到你们这些小战士。保卫着他的家不受海盗侵犯。”

“我虎莲公主，”这可爱的人便回答道，“彼得·潘救了我，我是他最好的朋友。我决不会让海盗们来伤害他。”

虎莲实在太漂亮了，不应该在这方面，卑躬屈膝。彼得认为这是他应得的报答，于是屈尊地回答：“很好。彼得·潘已说过。”

每当他说“彼得·潘已经说过”，那意思就是叫印第安人闭上嘴，他们也就心领神会地从命。印第安人对别的孩子便没有这样恭敬，只把那些孩子看成普通的勇士，只向孩子们说“你好”之类的话。孩子们觉得烦恼的事儿，彼得则认为应该是的。

温迪私下有点同情他们，但是她是一个极忠诚的家庭主妇，不听任何抱怨父亲的话。“父亲不会错的。”她总是说，无论她个人的意见怎样。她觉得印第安人不应该称她作老婆。



我们已等到了那个晚上，因为那一夜的冒险及其结局特别重要，他们称作“夜中夜”。白天好像是在养精蓄锐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现在印第安人裹着毯子在上面站岗，孩子们在地下吃晚饭，只有彼得不在，他出去打听时间了。在这个岛上打听时间就得去找那条鳄鱼，一直站在它身旁等到敲钟。

这次晚饭是一餐假设的茶点，他们围着餐桌坐下，大吃大喝，喋喋不休的争吵声，按照温迪的说法真是震耳欲聋。温迪并不在乎吵闹，只不过她不喜欢他们抢东西吃，还借口说是哆哆推了他们的胳膊。在吃饭的时候，他们有一个规矩，不能还手打人，应该向温迪报告争端，要举起右手说“我控告某某人。”他们这样做的次数太多了。

“静一静！”温迪喊道，这时候她已告诉他们20次了，要他们不要同时讲话。”你的葫芦空了吗，亲爱的斯莱特利？”

“还没有完全空，妈咪。”斯莱特利瞧了瞧那想象的葫芦。

“他连牛奶都还没有喝呢。”尼布斯插嘴道。

这是告状，斯莱特利抓住这个的机会。

“我控告尼布斯。”他立刻说。

可是约翰先举起了手。

“怎么啦，约翰？”

“彼得不在这里时，我是否能坐他的椅子？”

“坐父亲的椅子，约翰！”温迪十分气愤地说，“当然不可以。”

“他并不是我们真正的父亲，”约翰回答道，“他甚至不知道怎样做父亲，还是让我来教他吧。”

这是抱怨。“我们控告约翰。”双胞胎说。

哆哆举起了手。他是孩子们里最谦虚的一个，因为他是惟一谦虚的孩子，所以温迪对他特别的温和。

“我想了想，”哆哆迟疑地说，“大概我不能作父亲。”

“不能，哆哆。”

哆哆是不开口说话的，他一开口，就傻里傻气地说个没完。

“我既然不能作父亲，”他沉重地说，“我想大概你也不会让我去当婴儿吧，迈克尔？”

“不，我一定不会。”迈克尔答说。他早已经呆在摇篮里了。

“我既然不是一个婴儿，”哆哆更加沉重地说，“你认为我能当一个双胞胎吗？”

“不能，确实不能，”双胞胎回答道，“当双胞胎太难了。”

“我既不能成为任何重要角色，”哆哆说，“你们有谁愿意看我变一套把戏吗？”

“不。”大家都回答道。

他只得闭住嘴。“我确实没有一点儿希望了。”他说。

讨厌的告状又来了。

“斯莱特利正在餐桌上咳嗽。”

“双胞胎先吃了曼密苹果。”

“小卷毛吞吃了塔帕蛋卷和甘薯。”

“尼布斯的嘴里塞满了还要说话。”

“我控告双胞胎。”

“我控告小卷毛。”

“我控告尼布斯。”

“啊亲爱的，啊亲爱的，”温迪喊道，“我有时候想，孩子们真太麻烦了。”

她吩咐孩子们清扫一下，之后坐在针线篮子边儿做起针线活来。篮子里堆满了长袜子，像往常一样，每只袜子的膝盖那里都有一个洞。

“温迪，”迈克尔抗议说，“我太大，不能睡摇篮了。”

“必须要有一个睡在摇篮里儿，”她几乎严厉地说，“你是最小的孩子。”摇篮是全家里最可爱、最有家庭气氛的东西。”

温迪补着长袜子，孩子们在她四周玩耍，这么一些活泼快乐的小脸蛋，手舞足蹈地挥动着小胳膊、小腿，被壁炉里浪漫的火光映照得闪闪发光。在地下的家里早已经常见这般景象，但我们现在却是最后一次看见了。

地上传来脚步声，你或许能断定是温迪第一个听出来的。

“孩子们，我听到你们的父亲的脚步声了。他喜欢你们去门口迎接他。”

地面上，印第安人鞠着躬迎接彼得。

“好好看守，勇敢的人。我已经说过的。”

于是，孩子们像以前那样，把他从树洞里拖了下去，这样的事以前常常发生，但是以后永远不会再有了。

他给孩子们带来了些坚果，给温迪带来了准确的时间。

“彼得，你将孩子们宠坏了，你知道吧。”温迪傻呵呵地笑着说。

“是啊，老太婆。”彼得边说边挂起了他的枪。

“是我告诉他的，妈妈都称作老太婆。”迈克尔悄悄地对小卷毛说。

“我控告迈克尔。”小卷毛立即说。

双胞胎中的老大来到彼得跟前说：“爸爸，我们想要跳舞。”

“快去跳吧，我的小宝贝。”彼得说，他的兴致极高。

“但我们想要你也一起跳。”

在他们当中彼得确实是最会跳舞的，但是他装做一副吃惊的样子。

“我！我这把老骨头会跳得格格的响！”

“妈咪也要跳。”

“什么，”温迪喊道，“有这么多孩子的妈妈还得跳舞！”

“可今天是星期六的晚上。”斯莱特利暗示说。

其实这时候并不是真正的星期六晚上，不过也说不定，因为他们早就把日子给忘了。每当他们要做点什么特别的事时，他们就说，现在是星期六晚上，之后他们就干了起来。

“当然现在是星期六晚上，彼得。”温迪说，她有点心软了。

“像我们这样的人，温迪！”

“可是这仅仅只在我们自己的孩子们之间。”

“不错，不错。”

孩子们被告知可以跳舞了，但首先都必须穿上睡衣。

坐在炉边烤火的彼得一边低头看着温迪在那儿补袜后跟，一边悄悄地说：“啊，老太婆。一天劳累之后，晚上你我和孩子们一起坐在火炉边休息，再也没有什么比这更愉快的事了。”

“真太甜蜜了，彼得，是不是？”温迪心满意足地说，“彼得，我看小卷毛的鼻子像你。”

“迈克尔像你。”

温迪走到他面前，将手放在他的肩上。

“亲爱的彼得，”她说，“这么一大家子孩子，当然我的青春已过，但是你并不想换掉我是吗？”

“不会，温迪。”

彼得当然不愿作什么变动，但是他十分不安地看着她，又眨了眨眼睛，那样子简直令人不知是醒着还是睡着了。

“彼得，什么事？”

“我正在想，”他有点儿恐慌地说，“我是他们的父亲，这

仅仅是假装，是不是？”

“是啊。”温迪郑重其事地说。

“你瞧，”他抱歉地继续说，“假如要成为他们真正的父亲，我会显得很老。”

“可是他们是我们的，彼得，我们俩的。”

“但这不是真的。温迪！”他焦急地说。

“若是你不愿是真的，那就不是真的。”她回答说，她清楚地听到他放心地叹了一口气。“彼得，”她尽可能沉着地问：

“你对我真实的感情是怎么样的？”

“就好像一个孝顺的儿子一样，温迪。”

“我想也是这样。”她说，便走到屋里最远的那一边独自坐下。

“你真怪，”他说，并直率地表现出大为不解，“虎莲也是这样。她是想要做我的什么人，又说做我的母亲。”

“确实不是。”温迪极其强调地回答说。现在我们知道她为什么对印第安人有偏见了。

“那要做我的什么人呢？”

“这可不应该由一位小姐说出来。”

“好吧，”彼得有点儿生气地说，“叮当铃也许会告诉我。”

“那当然，叮当铃会告诉你的。”温迪轻蔑地回了他一句，“她是一个放荡无耻的小人。”

这时候叮当铃正在她的寝室里偷听，她说出了一些无礼的话。

“她说她以放荡无耻为荣。”彼得翻译说。

他突然有一种想法。“也许叮当铃是想做我的妈妈吧。”

“你这个笨蛋！”叮当铃气愤地喊道。

她时常说这句话，所以温迪用不着翻译了。

“我差不多也同意。”温迪气愤地说。真想不到温迪也会气愤地说话。温迪已经被折磨得难受极了，她绝没想到这一晚会发生什么。如果她想到了，她绝不会生气。

他们中谁也不知道。或许不知道最好。他们的愚昧无知使他们能再享受一小时的快乐。这是他们在这岛上的最后一小时，让我们为他们而高兴吧。他们还足足有60分钟的欢乐。他们穿着睡衣载歌载舞。那是一首美妙得让人汗毛直竖的歌，歌声中他们假装害怕自己的影子，一点儿也不知道阴影马上就会笼罩着他们，使他们真正的恐惧。他们的舞跳得那么狂欢喧闹，床上床下互相打闹。其实这不是在跳舞，而是在打枕头战，打完之后，那些枕头坚持还要再打一会儿，好像知道永不会再见到伙伴一样。在温迪讲入睡的故事以前，他们讲了许多别的故事！那晚连斯莱特利也争着讲了一个故事，可那故事一开始就实在太乏味了，连他自己也觉得无聊，于是他忧伤地说：

“不错，这个开头太没意思了。我说，就让我们把它当做结尾吧。”

最后他们全都上床听温迪讲故事，这故事是他们最爱听的，彼得却最讨厌。平常她开始讲这个故事时，彼得不是离开这房间，便是用手捂住耳朵。这时他如果还是那样做，他们也许还可以留在岛上。但是今天晚上，他仍旧坐在他的小板凳上，我们将看新发生的一切。

## 第十一章 温迪的故事

“那么，听着。”温迪说，她预备开始讲故事了，这时候迈克尔坐在她的脚前，七个孩子坐在床上。“从前有一位先生……”

“我宁愿他是一位女士。”小卷毛道。

“我希望他是一只白老鼠。”尼布斯说。

“安静，”母亲警告他们，“也有一位女士，并且……”

“啊，妈咪，”双胞胎中那个老大喊道，“你是说也有一位女士，是不是？她没死是不是？”

“没有。”

“她没死，我太高兴了，”哆哆说道，“你高兴吗，约翰？”

“我当然高兴。”

“你高兴吗，尼布斯？”

“十分高兴。”

“你们高兴吗，双胞胎？”

“我们高兴。”

“啊，亲爱的。”温迪叹气地说。

“别在这里吵。”彼得大声叫道，他认为虽然温迪的故事在他看来是极其无聊，但是还是应该由她好好地讲才公道。

“那位先生的姓名，”温迪继续说，“是达林先生，女士的姓名是达林太太。”

“我认识他们。”约翰说，为了使其他孩子难过。

“我想我也认识他们。”迈克尔很怀疑地说。

“他们结了婚，你们已经知道吧，”温迪解释说，“你们

想想他们会有什么？”

“白老鼠！”尼布斯灵机一动地说。

“不是。”

“太难猜了。”哆哆说，他已经把这故事背熟了。

“安静，哆哆。他们有了三个后代。”

“什么叫作后代？”

“你就是后代，双胞胎。”

“你听到了没有，约翰？我就是个后代。”

“后代就是孩子们。”约翰道。

“呵，哎呀，呵，哎呀，”温迪叹着气说，“现在这三个孩子有一个忠实的保姆，名字叫娜娜。达林先生对它的行为很生气，把它锁在院子里，所以孩子们全都飞走了。”

“这故事太动听了。”尼布斯说。

“他们飞走了，”温迪继续说，“飞到了永无岛，遗失的孩子们也都在那儿。

“我正在想他们是在那儿，”小卷毛兴奋地插嘴说，“我不知道事情是怎样发生的，但我认为他们就在那里。”

“啊，温迪，”哆哆喊道，“那些遗失的孩子们当中是不是有一个就叫哆哆的？”

“是的，有一个。”

“我成了故事里的人物啦，哈哈，我成为故事中的人物啦，尼布斯。”

“别闹了。现在我想要你们好好想想，因为孩子们全都飞走了，那对不幸的父母心情怎样？”

“唉唉。”他们全都悲叹起来，虽然他们一点也不会替那对不幸的父母着想。

“想想那些空着的床铺！”



“唉唉！”

“太悲惨了。”双胞胎中的老大高兴地说。

“我想这个故事不会有什么好的结局。”双胞胎中的老二说，“你认为呢，尼布斯？”

“我十分担心。”

“如果你们知道母爱是多么的伟大，”温迪得意地对他们说，“你们就不再害怕了。”于是，她现在说到彼得最讨厌的那一部分。

“我最喜欢母亲的爱，”哆哆一边说，一边用枕头砸尼布斯，“你喜欢母亲的爱吧，尼布斯？”

“我也喜欢。”尼布斯一边说，一边将枕头砸回去。

“你们瞧。”温迪愉快地说，“我们故事中女主人公知道，那位母亲肯定是总开着窗子，好让她的孩子们飞回来。孩子们在外面呆了很多年，玩得十分快乐。”

“他们没回来过吗？”

“现在，”温迪尽她自己最大的努力说，“让我们猜一猜，后来发生了什么事？”于是孩子们都按照自己的想法，简单地猜猜后来的事。“过了许多年，有一位不知年龄的漂亮小姐在伦敦车站下车，她是谁呢？”

“啊，温迪，她是谁？”尼布斯喊道，浑身兴奋得就像他真不知道似的。

“可能是——是——不是——正是——美丽的温迪吗？”

“啊！”

“陪伴着她走的那两个仪表堂堂的男子汉又是谁呢？会是约翰和迈克尔吗？他们正是！”

“啊！”

“瞧，亲爱的弟弟，”温迪指着上面说，“那个窗子仍敞开

着。啊，我们对于母爱有极崇高的信仰，现在得到了回报。于是他们飞到他们的爹妈跟前，这幸福快乐的情景是难以用笔墨描述的，我们只好避而不谈。”

这段故事就讲完了，听故事的孩子们和讲故事的温迪都很高兴。你看，这故事讲得多么合情合理。我们就像世界上最没心肝的东西一样，一下就跳得不见了，孩子们也是这样，但是又很逗人爱，我们会自私地在外边玩儿个痛快，当我们需要人特别照顾时，便大方地回去，并确信我们不会受惩罚，而会受奖赏。

他们这样深深地信赖着母爱。他们觉得，在外边多游玩儿一些时候没有关系。

他们中有一个更懂事的孩子，温迪讲完以后，他便叹了一口气。

“怎样啦，彼得？”她一边喊着，一边跑过去，以为他生病了。她担心地抚摸着他的胸：“哪儿不舒服，彼得？”

“并不是那一种痛。”彼得忧伤地回答说。

“那么是哪一种？”

“温迪，你的有关母亲的观念是错误的。”

他们惊恐不安地围绕着他，他这出人意外的话是如此吓人，接着他便诚实地把一直藏在心中的话告诉了他们。

“很久以前，”他说，“我也和你们一样，以为我母亲总是会为我开着窗子，所以我在外边游玩了一个月又一个月，然后才飞回去，但是窗子早已锁上了，因为母亲早已忘记了我，另一个小男孩睡在我的床上。”

我不相信这是真的，但是彼得说这是真的，这一下把孩子们都惊呆了。

“你相信母亲们会那样吗？”

“是的。”

母亲们真是这样。坏蛋！

最好还是小心点儿，什么时候放弃自己的信念，只有小孩知道得最快。“温迪，我们回家罢。”约翰和迈克尔齐声喊道。

“好吧。”她说，搂着他们。

“不是今晚吧？”那些遗失的孩子们迷惑不解地问。在他们所谓的心里，他们知道没有母亲也能生活得很好，只有母亲才以为孩子们没有母亲便不能生活。

“立即就走。”温迪坚决地回答说，因为一个可怕的念头出现在她的脑海里，“也许母亲这时已经在哀悼着他们。”

这种恐惧使得她忘记了彼得的心情，十分尖刻地对他说：“彼得，你做好了必要的准备吗？”

“遵命。”他冷淡地回答说，好像是温迪要他传递干果似的。

他们两人之间就连告别的话都没说，要是温迪不在乎告别，他也要让温迪瞧瞧，他彼得也不在乎这样做。

彼得当然还是很在乎的，他对那些成年人十分痛恨，他们总是破坏一切，所以当他一钻进他的树洞里便立刻上故意地短促地呼吸，差不多每秒钟呼吸五次。他这样做是因为永无岛有这样一种传说，那就是你呼吸一次，就会有一个成年人死去；所以彼得报复性地尽快地杀死他们。

他给印第安人作了一番必要的吩咐后，便回到了家。他不在家的那会儿，家里已发生了一件可耻的事。那些遗失的孩子们想到将失去温迪，就惊慌失措地威胁她。

“事情将比她来之前更糟。”他们高声说。

“我们不能让她走。”

“我们把她监禁起来。”

“对，把她锁起来。”

在危急的时候温迪灵机一动，忽然想起要向谁呼救。

“哆哆，”她喊道，“我向你申诉。”

这不奇怪吗？她向哆哆申诉，哆哆是最愚蠢的人。

可是哆哆的回答却妙极了。在那一瞬间他去掉了傻气，很威严地说起话来。

“我只是个哆哆，”他说，“没有人在乎我。但是谁敢第一个对温迪有不像英国绅士的举止，我便狠狠地让他流点血。”

他拔出了他的刀，这是他最威武的时候。其他的孩子不安地朝后退。这时彼得回来了。他们马上就明白彼得是不会支持他们的。他不会违背一个女孩子的意愿而把她强留在岛上。

“温迪，”他踱来踱去地说，“我已经要求印第安人带你走出树林，因为你飞得太疲劳了。”

“谢谢你，彼得。”

“然后，”他用那惯于发号施令的短促且又尖锐地声音说，“叮当铃将带你们过海。喊醒她吧，尼布斯。”

尼布斯敲了两次门才听见回答，实际上叮当铃一直坐在床上，偷听了多时。

“你是谁？你怎么敢？滚开！”她大声说。

“你该起床啦，叮当铃，”尼布斯说，“让你领温迪上路。”

叮当铃听说温迪要走当然十分高兴，但她下定决心，坚决不当温迪的带路人，于是她说了更加难听的话，后来她假装又睡着了。

“她说她不起来！”尼布斯大声叫道。对叮当铃的不服从命令，彼得大为吃惊，他严肃地向叮当铃的房间走去。

“叮当铃，”他叫道，“如果你不起床马上穿好衣服，我就会扯开门帘。我们全都会看见你穿着内衣的样子。”

听到这话，她马上跳到地板上。“谁说我没有起床？”她说。

这时孩子们都十分失望地凝视着温迪，她正在为约翰和迈克尔准备上路的行装。孩子们都闷闷不乐，不仅是因为他们将失去温迪，而且还因为他们觉得她将会得到什么好东西，可他们却无法一起去。像往常一样，新奇的事物正在召唤着他们。

温迪认为他们具有一种高尚的感情，不由得心又软了下来。

“亲爱的孩子们，”她说，“假如你们都愿意和我一起去，我可以肯定我的父母会收养你们。”

这个邀请原是特别讲给彼得听的，可是孩子们全都以为是讲给自己听的，立刻高兴得跳了起来。

“他们会不会感到我们人太多？”尼布斯在跳跃中问。

“啊，不会的，”温迪说，她很快就想出了办法，“只要在客厅里加上几张床就可以了，开始的几个星期，床可以收藏在屏风后面。”

“彼得，我们能去吗？”他们都恳求道。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只要他们去，彼得也肯定会去的，不过他们确实不在乎这些。孩子们总是这样，一旦迷上了新奇的事物，便会抛弃他们最亲爱的人。

“好吧。”彼得苦笑着说，他们立即跑去拿他们的行装。

“现在，彼得，”温迪说，“出发之前，我要给你们吃药。”她喜欢给他们吃药，并总是给他们吃得很多。当然，那只是清水，水是从一只葫芦瓶里倒出来的，她老是摇晃着葫芦瓶，数着倒出来的滴数，水真成了药。可是这次，她没有给彼得吃，因为她正准备给他吃时，忽然看见他脸上的神色，她的心就软了。

“快收拾你的行装，彼得。”她颤抖地说。

“不，”他装着冷静地回答说，“我不会和你同去，温迪。”

“你得和我一起去。”

“不。”

为了要表示自己对温迪的离去无动于衷，彼得在房里走来走去，快乐地吹着他那没心没肺的笛子。温迪只得追着他跑，虽然那样子不大体面。

“去找你的母亲吧。”她用好话劝他说。

现在假如彼得真有一个母亲，他也不再想念她了。没有母亲，他生活得也挺好。他早就看透了她们，只记得她们的坏处。

“不，不，”他果断地告诉温迪，“或许她会说我长大了，我只想永远是个小孩子，永远玩耍。”

“但是，彼得……”

“不。”

温迪不得不把这消息告诉给别的孩子。

“彼得不打算去。”

彼得不打算去啦！孩子们呆呆地看着他，他们每人肩上扛着一根木棍，棍上挑着一个包袱。他们第一个想法就是，如果彼得不打算去，他或许会改变主意，也不让他们去。

彼得很傲气，决不会这样做。“如果你们找到了你们的母亲，”他忧伤地说，“我希望你们会喜欢她们。”

这一句尖刻讥讽的话使得孩子们深感不安，他们中大半人都露出怀疑的神情，他们的脸色好像是说，难道要想回家的人是傻瓜吗？

“喂，”彼得喊道，“别大惊小怪，别哭鼻子了，再见吧，温迪，”他愉快地伸出了手，好像他们立刻就要走一样，而他还有一些重要的事要做。

她不得不握了握他的手，因为他并没有对她要一只顶针的

表示。

“你会记得那件法兰绒的衣服吗，彼得？”她依依不舍地看着他说。她总是特别关心他的法兰绒衣服。

“好。”

“你还要吃药！”

“好。”

一切似乎都很周到了，之后是一阵尴尬的沉默。但是彼得不是那种在人们面前哭哭啼啼的人。“你准备好了吗，叮当铃？”他叫道。

“好了，好了！”

“那么带路吧。”

叮当铃飞上了最近的一棵树，可是没一个人跟随她，因为这时海盗们正在猛烈地攻击印第安人。地上面一直是那么寂静，现在却充满着一片喊杀声及兵器碰撞声，地下面是死一般的寂静。个个嘴巴都张得大大的，呆呆地傻愣着。温迪跪了下来，她的两只手臂伸向了彼得。孩子们也都把手臂伸向彼得，好像是一阵风突然朝他那个方向刮过去似的，他们是默默地恳求彼得不要抛弃他们。彼得呢，他抓住他的剑，就是那把他以为杀死过巴比克的剑，他的眼睛里显示出对战争的渴望。

## 第十二章 孩子们被海盗抓走了

海盗这次攻击完全是一次突然袭击，这就足以证明鲁莽的胡克指挥不当，因为要出其不意地袭击印第安人，白人显得不够聪明。

所有粗鲁的人进行战斗时，会有一种不成文的法律，总是印第安人先发动进攻。他们十分狡猾，进攻大多在拂晓，因为他们知道这时候白人勇气最低落。白人也在那起伏不平的山坡的最高处，搭建起了一个简陋的小木棚，山脚下有一条小溪流淌着，因为离水太远人就会灭亡，他们就在那里等待着突袭。没经验的人紧握着手枪站在树枝上，老水手仍旧放心大胆地一直睡到拂晓。在那漫漫的黑夜里，印第安人的侦察兵蛇一样地蜿蜒前进，经过草丛时，一片草叶都没有碰。那一片小树林在他们身后合拢起来，就好像一只鼯鼠钻沙土一样寂静无声，一点声音都听不见，除了他们维妙维肖地学草原上的野狼发出的哀嚎。嚎叫声还与其他印第安战士呼应，他们中有的甚至比真狼叫得还好，这些草原狼并不擅长嚎叫。严冬就这样挨过去。长久的担惊受怕对于初次上阵的白人是极可怕的，但有经验的水手，听见了可怕的号声，便知道这不过暗示着黑夜是如何进展的。

这种情形胡克通常是一清二楚的，他要是忽略了，我们不能用无知来原谅他。

印第安人在这方面完全相信胡克的准则，他们这天晚上的行动，正好和胡克的行动相反。部落擅长做的事，他们都一一完成了。他们那种敏锐的感觉立刻使这些文明的人感到惊讶和



绝望，只要有一个海盗踩响了一根干树枝，他们立即知道海盗来到了岛上，刹那间那种草原狼的嚎叫声又开始了。从胡克这帮海盗登陆的海岸，一直到孩子们地下的家，这段路的每一步路面，都被印第安人的勇士们穿着柔皮鞋细细地侦察过。他们仅发现路当中有一个小小的小丘，山上有一条小溪，所以胡克别无选择，他只能暂住在这儿，一直等到天亮。印第安人十分狡猾地把一切安排妥当后，他们就裹着毯子，以他们男子汉杰出的镇静态度，已守在孩子们的家上面，等待着决一死战的严峻时刻。

虽然他们完全清醒，但仍在这里梦想着天亮时，他们会抓住胡克，并对他进行严刑拷打，不料他们这些自信的粗鲁人早已被奸诈的胡克发现了。据一位从这次屠杀中逃出来的印第安人侦察兵说，他好像从未在那个小山丘脚下停留过，虽然在昏暗的夜光下，他肯定看到了那座小山丘。他狡猾的心里自始至终没有想过等待印第安人来攻击。他甚至连等到天亮都来不及了，除立刻动手外，他再无别的策略了。这些被弄糊涂了的印第安侦察兵不知所措，他们一向精通各种战术，这次却没有防备胡克这一招，只能无可奈何地紧跟着他跑，当他们悲哀地发出草原狼的嚎叫时，不幸暴露了自己。

勇敢的虎莲身边带着 12 个最勇猛强悍的战士，他们突然看见狡诈的海盗们还向他们进攻。他们梦想的胜利一下子就从眼前消失了。要想酷刑拷打胡克恐怕办不到了。面对他们的幸福的猎场（此处幸福的猎场是指印第安人死后升天的地方）。这一点他们很清楚，他们必须表现出他们是印第安人的子孙。尽管他们还有时间很快组成一个密集仍很难攻破的方阵，但是印第安人的传统不允许他们这样做。他们明文规定，凡是高贵的印第安人在白人面前永远不能表示惊恐，因此，当海盗们猛

然出现时，他们不免有点儿害怕，但仍站在那里，巍然不动，连小小的肌肉都纹丝不动，似乎敌人们是被邀请来的一样。他们确实勇敢地坚守了这种传统习惯，拿起了自己的武器，到处是一片厮杀声，可是这时已太晚了。

这分明不是一场战争，而是一场大屠杀，再用不着我们的描述了。印第安人部落中很多优秀的战士就是这样被杀害的。他们也不是没有拼杀地白白死去，阿尔夫·梅森和瘦狼拼得一起倒下，再也无法侵扰西班牙海岸了，其他战死的还有：乔治·期库利，查理·托利，阿尔塞人福格蒂。托利倒在可怕的豹子的斧头之下，豹子和虎莲以及部落所剩的一小部分人，最后杀出了一条血路。逃跑了。

胡克这一次的策略有多少该指责，去让历史学家决定吧。如果胡克在小山丘上一直等到合适的时候再交战，那他与他部下也许就会都被屠杀了，要公正地评判他，就不可能不考虑这一点。或许他应该通知他的对手，他要制定新的策略。另一方面，如不能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那就会使他的策略不能奏效。所以这个问题就很难解决。不过他的智慧能够设想一个这么大胆的计划，他凶恶的天才能够执行这个计划，我们起码还是不得不佩服他。

在他胜利的时刻，他自己对自己又是如何评价的呢？他手下的人很想知道。他们一边喘着气，一边擦着刀，远离他那个铁钩手，用他们那双鼠眼斜视着这个特殊的人。他心中肯定洋洋得意，可他脸上一点也没显露出来。他和部下相差甚远，他永远是一个神秘孤独、不可思议的人。

这一夜的工作还没有结束，因为胡克出来并不是为了杀印第安人。他想要的是彼得、温迪和那帮孩子，但主要还是彼得。

彼得是这样小的一个男孩，这个小男孩会这样恨胡克。不

错，他已把胡克的一只胳膊扔给了鳄鱼，由于鳄鱼的固执，他的生命更加不安全。这也难以说明胡克的报复为什么这样残酷无情和凶恶狠毒。事实上，彼得身上有点什么东西使这位海盗船长气得发疯。不是他的勇敢，也不是他那可爱的容貌，也不是……用不着旁敲侧击了，因为我们很清楚地知道那是什么，不能不说出来，那就是彼得的傲气。

大伤脑筋的就是这一点儿，这也足以使他那铁钩子颤抖不已。在夜里，报复的念头像小虫一样骚扰他。彼得活着，胡克这个苦恼的人就感觉自己是一头关在笼中的狮子，一只飞进笼里来的麻雀。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钻到树洞下面去，或者说，如何让胡克的部下钻进树洞。他抬起那贪婪的双眼看着他们，寻找一个最瘦小的。他们不安地扭动着，因为他们知道，他就会毫无顾忌地用木棍把他们硬塞下去。

这时候，孩子们怎么样了？在刀枪铿锵声刚起时，我们看到他们变成了石头人一样，张着嘴，伸出双臂恳求彼得。现在我们再来看，他们的嘴已经闭了，胳膊也垂了下来。地面上厮杀声也像刚开始那样，一下子就停止了，好像是一阵狂风吹了过去，不过他们知道，他们的命运决定了。

“哪一方得胜了呢？”

海盗在树洞口认真地倾听，听见了每个孩子提出的问题，哎呀，他们也听见了彼得的回答。

“假如是印第安人获胜，”彼得说，“他们就会敲响战鼓，这一直是他们胜利的信号。”

现在斯密已经找到了那只战鼓，这时候他正坐在上面。

“你再也别想听见这战鼓声了。”他低声说，别人当然听不见，因为已下达了绝对安静的命令。令他惊讶的是胡克朝他做手势，

让他击鼓。斯密这才慢慢地领悟到这个命令的阴险毒辣。这个头脑简单的人或许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敬佩胡克。

斯密击了两遍鼓，随后停了下来，极其高兴地听着。

“咚咚的战鼓声，” 海盗听到彼得在喊，“印第安人胜利啦！”

不幸的孩子们欢呼相应，他们不停地对彼得重复说见。海盗们听了莫名其妙，他们所有的情绪都被那卑鄙的快乐淹没了，因为猎物将要从树洞里爬上来了。他们互相傻笑，磨拳擦掌。胡克迅速地打着手势下命令：每棵树由一个人把守，其余的人排成一行，隔两码站一个人。

### 第十三章 你相信有神仙吗？

这段令人恐怖的故事，越快说完越好。第一个从树洞里爬出来的是小卷毛。他刚一出来，就落到了切科的手里，接着切科把他丢给斯密，斯密又扔给了斯塔奇，斯塔奇又扔给比尔·朱克斯，朱克斯又扔给努德勒。就这样小卷毛被他们一个接一个地丢了过去，最后扔到了那个黑海盗脚下。所有的孩子们都被这样残忍地从树洞里拖了出来，有时有好几个孩子在空中被扔来扔去，就像是传递货物一样。

温迪最后出来，她享受到的待遇有一点不同。胡克用带有讽刺意味的礼节，朝她脱帽致意，并伸出胳膊搀着她，把她护送到孩子们被囚禁的地方。胡克办事的风度极为高贵，使温迪神魂颠倒，竟然没有叫喊出来。她还只不过是一个小女孩。

如果说胡克迷住了她，也许是搬弄是非。可我们仍要说，因为她的疏忽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如果她骄傲地拒绝他（我们当然喜欢这样描写她），她也会像别的孩子一样被他们在空中扔来扔去，那么胡克或许不会亲自到捆绑孩子们的地方去。假如他不亲自在场，他就不会发现斯莱特利的秘密。没有发现这个秘密，他就不会立即卑鄙地图谋彼得的性命。

为了防止孩子们飞走，他们都被捆绑起来了，捆得膝盖紧贴着耳朵。为了绑好他们，黑海盗将一根绳子割成了九段。一切都进行得好好的，当轮到捆斯莱特利时，却发现他像那些讨厌的包裹一样，捆了一道又一道，绳子全用完了，连打结的绳头都没留下。海盗们一气之下就踢他，就好像踢包裹一般（公平的说来，你应该踢绳子）。说来也奇怪，胡克命令他们停止

暴力行为。胡克的嘴唇卷起来了，显示出阴险恶毒的喜悦。他的部下捆绑这个不幸的孩子时，每次刚想使劲捆紧这一部分，另一部分就胀开了，他们累得大汗淋漓。可是头脑精明的胡克已看透了斯莱特利的把戏；他察看清楚的不是结果，而是原因。他那兴高采烈的样子表示出他已经发现了那秘密。斯莱特利脸色发白了，他知道胡克已经发现了他的秘密，这秘密就是，一个胀得这么大的孩子能从树洞出入自如，但一个普通人还需要用棍子捅，那是不可能的。可怜的斯莱特利，他现在是在所有的孩子们中最为不幸的，他替彼得担心，后悔他所做的事。有一次他热极了，拼命地喝水，结果将肚子胀得现在这样大，他没有缩小自己的身体去适应他的树洞，而是背着其他孩子们，削大了树洞来适应他自己的身体。

胡克的这些猜测足以使他确信彼得终于落在了他的手中，但他心灵深处只字未提，他只是用手势命令部下把俘虏押送上船，他要独自留下。

怎样押送呢？用绳子捆了以后，他们确实可以把俘虏像木桶一样滚下山坡，但是这条路大部分路段要经过一片沼泽。胡克的天才又一次战胜了困难。他指示那间小屋可以作为车辆。孩子们都被扔了进去，四个强壮的海盗把小屋抬起来放在肩上，其他的海盗跟在后边，唱着那可恨的海盗歌。这支奇怪的队伍出发了，穿过了树林。我不知道孩子们中有没有人哭喊，假如有，那歌声也淹没了哭声。当那小屋从林中消失时，烟囱里还冒出一缕细细的烟，虽然细，也好像是向胡克挑战。

胡克看到了，这对彼得很不利。如果说这个海盗原来心里还对他有一点点的恻隐之心，这时也就完全消失了。

黑夜很快降临了，只剩下胡克一个人时，他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踮着脚走到斯莱特利的那棵树边，想搞清楚他能不

能在那里爬进去。接着他站着沉思了半天，把他那不吉利的帽子放到草地上，一股温柔的微风飘来，清新地吹过他的头发。他的想法虽然恶毒，他的蓝眼睛却像长春花一样柔和。他仔细倾听地下的声音，可是地下和地上一样寂静。地底下的房子也像是一座无人居住的荒废的空房子。那个孩子睡着了吗，也许他手握着刀站在斯莱特利的树根下等着呢？

这是没法知道的，除非下去。胡克把外套轻轻地脱下放在地上，紧紧咬住嘴唇，咬得满嘴污血，他踏进了树洞里。他是勇敢的人，可是他不得不停下来一会儿，擦一擦额头上的汗，他的汗就像烛泪一样向下流。他悄悄地让自己进入那陌生的世界。

他平安地到了树洞的底下，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一个劲儿地喘气。等了一会儿，他的眼睛渐渐地习惯了昏暗的光线，树下屋里各种各样的东西慢慢地看得清楚了，可是他那双贪婪的眼睛只注视着一样东西，寻找了许久，终于找到了，就是那张大床。床上躺着熟睡的彼得。

彼得一点儿也不知道上面发生的悲剧，孩子们走后，他仍继续欢快地吹了一会儿笛子，这无疑是在绝望中故意做出一副不在乎的样子。之后，他决定不吃药，为了使温迪也感到悲伤。他躺在床上，被子也没盖，为的是使她更烦恼，因为温迪总是帮他们把被子盖好，担心他们半夜里会着凉。后来他几乎要哭出来了。可他忽然又想起，如果他笑起来，她没准会生气呢！于是他傲慢地狂笑起来，笑着笑着就睡着了。

彼得有时做梦，虽然不常做，可是梦起来比其他的孩子们更苦痛。尽管他在梦中痛哭，一连好几个钟头都不能摆脱这些恶梦。我猜想，这些梦也许与他那来历不明的身世有关。在这种时候，温迪总是把他从床上抱起来，让他坐在自己的双膝上，

用她自己发明的那些亲昵的方法去安慰他，等到他稍稍安静下来，又把他抱回床上去睡，为的是不让他知道她使他受到的那种侮辱。但是这一晚，他马上熟睡了，什么梦都没有做。一支胳膊垂放在床沿边上，一条腿拱了起来，嘴上还余留着一点点笑容，张开的小嘴露出来一颗颗珍珠般的小牙。

这样，胡克在彼得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发现了他。胡克静静地站立在树洞底下，隔着房间远远地看着他的敌人。难道没有一点儿同情心能打动他的黑心肠吗？这个人并不完全坏。他爱花和甜蜜的音乐，我们坦白地承认，这幅田园景象深深地感动了他。若是他善良的本性占了上风，他也许会勉强地退回到树洞外去，可是有一件事把他留住了。

彼得睡觉时那副傲慢的模样，留住了胡克。张开着嘴，垂在床边的胳膊，拱起的膝盖。这些姿势溶在一起，就好像是一个典型的趾高气扬的人，在胡克那双敏锐的眼里看来，再也没有比这更讨厌的了。这使他的心肠更硬了。假如那股怒气把他冲成数百块碎片，每一块碎片就会不顾一切的飞向那个熟睡着的孩子。

一盏灯昏暗地照射在床上，胡克站立在黑暗里，他刚刚偷偷地向前迈了一步，就发现了一个障碍物，那是斯莱特利树洞的门。门和洞口的大小并不完全适合，胡克一直从门上朝里看。通过手摸的感觉，他发现门很低，手够不着，为此他感到很气愤。在他气昏了的头脑里，彼得的姿态和面容似乎越发显得气人，他使劲地摇晃那扇门，并用自己的身体去冲撞。他的敌人最终能不能逃脱他的毒手呢？

那是什么？胡克眼中的红光一眼就看到了彼得的药瓶，它摆放在一个木架上，他伸手就可以拿到。他一下就推测到那是什么，立即知道这个睡着了的孩子已掌握在他的手中。



胡克唯恐被别人活捉，他总是随身带着一瓶可怕的毒药，那是用他所占有的各种致命的戒指配制的。他把戒指熬成一种连科学家都不了解的黄色液体，这或许是现在最毒的毒药。

这时胡克在彼得的杯里加进五滴毒药水。他的手直发抖，那是因为狂喜，而不是因为羞愧。当他这么做时，不去看那睡着的孩子，不是怕产生怜悯之心丧失了勇气，而是为避免药的洒落。之后他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向他的受害者瞧了瞧，转身艰难地小心地缓慢地爬上了树洞。他从树洞里钻出来时，真好像从魔窟中钻出的魔鬼一样。他放荡地歪戴着帽子，裹紧大衣，手抓着前边的一个衣角，似乎想把自己隐藏起来，不让黑夜发现，其实他自己就是最黑暗的那一部分，他奇怪地喃喃自语着，穿过树林溜走了。

彼得继续睡着。灯光闪了一下，熄灭了，屋子里很黑，但是他仍睡得很好。鳄鱼肚里的钟一定还没有过10点钟，彼得突然从床上坐了起来，也不知道是什么惊醒了他。是他轻轻的谨慎的敲门声。

轻轻的及谨慎的声音，在那寂静的深夜是不吉利的。彼得摸到了他的刀，紧紧握着它，问道：

“谁？”

半晌没人回答，之后又是敲门声。

“你是谁？”

还是没人回答。

彼得毛骨悚然，但是他喜欢这种刺激。他两大步就跨到了门前，这个门不像斯莱特利那扇门，它与树洞口很合适，所以他不能从门上望过去，敲门的人也不能看到他。

“你不开口，我就不开门。”彼得喊道。

来访的人终于开口了，那声音就像铃声一样的可爱。

“让我进来，彼得。”

是叮当铃，他立即打开门让她进来。她神情激动地飞了进去，脸色涨得红红的，衣服上沾满了泥。

“怎么回事？”

“啊，你永远也猜不到！”她喊，她让他猜三次。“快说出来！”彼得大声喊道。于是，叮当铃用一句不合语法的句子，长得像是魔术师从嘴里扯出的缎带那样，把温迪和孩子们被抓的事一一说出来。

彼得一边听，一边心突突地跳。温迪遭绑架，并且关押在海盗船上。充满爱心的她，却落得如此下场！

“我要去救她！”他喊道，跳起来去拿他的武器。刚一跳起来，他忽然想到能做一件令温迪高兴的事。他可以把药吃了。他便把手伸向那致命的药瓶。

“别喝！”叮当铃尖叫道，因为她听见胡克在经过树林时，自言自语地低声说着他自己所做的事。

“为什么别喝？”

“药里有毒。”

“有毒？谁能往里下毒？”

“胡克。”

“别傻了。胡克怎么能到这儿来？”

唉，这一点叮当铃也无法解释了，因为连她也不知道斯莱特利树的秘密。可是胡克的话是不可怀疑的。杯子里一定是下了毒药。

“况且，”彼得十分自信地说，“我压根儿就没有睡着。”

他举起了杯子。现在没时间再讲了，得赶快行动，叮当铃像闪电一样迅速飞到了彼得的嘴唇和杯子之间，把药一口气喝得精光。

“怎么，叮当铃，你为什么敢喝我的药？”

可她没有回答。她已经摇摇晃晃地在空中飞行了。

“你怎么啦？”彼得喊道，忽然他有点儿怕了起来。

“药里下了毒，彼得，”她轻声地告诉他，“现在我快要死了。”

“啊，叮当铃，你是为了救我才喝的吗？”

“是的。”

“可是这又是为什么呢，叮当铃？”

现在叮当铃的翅膀几乎托不起她了，可为了回答，她落到了彼得的肩上，在他的下巴上亲热地咬了一口，且在他的耳边轻轻地说：“你这个笨蛋！”然后蹒跚地回到她的卧室，躺在床上。

彼得悲痛地跪在叮当铃身边，他的头几乎把整个小屋子塞满了。她身上的光亮越来越暗，他知道只要光亮一灭，她就不存在了。她十分喜欢他的泪珠，她伸出漂亮的手指，让他的泪珠在手指上滚动。

她的声音很小，刚开始，彼得听不出她说了些什么，后来他才听出来。她说要是孩子们都相信有仙人，她还会再好起来。

彼得伸出了双臂，可是孩子们都不在那儿，这时正是深夜。不过他是向所有梦想着永无岛的孩子们说话，那些穿着睡衣的男孩及女孩们，还有光着身子，睡在挂在树上的竹篮里的印第安人的婴儿，他们离彼得其实比你们想象的还要近些。

“你们相信有仙人吗？”他大声喊道。

叮当铃激动得从床上坐了起来，听着她的命运。

她好像自己听到了肯定的回答，但是又不能完全相信。

“你认为怎么样？”她问彼得。

“假如你们相信，”他大声对孩子们喊道，“就拍拍手，别

让叮当铃死。”

许多孩子拍了手。

有些则没拍。

还有几个小野兽用嘘声表示反对。

掌声忽然停了下来，好像是无数的母亲奔到了育儿室里，看看她们的孩子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不过叮当铃已经得救了。首先是她的声音渐渐地宏亮起来，后来她突然飞离了床，在房间里飞来飞去，比平常更为欢乐，更为起劲。她决没有想到去向那些相信仙人的人道谢，惟一想到的是去对付那些发出嘘声的小东西。

“现在将要去救温迪了！”

月亮正在云彩中行走，全副武装、衣着单薄的彼得从树洞里爬了出来，踏上了冒险的征途。他并不喜欢选择这样一个夜晚去冒险。他原本想在离地面很近的地方飞行，异常的事件就不会逃过他的眼睛，可是在那忽明忽暗的月光下低飞，他的影子会映照在树林中，因此而惊动鸟，让警惕的敌人发现他已经来了。

现在他后悔他给岛上的鸟起了这样奇怪的名字，所以它们十分野，难以接近。

现在没有别的路可走，只好学着印第安人的样子向前爬行，幸亏他还擅长这一招，可是向哪个方向前进呢？因为他不能确定孩子们是不是被带上了船。一场小雪早已掩盖了所有的脚印，一片死一般的寂静笼罩着全岛，好像大自然在刚才的屠杀中被吓呆了一样。他已传授给孩子们一些森林知识，这些都是彼得从虎莲和叮当铃那里学来的。他知道遇到危急时刻，他们是不会忘记的。例如，如果有机会，斯莱特利一定会在树上刻上记号，小卷毛会撒下一些树种。温迪会在一些重要的地方丢下她

的手帕。可是要等到早上才能寻找这些标记，然而他又不能等待。地面上的世界召唤着他，可又不提供一点帮助。

鳄鱼从他身边爬过去，此外再没有其他活物了，没有一点儿声音，没有一点动静。但他清楚地知道死亡也许就在下一棵树那里，或许会从后面大步地赶来。

他立下这个可怕的誓言：“这次我和胡克肯定要拼个你死我活。”

现在他像蛇一样地向前爬，时而又站起来，奔跑过一片月光照耀的空地，一个手指按在嘴唇上，一手握着刀做好准备。他十分高兴。

## 第十四章 海盗的船

一盏绿灯斜视着海盗河口附近的基德山涧，表明那艘方帆双桅船——快乐罗杰号就停泊在那儿。这艘船看起来杀气腾腾，处处都显得十分凶恶。这个海上的吃人者，几乎不需要那盏警觉的眼睛，凭着那恐怖的恶名，也可以畅通无阻地横行于海上。

一片夜色笼罩着这艘船，岸上一点也听不到船上的声音。船上只有一点点声音。除了斯密坐在那儿踏船上那部缝纫机的“哒哒”的声外，再无什么悦耳的声音了。可怜的斯密永远是勤劳和乐于助人的，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那样的可怜，或许正是因为他并不觉得自己可怜的缘故吧，连那些铁石心肠的汉子也不忍多看他一眼。在夏天的夜晚，他时常把胡克感动得眼泪盈眶，潸然而下。

有几个海盗靠着船舷呆呆地看看弥漫的夜雾，其余的海盗都懒散地趴在木桶旁边掷骰子和斗纸牌，还有抬小屋子的那四个海盗，他们精疲力尽地伏在甲板上。即使在睡梦中，他们也灵巧地滚来滚去。躲开胡克，免得他在经过时，漫不经心地抓伤了他们。

胡克在甲板上走来走去，沉思着。他是一个神秘莫测的人。

现在是他大获全胜的时候。彼得已被铲除了，再也无法挡他的道了，其余的孩子们也都被抓到了船上，等待着走跳板。自从他打败巴贝丘之后，这次是他最残忍的战绩了。人是多么的虚荣，我们现在对胜利冲昏了头脑的胡克飘飘然地在甲板上走来走去还感到惊讶吗？

但是他的步伐一点也没有显得轻松愉快，和他那忧郁的心

情保持着一致。胡克的情绪十分低落。

每当夜深人静，胡克在船上沉思时，他的情绪总是这样低落。这是因为他感到太寂寞了。这个琢磨不透的人越是被部下围着，就越感到孤独。他们的社会地位比他要低得多了。

胡克并不是他的真实姓名。如透露他的真实姓名，现在仍会使全国上下都大吃一惊。但是那些潜心读书的人一定早已猜到了，他曾经上过著名的公学，学校的传统像衣服一样仍一直紧紧地跟着他，确实作风和衣服的关系最为密切。因此现在在他上船时，如果仍穿着俘获这艘船时穿的一件衣服，便感到极为厌恶。他现在走起路来，仍旧始终保持着学校时那种高尚的、懒洋洋的神态。然而，最重要的是他保持着良好的风度。

良好的风度！无论他怎样堕落，他仍旧知道这是真正最重要的。

从他的心灵深处，他听见了嘎吱嘎吱的声音，好像是打开了一扇生锈的门，穿过门发出了一声森严的“嗒嗒”声，就像人们夜晚睡不着时听见的敲钟声。“今天你还一直保持着良好的风度吗？”这是他们永远无法解答的问题。

“名誉，名誉，那个闪闪发光的小玩意，已经属于我了！”他高声喊道。

“什么事都想做得很突出，这也能够算良好的风度吗？”来自学校的那个“嗒嗒”声回答说。

“巴贝丘只怕我一个人，而弗林特呢，他还怕巴布克。”

“巴贝丘，弗林特——出身什么家庭？”那声音尖锐地反驳道。

最令人不安的反省是一心要保持良好的风度，难道不是一种不良的风度吗？

这问题让他的身心备受折磨。他心里的这个爪子比他那铁

爪子更为锋利。当那只爪子撕裂着他的身心时，汗珠从他那苍白的脸上流下来，落到他的衣服上。他常常用衣袖去擦脸，但仍阻止不了那些汗珠。

唉，别羡慕胡克。

胡克忽然预感自己将要早死，似乎彼得那句可怕的咒语已登上了船。胡克觉得有一个悲惨的愿望，想说几句临终遗言，不然立即就来不及说了。

“胡克啊，”他喊道，“如果他的野心小一点那就好了！”只有在这最悲痛的时刻，他才用第三人称来称呼自己。

“没有一个小孩爱我！”

奇怪的是，他居然会想到这一点，从前他决不会想到这点。也许是那部缝纫机使他想起的。他喃喃地自语了很久，目不转睛地看着斯密正在安静地缝衣边，确信所有的孩子都怕他。

怕他！怕斯密！那一夜这艘船上的孩子们已经没有一个不爱他的。斯密对他们说了很多恐怖的事，还用他的手掌去打他们，因为他不能用拳头去打，可是越这样，孩子们就越纠缠他不放，迈克尔还要过来抢他的眼镜戴。

告诉可怜的斯密吧，孩子们觉得他很可爱！胡克很想这样告诉他，可这似乎又太残忍了。所以他就把这个秘密埋藏在心里。为什么他们觉得斯密可爱呢？他就像猎犬似的紧紧追问着这个问题。如果斯密可爱，那什么使他可爱呢？一个可怕的回答忽然冒了出来：“良好的风度！”

这个水手长是不是有良好的风度，而他自己并不自觉，这不就是种最好的风度吗？

他回忆起来了，你必须证明你不知道自己有良好的风度，然后才有资格做波普俱乐部的会员。

胡克狂怒地吼了一声，把他的铁爪举到斯密的头上，可是



并没有伤害他，这个念头阻止了胡克的手。

“因为他有良好的风度，就去伤害他，那算什么呢？”

“恶劣的风度！”

不幸的胡克浑身发软，很沮丧，就像一枝被折断的花垂下了头。

他的手下认为这回他不会管他们了，立刻放松了纪律，疯狂地跳起舞来，这立刻使胡克振作起来，好像一桶冷水浇到头上，把所有的软弱一扫而光。

“静一静，你们这些混蛋，”他叫道，“不然我将用铁钩来钩你们。”吵闹声一下就没有了。“孩子们都被锁起来了吗？他们不能飞走吗？”

“是，是。”

“把他们拉上来。”

除了温迪之外，这群可怜的俘虏都从船舱里被拉了出来，排列成一行，站在胡克面前。胡克似乎未发觉他们站在那里，他舒适地、懒洋洋地坐在那里，极不和谐地哼着几句粗野的歌，手里玩弄着一打纸牌，嘴中雪茄的火光，一闪一闪地映照出他可怕的脸色。

“好吧，小东西，”他干脆地说，“你们中有六个人今晚要走跳板，但是我要留两个做船舱服务员。你们中留哪两个呢？”

“没必要去惹怒他。”温迪曾在船舱里叮嘱过，所以哆哆就很有礼貌地朝前跨了一步。他讨厌在这个人手下当差，可是一种本能告诉他，把这个责任推到一个不在场的人身上是精明的。虽然他是一个傻孩子，他知道只有母亲们才总是愿意代人受过。所有的孩子们都知道母亲们的这一点，因此看不起她们，可是又常常利用这一点。

于是，哆哆谨慎地解释说：“你看，先生，我想我母亲一

定不会让我做海盗。你母亲会让你做海盗吗，斯莱特利？”

他对斯莱特利使了一下眼色，斯莱特利就痛苦地说：“我想一定不会让吧”，好像他希望事情是另一回事似的。“你母亲会让你做海盗吗，双胞胎？”

“我想是不会允许的，”双胞胎中的老大像其他孩子一样，聪明地说，“尼布斯，你想你……”

“少说废话。”胡克大声吼道，说话的孩子被拖了回去。

“你，孩子，”他指着约翰说，“你的样子看起来好像还有一点勇敢。你从来没想过要做海盗吗，我的小宝宝？”

约翰有时做算术习题时就时常遇到这样的难题，这次胡克挑选他来问，吓了他一大跳。

“我曾经想把自己称为红手杰克。”他胆怯地说。

“真是个好名字。假如你愿意入伙，那我们就这样叫你。”

“你认为怎么样，迈克尔？”约翰问。

“我老是入伙，你们叫我什么呢？”迈克尔问。

“黑胡子乔。”

迈克尔自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认为怎么样，约翰？”他想要约翰来决定，然而约翰又想要他来决定。

“我们仍能当国王尊重的臣民吗？”约翰问。

从胡克的牙缝里挤出这样的回答：“你还得要宣誓，‘打倒皇帝！’”

也许约翰的表现一直不太好，可现在大放光彩。

“那么，我拒绝！”他叫道，敲打着胡克前面的木桶。

“我也拒绝。”迈克尔喊道。

“英王万岁！”小卷毛叫道。

愤怒的海盗们用手打他们的嘴巴，胡克大叫道：“这就决定了你们的命运。把他们的母亲带上来。准备好跳板。”

他们不过还是些孩子，当看见朱克斯和切科预备好了那块要命的跳板，他们脸都吓白了，可是当温迪被带上来时，他们又努力做出一副勇敢的样子。

我无法用语言来告诉你温迪是如何痛恨海盗的。

在孩子们看来海盗的生活至少还有那么一点儿有趣的地方，而温迪看到的是这艘船许多年来一直未打扫过。每个舷窗的玻璃都积满了灰尘，可以用手指在上边写上“脏猪”的字样。她早已在几个舷窗上写上了。可是，当孩子们都围绕在她身旁时，她当然一心只替他们着想。

“我的美人儿，”胡克说，就像嘴上沾满了蜜糖似的，“你就会见到你的孩子们走跳板了。”

虽然他是个体面的绅士，可是他说起话来眉飞色舞，唾沫弄脏了他的皱领。他突然发现温迪正盯着他的衣领。急忙想去遮挡一下，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他们会死吗？”温迪问，她那极为轻蔑的神情，几乎把胡克气晕了。

“是的。”他粗暴地说。“都别再说啦！”他又幸灾乐祸地喊道，“听听一个母亲和她的孩子们的诀别吧。”

这时候温迪庄严极了。“亲爱的孩子们，这就是我对你们说的最后几句话，”她坚决地说，“我觉得，我要把你们真正的母亲的一句话传达给你们，那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儿子要死得像英国绅士那样。’”

海盗们听了也大为敬畏，哆哆狂喊道：“我将会遵照我的母亲的希望去做。你怎么办呢，尼布斯？”

“我也将遵照我母亲的希望去做。你怎么办呢，双胞胎？”

“我也将遵照我母亲的希望去做。约翰，你……”

但是，胡克又怒吼起来。

“把她捆起来！”他喊道。

斯密把她捆在桅杆上。“喂，宝贝儿，”他悄悄地说，“你假如答应做我的母亲，我就救你。”

就是对于斯密，她也不肯答应。“我宁愿一个孩子都不要。”她轻蔑地说。

说起来也很凄惨，当斯密把她绑在桅杆上的时候，孩子们都没有看着她，他们都把目光集中在跳板上。他们将要去走那最后的几步。他们不再敢希望他们可以勇敢地去走，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这种想象能力，只能呆呆地看着和发抖。

胡克咬牙切齿地向他们微笑，并朝温迪靠近了一步。他想要把她的脸扳转过来，让她看着孩子们一个一个地走跳板。可是他永远也没够着她，永远也没听见他所希望她发出来的痛叫声。他听到了另一种声音。

那是鳄鱼发出的可怕的“嘀嗒、嘀嗒”的响声。

所有的人都听到了这声音——海盗们、孩子们、温迪；他们的头都立即朝一个方向望去——并不是朝那水声的地方望去，而是朝胡克望去。大家都知道这事仅仅和胡克有关，那些本来是演戏的人一下子忽然变成了看戏的。

看着胡克态度的变化，真是太可怕了。好像浑身上下每个关节都被紧紧地钳住了，吓得缩成一小团。

那声音越来越近，声音没到以前，一个可怕的想法先到了：“鳄鱼就要爬上船来了！”

甚至铁钩也悬在那儿一动不动，好像它知道自己并不是敌人想要攻击的目标。在这样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如果换了别人，那就只好闭着眼睛，躺倒在地上等死了，可是胡克那硬大的头脑仍在不断地想办法，在头脑的指挥下，他双膝跪着沿着甲板爬，尽可能地爬到听不见那声音的地方去。海盗们恭恭敬敬地

给他让出了一条路，他爬到船舷时才开口说话。

“把我藏起来！”他嘶哑地叫道。

他们紧紧地把他围起来，他们所有的眼睛都躲避不看那将要爬上船来的东西。他们不想去同它战斗。这就是命中注定的事。

胡克刚一躲藏起来，好奇心使这些顽皮的孩子得到了放松，他们跑到船边去看正在朝上爬的鳄鱼。然而，他们感到这是所有夜晚中最惊人的夜晚，因为来救他们的不是鳄鱼，而是彼得。

彼得对他们做手势，让他们不要高兴得喊出声来，以免引起怀疑。彼得仍不停地发出“嘀嗒、嘀嗒”的响声。

## 第十五章 “这次我要和胡克拼个你死我活”

在我们的一生中，时常会有一些奇怪的事发生，而我们有时却没觉察到。例如，我们突然发现我们有一只耳朵聋了，却不知道聋了多久，只好讲半个小时吧。那天晚上彼得也有这样一段经历。前面我们说过，他一个手指放在嘴唇上，一只手握着刀准备着，悄悄地爬过这个岛。他看到鳄鱼从他的身边爬过，但并没有见到有什么异常的地方，后来他才慢慢地、一点点地想起鳄鱼肚子不再有嘀嗒嘀嗒的响了。刚开始他还觉得有点儿奇怪，不久他就断定是钟的发条已经走完了。

鳄鱼忽然失去了它最亲密的伴侣，心中十分难受，而彼得根本不替它想一想，只是一心想要如何利用这个变更；他决定自己来发出嘀嗒嘀嗒的声音，使得野兽们都以为他是鳄鱼，好让他不受骚扰地爬过去。他能绝妙地发出嘀嗒嘀嗒的响声，却不料产生了一种意想不到的结果。鳄鱼也听到了这个声音，于是，它也跟着他来了，它是想寻找所丢失的东西，还是只以为是一个朋友又在嘀嗒嘀嗒地作响，这确实无法弄清楚，因为这只鳄鱼是个很愚蠢的动物，它会像奴才一样坚持头脑中固定的看法。

彼得安全地到了海岸，并继续向前走，他的双腿在水中划动时，似乎一点也没感到他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地方。很多动物从陆地到水都是这样，可是我见到的人中还没有一个像他这样。他游泳时一心只想着：“这次和胡克一定要拼个你死我活！”他那嘀嗒嘀嗒的声音响了很久，以致于他不自觉地响个不停。如果他发觉仍在响，早就会制止住它，因为他是通过这嘀嗒声

的帮助才爬上海盗船的，虽然这是一条妙计，但是他却从没想到过。

相反的是，他认为他像一只老鼠一样静悄悄地爬上了船。他很惊讶地看到海盗十分畏惧地躲避他，躲在海盗们中间的胡克像听见鳄鱼来了似的吓得丢了魂。

鳄鱼！彼得刚一想起鳄鱼，立刻就听见了嘀嗒嘀嗒的声音。开始，他以为这声音是从鳄鱼那里发出来的，便急忙回头去看，这才意识到是他自己发出来的，这一瞬间他才明白事情的真相。“我是多么聪明呀！”他立即想到，并对孩子们做手势不让拍声欢呼。

正在这时，舵手爱德华·坦特从前舱爬出来，顺着甲板走了过来。现在，读者，请拿着表来计算一下下面发生的事有多少时间。彼得一刀砍下去，又准又深。约翰用手捂住这个倒霉的海盗的嘴，不让他发出临死的叫声。他朝前倒下。四个孩子们马上跑过去揪着他，防止他倒下发出咕咚的声音。彼得一挥手，那具臭尸被抛进了海里，“扑通”一声水响后，一片寂静。这一共花了多少时间？

“一个！”斯莱特利开始计数。

说时迟，那时快，彼得踮着脚一下就钻进了船舱，因为这时几个海盗已壮着胆子在东张西望。此时他们互相能听到彼此惊慌的喘息声。这表明那可怕的声音已经远去了。

“它已经走了，船长，”斯密一面擦着眼睛，一边说，“现在又很寂静了。”

胡克慢慢地把头从那高高的皱领中伸了出来，仔细地倾听还有没有那嘀嗒嘀嗒的回声。一点儿声音没有，他才精神抖擞地挺直了身体。

“现在该走跳板啦！”他厚颜无耻地吼道，因为孩子们看

见他那副狼狈的样子，所以他现在比从前更加恨他们了。他又开始唱起那首恶毒的歌：

嗨嗨，嗨嗨，跳动着的木板，  
你们顺着木板走喽，  
走到连人带板一起掉下去喽，  
去见海底的魔鬼大卫·琼斯喽！

为了将这些俘虏吓得更厉害一些，他便不顾自己的尊严沿着那想象中的跳板跳起舞来。他一边朝他们狞笑，一边唱着歌。接着，他说：“走跳板以前，你们想尝尝九节鞭的味道吗？”

孩子们一听，全都跪下了。“不，不。”他们怪可怜的哀求，让海盗们全都笑了起来。

“去拿鞭子来，朱克斯，”胡克说，“它在船舱里。”

船舱里，彼得就在船舱里呀！孩子们互相吃惊地呆呆地看着。

“是，是。”朱克斯很高兴地说完，便大步流星地走进了船舱里。他们的眼光紧紧地盯着他，他们几乎不知道胡克又唱了起来，他的部下也应声和唱着：

嗨嗨，嗨嗨，抓人的九节鞭，  
你知道吧，它的尾巴有九条，  
若是抽打在你们的背上……

最后一句是什么，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因为忽然间船舱里发出了一声可怕的尖叫，打断了歌声。这一声可怕的尖叫响彻了全船，随后一下就消失了，紧接着又听到一声欢叫声，孩



子们全都明白这种声音，是海盗们听了反觉得比前一声尖叫更为可怕。

“那是什么？”胡克道。

“两个。”斯莱特利严肃地说。

意大利人切科犹豫了一下，随后摇摇晃晃地向舱里走去。他立即踉跄而出，脸色惨白。

“比尔·朱克斯怎么回事，你这个狗东西！”胡克责骂他说，紧紧地盯着他。

“他怎么啦，他死了，被砍死了。”切科沉重地说道。

“比尔·朱克斯死了！”惊讶的海盗们一齐喊道。

“船舱里黑得就像地窖似的，”切科说，他的话急促得几乎听不清，“可是那里面有个可怕的东西，就是你听到尖叫的那个东西。”

孩子们得意洋洋，海盗们垂头丧气，这一切都被胡克看见了。

“切科，”他强硬地说，“你回去给我将那蠢东西捉来。”

切科，这个海盗中最勇敢的人，也在船长面前颤抖着说：

“不，不。”但是胡克呜呜喊着，举起了铁钩。

“你说你会去是吧，切科？”他沉思地说。

切科首先绝望地舞动着双臂，接着就下去了。现在再没人唱歌了，全都倾听着。又传来一声临死之前的尖叫，又是一声欢叫声。

除了斯莱特利，谁也没说话。“三个。”他说。

胡克用一个手势召集了他的部下。“岂有此理，笨蛋。”他暴跳如雷地叫道，“谁去给我把那蠢东西捉来！”“等切科出来再说吧。”斯塔奇咆哮着说，其他的海盗也都附和他喊道。

“我好像听见你自告奋勇下去，斯塔奇。”胡克说，又鸣

鸣地吼着。

“没有，真的没有！”斯塔奇喊道。

“我的铁钩认为你说了。”胡克边说边朝他走了过去。“斯塔奇，我想你是不愿意迁就这铁钩子的吧？”

“绞死我也不下去。”斯塔奇顽强地回答道，船上的水手都支持他。

“要叛变吗？”胡克特别兴奋地问，“斯塔奇是头头！”

“船长，发发慈悲吧！”斯塔奇呜咽道，浑身都在颤抖。

“握握手吧，斯塔奇。”胡克说，伸出了那铁钩。

斯塔奇向四周张望求援，可是全都背弃了他。他一路朝后退，胡克就一路向前进，这时他眼里冒着怒火。随着一声绝望的尖叫，斯塔奇跳上了大炮，之后“扑通”一声落到了海里。

“四个。”斯莱特利说。

“现在”，胡克客气地问，“还有哪一位先生说要叛变的吗？”他提起一盏灯，用威胁的姿势举起了那铁钩。“我将亲自去把那蠢东西抓上来。”他边说边走下了船舱。

“五个。”斯莱特利多么想说这一句话。他舐湿了嘴唇准备说，可是胡克踉跄走出来，手里的灯却没有了。

“不知道什么东西吹灭了我的灯。”他有点心神不安地说。

“什么东西？”马林斯应声道。

“切科怎样啦？”奴得勒问。

“他像朱克斯一样死去了。”胡克简单地说。

他不愿意再回到船舱里去，这给海盗们一个十分不好的印象，叛变的声音又起来了。所有的海盗们全都很迷信，库克森说：“人们都说船上要是有一个来历不明的人，便是这船要倒霉的征兆。”

“我也听说过，”马林斯喃喃地说，“这个人最终是要上海

盗船的。他有一条尾巴吗，船长？”

“他们还说，”又一个海盗说，恶意地看着胡克，“那个人来的时候，那种样子就和船上最凶恶的人一样。”“他有铁钩吗，船长？”库克森无礼地问道，于是海盗们一个接一个地都在叫：“这艘船要遭厄运了！”这时孩子们实在忍不住欢呼起来。胡克差一点忘记了这些俘虏，当他回过头来看着他们时，脸上又容光焕发起来。

“伙计们，”他对水手们大声说，“我有一条绝计。打开舱们，让他们进去同那蠢东西拼个你死我活吧。如果他们杀死那蠢东西，我们就更好了；如果蠢东西杀死了他们，我们也并不会吃亏。”

这是海盗们最后一次佩服胡克了，于是他们便忠诚地执行了他的命令。孩子们假装出拼命地挣扎，被推进船舱里，舱门也被紧紧地关上了。

“现在，听着！”胡克叫道，所有的人全都倾听着。可是没有一个人敢面对着那扇门。只有一个，是温迪，她一直被捆在桅竿上。她等着的，既不是那可怕的尖叫声，也不是那欢叫声，而是等待着彼得的重新出现。

温迪用不着等许久了。在舱里彼得找到了他所要找的东西，那些能打开孩子们镣铐的钥匙。现在他们都溜到各处，拿起了他们所找到的武器。首先，彼得做了一个手势喊他们躲藏起来，随后彼得又溜出来割断了温迪的绑绳，现在要是他们一起飞走，那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可是有一件事儿阻止了他们，就是那句誓言：“这次我要和胡克拼个你死我活。”所以当他放走温迪以后，就悄悄告诉她，让她自己和孩子们一起藏起来，他自己披上温迪的外衣，顶替她站在桅杆前。然后，他深深地吸了一大口气，欢叫了一声。

海盗们听到这一声欢叫，以为所有的孩子们全部在舱里被杀死了，他们都吓得惊慌失措。胡克努力想使他们振作起来，可是他早已经把他们训练得像狗一样，他们朝他露出了尖牙。他十分清楚，如果他紧紧地盯住他们，他们就会朝自己扑了过来。

“伙计们”，他说，准备蒙骗他们一下，必要时用武力对付，但是绝不能畏惧，“我已经想出原因来了。船上有个不吉利的人。”

“是呀，”他们咆哮道，“就是那个有铁钩的人。”

“不是，伙计们，是个女孩。海盗船上有一个女人，就永远不会幸运。她走了，我们的一切就都会好起来。

有些人记起来弗林特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值得试一试。”他们怀疑地说。

“把那个女人扔下海去。”胡克喊道。他们立刻就向那个披着女人外衣的人冲了过去。

“小姐，现在没有人能救你了。”马林斯讥笑地说。“有一个人。”那个人回答说。

“谁？”

“复仇者彼得·潘！”

彼得一面说着，一边脱下那件外衣。于是，他们全都明白了谁在舱里作怪，胡克两次努力想说话，两次都没说出来。在那可怕的一瞬间，我想他那残忍的心都要碎了。

最后他喊道：“劈开他的胸膛！”但这时他已毫无自信心了。

“快来吧，孩子们，杀啊！”彼得高声疾呼，整个船上立刻刀光剑影，响起一片喊杀声。如果海盗们纠合在一起，无疑他们会取得胜利；可是在遇到出其不意的攻击时，他们毫无准

备，惊慌失措。他们东奔西跑，到处乱砍乱杀，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最后一个幸存者。若是一个对一个的搏杀，海盗们更为厉害些；可是他们仅仅采取守势，这样孩子们可以两个人来打一个，还可以选择对手。海盗们有些跳进了海里，另一些躲藏在阴暗的角落里，他们全都被斯莱特利找了出来，他不必与他们搏杀，只要用一盏灯朝海盗们脸上一照，他们的眼睛就无法再看清楚了，轻而易举地就成了孩子们的刀下鬼。船上除了兵器的铿锵声，再没有其他吵闹声，偶尔有尖叫声，或水溅声，还有斯莱特利那单调的数数声——5个——6个——7个——8个——9个——10个——11个。

当一群愤怒的孩子们团团围住胡克时，我想其他的海盗全都被杀死了，胡克好像有魔法一样，孩子们竟无法靠近他。他们已经把他的手下统统杀光了，可是他一个人似乎能与他们所有人对抗。孩子们一次又一次的攻击，却一次又一次地被他杀退。他还用他那铁钩举起了一个孩子，用他来作盾牌，这时，另一个刚刚刺穿了马林斯的孩子，也跳过来参加搏杀。

“放下你们的刀，孩子们，”这个新来的孩子叫道，“这个人归我了。”

于是，胡克忽然发现自己正与彼得面对面站着，其他的孩子们都退到后面，围着他俩站成了一个圈。

两个冤家互相看了好一会儿，胡克有点儿发抖，彼得脸上却露出了奇异的微笑。

“喏，彼得，”胡克终于说，“这都是你干的。”

“是的，詹姆斯·胡克，”他严肃地回答道，“都是我干的。”

“傲慢无礼的年轻人。”胡克说，“你准备去死吧。”

“你这个穷凶极恶的人，”彼得回答说，“快来送死吧。”

不再多说，两人交手打了起来，一时双方不分胜负，势均力敌。彼得的剑法高超，躲闪迅速，令人眼花缭乱，他时常虚晃一招，再乘其不备，猛然刺破敌人的防御，可是他手臂太短，不能刺得太远，无法刺到胡克的心脏。胡克也不示弱，可是他手腕不如彼得灵活，靠着他那猛攻的力量压退对方，他突然希望用巴比克在里奥传授给他那种剑法给对方以最后致命的一击。但是他十分惊讶地发现，他那只铁钩老是在半空中舞来舞去，一心想逼近对方，可是就是屡刺不中。彼得弯下身子躲避，再向前猛刺，刺到了胡克的肋骨。胡克看见了自己的血，或许你们还记得，血的奇怪颜色使他痛苦得无法忍受，他手中的剑滑落下来，现在他完全受彼得摆布了。

“啊呀！”孩子们齐声喝彩，但是彼得摆出一副大将风度，请对手拾起他的剑来。胡克立即拾了起来，不过心里有一种悲哀的感觉，觉得彼得表现出了良好的风度。

胡克一直认为和他拼杀的是个恶魔，现在更深信不疑了。

“彼得，你是谁，你究竟是什么？”他粗暴地叫道。

“我是青春，我是喜悦，”彼得立即回答说，“我是一只破壳而出的小鸟。”

当然这是胡说，可是这足以证明不幸的胡克至少还不知道他是谁，他是什么，而这正是良好风度的最高品位。

“再来送死吧！”他绝望地叫道。

他现在像打谷似的拼杀，不断挥舞着剑。无论大人或小孩只要碰到他那可怕的剑，都会被砍成两截。但是彼得在他四周飞来飞去，好像舞剑的风把他从危险的区域里吹开，他可以灵巧地四处出击。

胡克此时已无心恋战。他那暴躁的心已不再求活命了，只求死前能得到一点儿安慰：就是要看到在这一切完全结束之前，

彼得会失态。

他放弃了拼杀，冲进火药库，点燃了火。

“两分钟之内，”他高叫道，“船就会炸得粉碎。”

这下好了，他想，各人将会露出真面目。

可是彼得双手拿着弹药从火药库里跑出来，不慌不忙地把它扔到了海里。

胡克自己表现出什么一种风度呢？虽然他是个误入歧途的人，却不能令人同情，但是令我们高兴的是，在最后的关键时刻，他还是遵守了海盗们传统的准则。这时候其他的孩子都在围攻他，嘲笑他，责骂他。他在甲板上摇摇晃晃地走着，无力地追击着他们，现在他的心已经不再想着他们，而已回到了很久以前儿时的游戏场上，也许被派去做好事，也许站在一面有趣的墙边看拍墙游戏。他的鞋子、背心、领结、袜子都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

胡克，你不能说不是一条英雄好汉，永别了！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看见了他的最后一刻。

当看到彼得举着剑从空中慢慢地向他杀来时，他跳上了船舷，纵身跳到了海里。他不知道鳄鱼正在等待着他。因为我们有意把钟停下了，让他无法知道这些：这就是我们最后对他的一点敬意吧。

胡克最后的一点胜利，我想我们不能不提一下。他站在船舷上，看着彼得从他肩上飞了过来，他用脚做了一个姿势。彼得果然只用脚踢，而没有用剑刺。

最后胡克得到了他所恳求的恩惠。

“失态了！”他讥笑地叫道，便心满意足地掉入了鳄鱼的嘴里。

詹姆斯·胡克就这样被消灭了。

“17个。”斯莱特利唱道，但他数得并不十分准确。这天晚上有15个海盗因罪被杀，还有另两个跑到岸上去了。斯塔奇被印第安人抓获，被罚给他们的孩子当保姆，这对于一个海盗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悲惨的下场。斯密自此戴着眼镜四处流浪，过着毫无安定的生活，他总是说他是惟一胡克见了就怕的人。

当然，温迪一直站在一帝，没有参加战斗，然而她那双又大又亮的眼睛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彼得。现在一切都已经结束了，她又成为了重要的人物。

她一视同仁地表扬了他们。当迈克尔指给她看他杀死一个海盗的那地方时，她高兴地直发抖。然后，她带领孩子们走进了胡克的船舱里，指着悬挂在钉子上的胡克的表，表上的时间为1点半。

时间已经很晚上，赶快睡觉，一件最重要的事。温迪很快地把他们安排在海盗们的舱铺睡觉，只有彼得除外，他一个人在甲板上走来走去，最后躺在长炮旁睡着了。这一晚，他又做了一个梦，并在睡梦中又哭又喊了很久，温迪紧紧地抱着他。



## 第十六章 返家

第二天清早 5 点，钟敲过以后，他们手忙脚乱地起床了。因为巨大的海潮滚滚而来，哆哆作为水手长，他一手紧拉着缆绳的一端，嘴里还一边嚼着烟叶。他们全都穿着齐膝盖以下被剪去了的海盗们的衣服，脸上都刮得光光的，就像真正的海员在船上行走似的，手提着裤子，急促地爬上甲板。

谁是船长，这就不必说了。尼布斯和约翰是大副和二副。船上有一位女士。其余的都是普通的水手，他们住在前舱。彼得自己早已经控制了舵盘，接着又召集所有的手下，向他们做了一番简短的训话，他说希望他们像勇敢的海员一样，尽职尽责，不过他知道他们都是里奥和黄金海岸的贱人，谁胆敢违抗命令，就把他撕得粉碎。他这几句吓唬人的、难听的话水手们听懂了，他们为他大声欢呼。之后他下了几道严厉的命令，他们就掉转船身向英国大陆驶去。

船长彼得查看过了航海图后，预计如果天气持续不变，他们大约在 6 月 21 日到达亚速尔群岛，到达那里以后，再飞行就可以节省些时间。

有些水手想要这艘船做一艘安分守己的船，另一些人愿意它继续充当海盗船。船长将他们看成手下的小喽罗，他们甚至连用圆形签名发表意见都不敢，绝对服从是惟一安全稳当的方法。有一次，斯莱特利领命去测水，脸上露出茫然不知所措的神色，便挨了 12 下打。大家都普遍感觉彼得现在这副诚实可靠的样子，是为了打消温迪的疑心，不过当等到新衣服准备好之后，也许还会有变化。这套衣服是用胡克那最可怕的海盗服

改做的。温迪本来就不愿意做，后来，在大家窃窃私语下勉强做了。彼得穿上那套衣服的第一个晚上，嘴里衔着胡克的烟斗，在船舱里站了许久，伸出食指，其他手指紧紧握成一起，他弯曲着那食指，像铁钩一样恐怖地向上举起。

船上的事我们暂且搁下不提，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那寂寞的家庭，我们的三个家伙无情地从家里逃走，已经很久很久了。说起来也惭愧，这么长时间没提到 14 号了。不过我们可以肯定，达林太太不会责怪我们的。假如我们快一点回来，怀着懊悔的心情去看望她，她也许会说：“别做傻事，我有什么要紧？快回去照顾孩子们吧。”母亲们总是如此，所以孩子们就喜欢利用母亲的弱点欺骗她们，像这样迟迟不回家。

即使现在我们冒险地走进那间熟悉的育儿室，也只是因为，它的合法主人已在回家的路上，我们不过先于他们提早来看看他们的被褥晾干了没有，提醒达林先生及太太今晚不要外出，我们不过是跑腿的罢了。想想他们匆忙离开时，谢谢都没说一句，那究竟为什么还要帮助他们把被褥晾干呢？如果他们回到家时，发现父母正好到乡下去度周末去了，那不是最好的报复吗？这是从我们同他们相识以来，他们应得的教训，但如果我们这样去做，达林太太就永远不会饶恕我们。

有一件事我很想去做，那就是用作家写小说的方法，去告诉她，孩子们就要回来了，下个星期四确实能到家。这样，温迪、约翰和迈克尔盼望给家人惊喜的计划就全都被毁了。他们在船上就一直幻想着：母亲的狂喜，父亲的欢呼，娜娜从空中跳过来抱住他们，现在他们要把这一切好好保密。如果我们预先把所有的计划都泄露出来，使它遭到破坏，那该多有趣。那样当他们神气十足地走进家门时，达林太太甚至会不去亲吻温迪，达林先生会大发脾气地：“混帐，那些孩子又回来了。”

无论如何，即使这样，我们也得不到感谢。现在已经十分清楚达林太太的为人了，或许可以肯定，她会责怪我们，剥夺孩子们那一点点小小的乐趣。

“但是，太太，到下个星期四，还有10天。把实情告诉你，我们可以让你少10天的不快乐呢。”

“不错，可是代价太大呀！剥夺了孩子们10分钟的快乐。”

“啊，你要是这样想。”

“那又还有什么别的想法呢？”

你们瞧瞧，这位女士的情绪不对。我原本想说她几句特别的好话；可是我瞧不起她，现在我不愿再提孩子们的事了。其实用不着告诉她做准备，因为他们已经准备妥当了。所有的床都铺得舒舒服服的，她也一直没离开家，瞧瞧，窗子一直是开着的。虽然我们对她有许多用处，但还是不如回到船上去。我们既然来了，那就好好地呆着看看事情的发展。我们本来就是些旁观者。没有人真正需要我们。因此就让我们袖手旁观地看着，说几句不中听的话，让有的人听了心里不舒服。

孩子们的睡房里能看到的惟一变化就是，从晚上9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狗舍不再在屋里了。孩子飞走之后，达林先生从骨子里感觉到所有的过错全在于他将娜娜锁了起来，而且娜娜自始至终比他聪明。当然，我们也早已看到，达林先生是个头脑相当简单的人。确实，假如不去看他那秃顶的头，他也许还会被当作一个小男孩；可是他也有一种崇高的正义感，只要他认为是对的，都会勇往直前地做。孩子飞走以后，他左思右想，仔仔细细地思量了这事，便四肢趴在地下，爬进了狗舍。达林太太亲切地请他出来，他悲伤地、但是又坚决地回答说：“不，亲爱的，这就是我应该呆的地方。”

在痛苦的悔恨中，他发誓说等到孩子们回来他才会出狗舍。

当然这是一件遗憾的事，不过凡是达林先生要做的事，他都喜欢做得过分。曾经最骄傲的达林，这时候变得最谦卑了，他整个晚上坐在狗舍里，和他的妻子谈论着他们的孩子和孩子们的可爱之处。

他对娜娜的敬意真令人很感动。他不让它走进狗舍，可在其他事情上，他都百依百顺地顺从娜娜的意思。

每天早晨坐在狗舍里的达林先生，连那狗舍一起被抬到一部车子上，被人送到他的办公室，下午6点钟又同样被送回家。假如我们还记得他对于邻居的意见是多么的敏感的话，我们就不难看出这个人的性格是何等的坚强。这个人的每一个举动现在都引起了人们惊讶的注意。他内心肯定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可是他外表上还保持着镇静，甚至在小伙子评头品足他那小屋子时候，他也没吭声。对于那些探头向狗舍里张望的太太们，他总是恭敬地脱帽致意。

这真有点儿荒唐了，可是它又是一件极其动人的事。不久这事的实情传出去了，人们博大的心怀被深深地感动了。成群的人追随着他的车，一个劲儿地欢呼不已；漂亮的女郎也爬上车去，要求他亲笔签名；各大报纸都在主要版面刊载了访问他的新闻；社会名流都纷纷邀请他去参加宴会，并且还特别加上一句：“务请坐在狗舍里光临。”

在那多事的星期四晚上，达林太太待在孩子的睡房里，等待达林先生回家，她眼中充满着极度的悲伤。现在我们仔细看看她，她那往日快乐活泼的风彩，如今都由于失去孩子而荡然无存了，我现在实在不忍再说她的坏话了。如果她太爱她那些无用的孩子，她也想不出办法来。看看她坐在椅子上睡着了。人们首先会看她到的嘴角，现在几乎都干皱了。她的手不停地抚摸着胸口，似乎那里有点儿痛。有的人最喜欢彼得，有人最

喜欢温迪，可是我最喜欢她。为了使她幸福，让我们在她睡梦中，悄悄地告诉她孩子们回来了。但现在孩子们离这窗口还有2里路远，他们正在使劲地飞，我们需要悄悄地告诉她的，那就是孩子正在回家的路上。让我们来告诉她吧！

我们这样做真是太遗憾了，因为她醒了过来，站起来喊着孩子们的名字，房间里除了娜娜再没有别人。

“啊，娜娜，我梦见我亲爱的孩子们要回来了。”

娜娜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它所能做的就是将爪子轻轻地放在女主人的膝上，她们俩一起就这样的坐着，一直等到狗舍运回家来。当达林先生伸出头来同妻子亲吻时，我们可以看到他脸色比以前更憔悴了，可表情比以前温和多了。

他把帽子交给了莉莎，她轻蔑地接了过去。莉莎是个毫无想象力的人，她不明白达林先生所作所为的目的。追随车回来的人们仍在房外欢呼，他当然不能无动于衷。

“听听他们，”他说，“实在太让人高兴了。”

“都是一帮小孩子。”莉莎讥笑说。

“今天也有好些成年人。”他红着脸告诉她，可是她摇了摇头，他再也没有责备她。在社会上的成功并没有使他变坏，而是使他更为和蔼可亲了。他将头伸到狗舍外面坐了一会儿，与太太谈论他的成功，当她说到她希望他的思想不要被这些所改变时，他紧紧握着她的手。

“但是假如我是一个软弱的人呢？他说，“天啊，如果我是一个软弱的人呢？”

“达林，”她胆怯地说，“我还是像从前那样心中充满着悔恨，是吗？”

“我心中仍像以前一样充满着悔恨，亲爱的！瞧瞧我所受的惩罚：住在狗舍里。”

“这是惩罚，是吗，乔治？确定你不是在享受吗？”

“我亲爱的！”

你或许会肯定达林太太会请求他的原谅；然后达林先生困倦了，他弯曲着身子，躺在狗舍里。

“你弹奏着孩子睡房中的那部钢琴帮我催眠，好吗？”他问。当她走过孩子们白天玩耍的房间时，他又见缺少考虑地说：“关上那扇窗子，我觉得有穿堂风。”

“达林，别要求我做这件事。窗子永远是为孩子们开着的，永远，永远。”

现在该达林先生请求她原谅了。她走进孩子们白天玩耍的房间，弹起钢琴来，没一会儿，他就睡着了。正当他睡着的时候，温迪、约翰和迈克尔飞进了房间。

不对。不是这样的。我们这样写，只因为我们离开船之前他们是这样周密安排的。然而从那以后，肯定发生了什么事，因为现在飞进来的不是他们，而是彼得与叮当铃。

彼得的头几句话就说明了一切。

“快，叮当铃，”他悄悄地说，“关上窗子，闭上门子！对了。现在你与我必须从门口出去，当温迪回来时，她就会认为她的母亲已把她关在外面了，她就得和我一起飞回去。”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一直让我迷惑的事，为什么彼得消灭海盗后，他不回到岛上去，而是留下叮当铃护送孩子们回家，原来他脑子里一直隐藏着这个阴谋诡计。

他并不觉得他这种行为很坏，反而高兴地跳起舞来。接着他向孩子玩耍的房里偷偷地望去，看是谁在弹钢琴。他悄悄地对叮当铃说：“这就是温迪的母亲！她是一个漂亮的女人，可是还没有我母亲那样漂亮，她嘴上满是顶针，可仍没有我母亲嘴上的多。”

虽然，他压根儿还不知道他母亲的事，但是他有时喜欢夸耀她。

彼得不知道弹奏的是什么曲子，这首曲子是“家”，“可爱的家”，可是他知道这曲子说：“回来吧，温迪，温迪，温迪。”他得意地说：“太太，你永远再也别想见到温迪了，因为窗子已闭上了！”

他又向房间里偷偷看了一眼，看看为什么音乐忽然停下来了，这时候他见到达林太太把头靠在琴上，双眼满含着泪珠。

“她要我打开这扇窗子，”彼得想，“可是我偏不开，我就不！”

他再次偷看，只见达林太太眼里仍包含着泪珠，不过已被另两颗替代了。

“她真是十分爱温迪。”彼得对自己说。现在他对达林太太十分生气，因为她不明白为什么她不可能再有温迪了。

道理很简单：“我也爱温迪。我们不能两人都要她，太太。”

达林太太并不肯就此罢休，彼得十分不高兴。他不再看她，即使这样，她仍不会放过他。他欢蹦乱跳地做鬼脸，但当他一停下来，就好像达林太太在他心里拍打一样。

“啊，好吧。”他十分不情愿地说，并咽了一口气。于是，他打开了窗子。“走呀，叮当铃。”他叫道，带着对母子亲情这自然法则的嘲笑，“我们不想要傻母亲。”就飞走了。

于是温迪、约翰和迈克尔终于找到了为他们开着的窗子，这当然比他们应得的待遇好得多。他们落在地板上，一点儿也不感到惭愧，最小的一个早已经把他的家忘了。

“约翰，”他说，并怀疑地打量了四周，“我觉得我以前来过这里。”

“你当然来过，你这个傻瓜。那就是你的旧床。”

“没错。”迈克尔说，但并没有十足的把握。

“我说，”约翰说，“那狗舍！”他猛然冲过去仔细看看它。

“也许娜娜在里面。”温迪说。

然而约翰吹起了口哨。“喂，”他说，“有一个男人在里面。”

“是父亲呀！”温迪惊叫道。

“让我看看父亲，”迈克尔焦急地请求说，接着他仔细地打量了一番。“他还没有我杀死的那个海盗块头大。”他用如此坦率失望的口气说，值得庆幸的是达林先生睡着了，若是他听到他的小迈克尔见面所说的这第一句话，那他该多伤心呀。

温迪和约翰发现父亲在狗舍里时，全都大吃一惊。

“当然，”约翰像一个对自己的记忆力失了信心的人那样说，“他不会时常睡在狗舍里吧？”

“约翰，”温迪支支吾吾地说，“也许我们所记得的过去的生活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准确。”

一股寒气朝他们袭来，浑身发抖，活该！

“妈妈太粗心了，”小坏蛋约翰说，“我们回来了，她也不在这里。”

这时候达林太太再弹起琴来了。

“是妈妈！”温迪一边叫喊，一边向房里偷看。

“可不是吗！”约翰说。

“温迪，那样的话你并不真是我们的母亲吗？”迈克尔问，他确实想睡觉了。

“哎呀！”温迪惊叫道，她第一次感到真正的内疚，“这真是我们该回来的时候了。”

“我们偷偷地溜进去，”约翰提议道，“用手蒙住她的眼



睛。”

然而，温迪有一个更好的办法，她认为他们应该更温和地宣布这个好消息。

“我们全都睡到自己的床上去吧，躺在那里等妈妈进来，就好像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一样。”

于是，当达林太太回到孩子们的睡房，来看她丈夫是不是睡着了，这时候看见每个床上都睡了人。孩子们正急切地等待着她的欢叫，可是她没有欢叫。她看见了他们，但她又不相信他们在那里。要知道，她时常在梦中看见孩子们躺在他们的床上，所以她以为这时她仍在做梦。

她在火炉旁的椅子上坐了下来，从前，她总是坐在这里给孩子们喂奶。

他们都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三个孩子直感到冷得发抖。

“妈妈，！”温迪大声喊道。

“那是温迪。”她说，可是她仍然以为这是做梦。

“妈妈！”“那是约翰。”她说。

“妈妈！”迈克尔喊道，现在他也认出了妈妈。

“那是迈克尔。”她说，她伸出双臂去拥抱这三个自私的孩子，她还以为永远也抱不到他们了。不错，确实抱着了，她拥抱着了温迪、约翰和迈克尔，他们三人早已从床上溜下来，跑到了她身旁。

“达林，达林！”她激动得好不容易才叫出声来。达林先生醒来了，分享了她的欢乐，娜娜也冲了进来。再也没有比这更可爱的景象了，可是没有一个人看见这精彩的景象，除了一个陌生的孩子一直在窗旁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心中充满着喜悦，那是别的孩子永远也无法明白的；可是他隔着窗户看到的一切，又是他永远享受不到的。

## 第十七章 温迪长大以后

我相信你们都想要知道其他的孩子们的下落。他们都在楼下等待着，以便给温迪时间替他们解释。当数到500下时，他们就上楼来了。他们是从楼梯走上来的，因为他们认为这样会给人留下一个好印象。他们在达林太太面前站成一排，脱掉帽子，恨不得立刻脱掉这身海盗服。他们什么也没说，可是眼光中流露出恳求她收留他们的样子。他们按理也应该看着达林先生，可是他们已经把他忘了。

当然，达林太太马上就说她愿意收留他们，可是达林先生却十分不高兴，他们知道他是嫌六个太多了。

“我一定得说，”达林先生对温迪说，“你做事不能只做一半。”这话中有话，双胞胎以为是冲着他们而来的。

双胞胎中的老大是一个傲慢的人，他红着脸问：“先生，你是不是觉得我们人数太多了？假如是这样，那我们可以走。”

“爸爸！”温迪惊讶地叫了起来，可是达林先生脸上仍一副不高兴的样子。他清楚自己行为很卑鄙，但是他又实在没办法。

“我们可以挤在一起睡。”尼布斯说。

“我总是亲手给他们理发。”温迪说。

“达林。”达林太太惊叹地说，她看着亲爱的丈夫表现出不光彩的样子，心中很难受。

达林先生突然泪流满面，事实终于弄清楚了。他说，他和她一样高兴，愿意收留他们，只是他认为他们应该像征求他太太的意见那样，征得他的同意，而不该在他自己的家里把他当

作一个无关紧要的人看待。

“我并不认为他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哆哆马上说，“小卷毛，你认为他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吗？”

“不，我不认为。”哆哆立即说，“小卷毛，你认为他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吗？”

“我也不。双胞胎，你们认为怎么样？”

最后结果是没有一个孩子认为他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荒唐的是他竟然满意了，并说，如果他们觉得合适，他可以在客厅里找一个地方，把他们统统地安置下来。

“先生，我们感到很合适。”他们向他保证。

“那么就跟我来，”他高兴地说，“注意，我不能肯定地说我们有一间客厅，不过我们假装着我们有，那反正是一样的。哈哈！”

他手舞足蹈地在房子里转来转去，孩子们喊着“哈哈！”手舞足蹈地跟着他走，去寻找那间客厅。我也记不清楚他们究竟找到了没有，但是无论如何他们也能找到几个角落，很适合地住下来。

至于彼得，他飞走以前再一次看了看温迪。确切地说他并未来到窗子前，而是擦着窗子飞过，这样，假如温迪愿意，就能打开窗子喊他。温迪真是这样做的。

“喂，温迪，再见吧。”他说。

“啊，亲爱的，你要走了吗？”

“是的。”

“彼得，你不对我父母谈谈那件甜蜜的事吗？”她颤抖着说。

“不。”

“有关我的事，彼得？”

“不。”

达林太太来到了窗前，现在她眼睛一直看着温迪。她告诉彼得她已收养了所有的孩子，也愿意收养他。

“你要送我上学吗？”他狡猾地问。

“是的。”

“之后再送我上办公室吗？”

“我想大概是这样吧。”

“那我很快就会成为一个大人吗？”

“很快。”

“我不愿去上学校，去学那些一本正经、枯燥无味的东西，”他激动地告诉她，“我不愿成为大人。温迪妈妈，假如我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嘴上长了胡须，那该多么难堪！”

“彼得，”温迪安慰他说，“你有胡须我也会爱你。”达林太太对他伸出双臂，但是他拒绝了她。

“太太，退后点吧，谁也不能捉住我，使我成为一个大人。”

“可是你打算到哪儿去生活呢？”

“和叮当铃一起住在那间我们为温迪所造的小屋里。仙人会把它高高地抬到树尖上，他们夜里都睡在那里。”

“多么可爱啊！”温迪羡慕得叫了起来，使得达林太太更紧紧地抓住她。

“我想所有的仙人们都死了。”达林太太说。

“总是有很多年轻的仙人，”温迪解释说，她现在已是一个有权威的行家了，“因为当一个新生的婴儿第一次笑时，就有一个小仙人诞生了；因为总是有新生的婴儿，就总是有新的仙人。他们住在树尖上的巢里，紫红色的是男的，白色的是女的，蓝色的一些傻东西，他们自己也说不清他们是男的还是女的。”

“我会玩得极开心。”彼得用一只眼望着温迪说。

“晚上一个人坐在火炉边那会很寂寞的。”温迪说。

“我有叮当铃作伴。”

“叮当铃干不了什么事呀。”她尖锐地提醒他。

“你这个背后嚼舌头的东西！”叮当铃不知从房间四周哪个角落里喊道。

“没关系。”彼得说。

“啊，彼得，你知道这事关重大。”

“那好，跟我一起去那小屋吧。”

“我可以去吗，妈妈？”

“当然不行。你好不容易回家了，我决不会让你再离开。”

“可是他如此需要一个母亲。”

“你也需要一个母亲，我的小宝宝。”

“啊，好吧。”彼得说，好像他只是出于礼貌才一直要求她一样。这林夫人看见他的嘴在颤动，就做出了这样的建议：让温迪每年去他那儿一个星期，为他搞春季大扫除。温迪愿意有一个比较固定的安排。看来春天要等很长时间才会来，这个许诺却使彼得高高兴兴地走了。他没有时间观念，又如此富于冒险，所以我告诉你们关于他的事，只是其中很小很小的一点点。我想也是温迪深知这点，所以她最后向他说了些悲伤的话：

“彼得，春季大扫除以前，不要忘记我，好吗？”

当然彼得答应了，然后他就飞走了。他把达林太太的吻也随身带走了。这个一直没有人得到过的吻，彼得却轻而易举地得到了，真是好笑。但是温迪也好像心满意足了。

当然，所有的孩子都进了学校，他们中大部分人进了第三班，但是斯莱特利首先安排上第四班，之后又改上第五班。第一班是最高的年级。他们学了还不到一星期，就后悔不该离开

永无岛，可是现在为时已晚。但很快他们就安下心来，像你，或许我，或许小詹金斯一样地过着普通的生活。说来也可悲，他们的飞行能力渐渐地消失了。最后娜娜将他们的脚绑到床杆上，使他们夜间不能飞走。他们白天有一种消遣就是假装从公共汽车上掉下来，但是后来他们渐渐发现，假如不使劲拉那根绑带，他们从公共汽车上掉下来时，就会摔伤，有时帽子被吹落，他们也不能飞过去捡。他们说，这是缺少练习，但真正的原因是他们不再相信了。

迈克尔比别的孩子相信得更长些，虽然他们嘲笑他。第一年底彼得来找温迪时，他还和温迪在一起。她身穿在永无岛上用树叶和浆果织成的外衣，与彼得一起飞去了，惟一害怕的就是，恐怕彼得会注意到这件衣服已变得这么短了，可是他从来不注意这些，他还有许多自己的事没说完。

她盼望和他谈些那些让人激动的往事，可是新的冒险经历已把那些旧的冒险经历从他脑子里挤出去了。

当她讲到主要的敌人时，他极有兴趣地问：“谁是船长胡克？”

“你不记得了吗，”她惊讶地问，“你是怎样杀死他，救了我们大家的命？”

“我杀死了他们以后就忘记了他们。”他漫不经心地回答道。

当她含含糊糊地表示叮当铃会高兴地见到她，他却说，“谁是叮当铃？”

“啊，彼得！”她震惊地说，她再怎么解释他也无法记起这些了。

“这样的小东西还有许多，”他说，“我想她现在也许不在世了吧。”

我想或许彼得说得不错，因为仙人是活不长久的。不过，因为她们生来很小，所以一段短暂的时间在她们看来也显得很长很长了。

温迪还痛苦地发现，对于彼得来说，过去的一年就好像是昨天一样，而她感到这一年等起来太长太长了。

彼得仍然像以前一样惹人喜爱，于是他们在树尖上的小屋里，高高兴兴地搞了一次春季大扫除。

第二年彼得没来接她。她穿着一件新衣等着他，因为那件旧的小得简直穿不上了。可是彼得一直没有来。

“也许他生病了”迈克尔说。

“你知道他是从来不生病的。”

迈克尔哆嗦了一下，走近她轻轻地说：“或许压根儿就没有这样一个人，温迪！”这时即使迈克尔不哭，温迪也会要哭。

又过了一年，到了春季大扫除的时候，彼得来了，奇怪的是他不知道他已经漏掉了一年。

这是小姑娘温迪最后一次看到彼得。此后不久，为了彼得的缘故，她总是设法不要再痛苦下去。当她得到了常识课的奖品时，她觉得她对彼得不忠诚。但是，一年年过去了，这位粗心的男孩彼得一直没来。以后当他们再次相见时，温迪已是一位结了婚的女士了，在她看来，彼得只不过是放在玩具盒中的一点儿尘土。温迪长大了。你不必替她感到惋惜。她正是那种乐意长大的人，她还心甘情愿比别的女孩子长得更快一点。

所有的男孩子们全长大了，没有什么好玩的了，不值得再提起他们。你每天都能够看见双胞胎、尼布斯和小卷毛去办公事，每人还带着一个小公文包和一把雨伞。迈克尔成了火车司机。斯莱特利和一位贵族小姐结了婚，他也成为了爵士。你看见那位戴着假发从铁门里出来的法官吗？那就是以前的哆哆。

那个不会为孩子们讲故事的留着长胡子的男人，他就是原来的约翰。

温迪结婚那天穿着白色的婚纱，白色的婚纱上有一条粉红色的饰带。想起来也奇怪，彼得竟然没飞进教堂，阻止这桩婚事。

岁月如流，温迪生了一个女儿。这件事不应该用墨水来写，而应该用金粉来写。

她名叫简，她总是有一副奇怪好问的样子，好像她一生下来就有很多问题要问似的。当她长到能发问的时候，所问的问题多半都是关于彼得·潘的事。她喜爱听彼得的事，于是温迪就在那间孩子们的睡房里，将她还记得的事全讲给女儿听，这里曾发生过那次有名的飞行。现在简住在这个房间里，因为她父亲以百分之三十的廉价从温迪的父亲手中把它买了下来。温迪的父亲现在不再喜欢爬楼梯了。达林太太已死了，人们都忘记了她。

现在那间孩子的睡房里仅有两张床，简一张，她的保姆一张。狗舍没有了，因为娜娜也死了。它是老死的，死前的最后几年它变得很难以相处，因为它坚信除它自己外，没有一个人懂得如何照看孩子。

每星期简的保姆有一个晚上休息，这时候就由温迪照顾简上床睡觉。在讲故事的时候，简别出心裁地把床单蒙在她和她妈妈头上，当做帐篷，在那可怕的黑暗中她轻轻地说：

“现在我们看见了什么？”

“今晚我什么也看不见。”温迪说，她有一种感觉，要是娜娜在这儿，它会反对再进一步谈下去。

“你看得见，”简说，“你是小姑娘应该看得见。”

“那是许久以前的事了，小宝宝，”温迪说，“哎哟！时光



飞得真快呀！”

“时间会飞吗？”这个聪明的孩子问，“就好像你是小姑娘时会飞吗？”

“像我那样飞！你知道吧，简，我有时想知道我是不是真的飞过。”

“你飞过。”

“过去那些我能飞的日子多么可爱啊！”

“妈妈，你现在为什么不能飞了？”

“因为我长大了，小宝宝，小孩子一长大，就已忘记了飞的方法。”

“为什么他们会忘记飞的方法呢？”

“因为他们不再是无忧无虑、天真无邪、毫无心计的人了。只有那无忧无虑、天真无邪、毫无心计的人才会飞。”

“那什么叫作无忧无虑、天真无邪、毫无心计呢？我真希望我是个无忧无虑、天真无邪、毫无心计的人。”

温迪恍然大悟了。

“我相信，”她说，“这全是这间睡房的原因。”

“我也相信，”简说，“继续说吧！”

现在她们开始讲那个晚上伟大的冒险，彼得就是在那个晚上飞进穿子里来寻找他的影子。

“那个傻孩子，”温迪说，“想用肥皂去粘，粘不上他就哭，哭声惊醒了我，我就为他缝上了。”

“你掉了一段，”简插嘴说，现在她比她妈妈更熟悉这个故事，“你看到他坐在地板上哭时，你说了些什么呢？”

“我在床上坐了起来说：‘孩子，你为什么哭？’”

“对了，正是这样的。”简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随后他带着我们全飞到了永无岛上，小仙，海盗，印第

安人，美人鱼的礁湖，地下的家，还有那间小屋子。”

“没错！你最喜欢哪一样？”

“我想我最喜欢那地下的家。”

“是的，我也是。彼得最后和你说了些什么？”

“他最后对我说：‘只要永远地等待我，总有一夜你会听到我的叫声。’”

“不错！”

“可是，唉，他已经把我忘得一干二净了。”温迪微笑着说。

她已长得这么大了。

“他的叫声像什么呢？”有一天晚上简问道。

“是这样的。”温迪说，便试着学彼得的叫声。

“不对，不是这样的，”简严肃地说，“是这样的。”她果然学得比母亲像得多。

温迪感到有点惊讶。“我的小宝宝，你怎么知道的呢？”

“我睡觉时常听到。”简说。

“啊，不错，有许多小女孩睡觉时都能听到，不过只有我醒来时还能听到。”

“你真幸运啊！”简说。

然而，有一晚发生了悲剧。当时正是春天，晚上说完故事，简在床上睡着了。温迪坐在地板上，紧靠近壁炉，借着火光在补袜子，因为孩子们的睡房中再没别的光亮了。正当她坐在那里缝补时，她听到了一声叫声。接着，窗子仍像以前一样吹开了，彼得落到地板上。

他完全和从前一模一样，温迪看到他仍是满口乳牙。

他是一个小男孩，而她已长成大人了。她在火旁缩成一团，一动也不敢动，感到很难堪和内疚，一个大女人。

“你好，温迪。”他说，他并没有注意到有什么不同，因为他主要一直只想着他自己。在昏暗的灯光下，她身上的白衣服，看起来就像他第一次看到她时穿的那件睡衣。

“你好，彼得。”她无精打采地回答，尽力想把自己缩得很小很小。她心中不知有个什么声音在叫：“女人，女人，让我走吧。”

“喂，约翰在哪儿？”他问，因为他突然发现第三张床没了。

“约翰现在不在这里了。”她气吁吁地说。

“迈克尔睡着了吗？”他问，同时随便瞄了筒一眼。

“是的。”她回答说，但是她又马上觉得对筒不忠实，她对彼得也不忠实。

“这不是迈克尔。”她马上说，唯恐受到良心的责备。

彼得看了看。“喂，这是一个新孩子吗？”

“是的。”

“男孩还是女孩？”

“女孩。”

现在他应该明白了，可是他一点都不懂。

“彼得，”她颤抖着说，“你盼望我和你一起飞走吗？”

“当然，我正是为这个才来的。”他略为严厉地又说，

“你忘了这是春季大扫除的时候了吗？”

她知道，用不着再和他说有好多春季大扫除都错过了。

“我不能去，”她抱歉地说，“我忘了怎么飞。”

“我马上可以再教你。”

“啊，彼得，不要再在我身上浪费仙粉了。”

她站了起来，这时候彼得终于感到一阵恐惧朝他袭来。

“怎么回事？”他叫道，吓得倒退了一步。

“我去开灯”她说，“你自己就能看明白了。”

据我所知，这是彼得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害怕。“别开灯。”他喊道。

她用手抚摸着这可怜的小男孩的头发。她已不是一个为他伤心的小姑娘了，她现在已是一个成年妇女，微笑地看着这一切，可这是含泪的微笑。

之后她打开了灯，彼得看清楚了一切。他痛苦地大叫了一声。这位高大、漂亮的女人俯身下去，伸开双臂要抱他时，他立即往后一退。

“怎么回事？”他又叫道。

她只好告诉他。

“我老了，彼得。我已经20多岁了。我早已经长大了。”

“你向我许诺过不长大！”

“我自己也无能为力。我已是一个结了婚的女人，彼得。”

“不是，你不是。”

“是的，床上的小女孩就是我的女儿。”

“不是，她不是。”

他猜想她可能是温迪的孩子，于是他举着拳头向那睡着的孩子走近了一步。当然，他并没有打她，而是在地板上痛哭起来，温迪也不知道怎么安慰她，虽然她过去轻而易举就能做到。她现在只是一个女人，于是，她走出了这间房子，好好地再想一想。

彼得不停地哭，不久哭声吵醒了简，她在床上站了起来，觉得眼前的一切非常有趣。

“孩子，”她说，“你为什么哭呀？”

彼得站起来，对她鞠了一躬，她在床上也向他鞠了一躬。

“你好。”他说。

“你好。”简说。

“我的名字叫作彼得·潘。”他告诉她。

“是的，我知道。”

“我回来找我母亲，”他解释说，“要带她去永无岛。”

“是的，我知道，”简说，“我正在等你呢。”

当温迪胆怯地回到房里时，彼得正坐在床架杆上得意洋洋地叫喊着，简穿着睡衣狂喜地绕着房间乱飞。

“她是我的母亲了。”彼得解释道。简飞下来坐在他旁边，她脸上露出了彼得最喜欢看的神情，女孩子们注视彼得时都是这种神情。

“他太需要一个母亲了。”简说。

“是的，我知道，”温迪很悲伤地承认说，“没有谁比我更清楚这点。”

“再见。”彼得向温迪说。他飞在空中，简跟着他毫不犹豫地飞上了天空，这早已经是她最容易的活动方式了。

温迪冲到窗前。

“不，不！”她大喊。

“现在正是春季大扫除的时候，”简说“他老是要我去帮他搞春季大扫除。”

“要是我能与你们一起去该多好啊！”温迪说。

“可是你不能飞呀。”简说。

当然，温迪终于让他们俩一起飞走了。我们最后看见她一直站在窗前，看着他们在空中朝远处飞去，远得像星星一般。

当你再见到温迪时，或许会看到她头发变白了，身体又缩小了，这一切早就发生了。简现在也是一个普通的成年女子了，她有一个女儿名叫玛格丽特，每年春季大扫除时，除非彼得自己忘记了，他都要来接玛格丽特去永无岛，在那里他给玛格丽

特讲自己的故事，玛格丽特总是聚精会神地听着。玛格丽特长大后，她又有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孩又接着来做彼得的母亲。于是这样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只要孩子们是无忧无虑、天真无邪、毫无心计的。